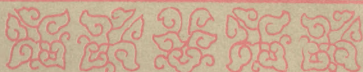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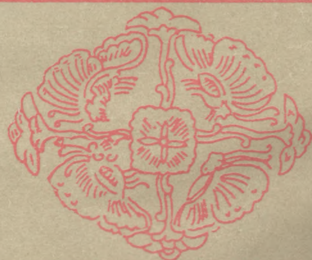
莊子校釋

一









支伟成编

莊子校釋



中国书店影印

据1924年上海泰东图书局本影印



庄子校释

*

中国书店出版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　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：9.125

1988年10月第1版　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 001—10 200

定价：2.70元

標點分段 莊子校釋目次

上篇 研究之部

下篇 解釋之部



卷上　內篇

卷中　外篇

卷下　雜篇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莊子之研究

支偉成述

莊子略傳

莊子名周，或曰字子休，宋國蒙人。蓋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（約在民國紀元前二一八六年，西歷紀元前二七五年左右。）嘗爲蒙之漆園吏，故後之宗其學者，稱「漆園學」。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善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用剽剝儒墨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，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爲相。莊周笑謂楚使者曰：『千金重利；卿相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，當是之時，雖欲爲孤豚，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！無汚我！我甯游戲汚瀆之中自快，無爲有國

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！』與孟子同時，未嘗往來。書中多載其與惠施辯論之語。太史公曰：『莊子散道德放論，要亦歸之自然。』得厥要旨矣。

莊子書略考

莊子書漢書藝文志稱有五十三篇，晉郭象刪定爲三十三篇。共分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。內篇七篇可信，外篇雜篇多屬僞作。史記謂『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術。』宋蘇子瞻則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爲僞託。蓋文筆不類，史事亦不符也。

附參考書舉要

古今註釋莊子之書極多，就其可供參考者言之：

晉郭象注莊子郭子翼莊　　司馬彪莊子注

唐成玄英莊子注疏　陸德明莊子音義

淸王夫子莊子解　馬其昶莊子故

王先謙莊子王氏註　周金然南華經傳釋

尤以郭慶藩之莊子集釋爲最詳備。章炳麟著齊物論釋以佛法解莊子，與華嚴瑜珈相會。餘如王念孫俞樾孫詒讓諸家校釋，本書尤多取材。

莊子之宇宙論

道家之學，以「道」爲宇宙之本體。此說本之老子，莊子益充其論。謂道『無所不在』道以外無萬有，萬有以外無道。天地萬物皆由道而生，由道而顯，由道而隱，凡生滅成毀皆道也。道無始無終，永存無際，恍惚不可見，生生而不已。大宗師篇云：

夫道:有情有信,無爲無形;可傳而不可受,可得而不可見;自本自根,未有天地,自古以固存;神鬼神帝,(神,引出也。)生天生地;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,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;先天地生而不爲久,長於上古而不爲老。

萬物之消長變化,皆爲道之發現;欲一推其消長變化之由,則又莫知其所萌,莫測其所際;蓋無非自然而已。人物各稟受自然之迹以生以長以化以滅;流轉往復而不已,皆「道」之妙用也。齊物論所謂『若有眞宰』者,蓋假說以伸自然之現象,非更於道之外立神爲主宰也。

莊子之生物進化論

莊子以道之發現而爲萬物;萬物自然而生亦自然而化。秋水篇云:

物之生也,若驟若馳,無動而不變,無時而不移。何爲乎?何不爲乎?夫固

將自化、

『自化』者，卽莊子生物進化論之本旨也。至其論物種之由來，則本其由道散而爲萬物之宇宙觀，謂萬物始本同類，逐漸變化而不同形。寓言篇云：

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。始卒若環，莫得其倫。是謂天均。

萬物本屬同種，因時代之進化，蛻變異形，其始皆爲極細微之「元子」。至樂篇謂『種有幾』。幾字从𢆶，𢆶字从幺，幺本象生物胞胎之形，卽指物種最初時代之「元子」也。由是逐漸進化，由微菌而爲下等生物而爲高等人類。故曰：『萬物皆出於幾』。人物既死，腐化成微菌，是謂『反入於幾』。出入往復，卽所謂『始卒若環，莫得其倫』。此皆天然之變化，故謂之『天均』。生物進化，皆由自化，並無主宰。至其進化之故，亦由天然之適合；如鳥飛魚泳，完全出於

被動也。又如『鵠不日浴而白，烏不日黔而黑』鵠烏之黑白，非由彼自致，天然使之黑，使之白也。

莊子之人生哲學

莊子之人生觀，抱達觀主義。以死生爲一致，視死生如夢覺，故不必好生而畏死。大宗師篇云：

古之眞人，不知說生，不知惡死。其出不訢，其入不距。翛然而往，翛然而來而已矣。

誠以生來死往，變化循環，亦猶春夏秋冬，四時代序，殊無所用其哀樂貪戀也。至樂篇紀莊子妻死，莊子箕踞鼓盆而歌，惠子怪而問之，則曰：

是其始死者，我獨何能無慨然！察其始而本無生；非徒無生也，而本無

形；非徒無形也，而本無氣；雜乎芒芴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，今又變而之死：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，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，自以爲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

莊子於人生一切壽夭生死禍福，皆一概達觀，一概歸之命定。嘗曰：「依乎天理，因其固然。」「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」此皆樂天安命之旨。

莊子之論理學

春秋以「屬辭比事」爲教，戰國之際，學者益究修辭正名之術，墨子作辯經，名家之徒宗之。方莊子之時，則有蘇秦張儀倡「合縱」「連橫」之說，騶衍騶奭肆「談天」「雕龍」之論，尹文惠施公孫龍等競尚巧辯。莊子以旁觀之態度，論各家之爭辯，以爲是非眞僞，皆有所偏，故作齊物論以破之，睥睨儒墨

名法之徒，兩忘其是非之辯。其言曰：

既使我與若辯矣，若勝我，我不若勝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耶？我勝若，若不我勝，我果是也？若果非也耶？其或是也，或非也耶？其俱是也，其俱非也耶？我與若不能相知也，則人固受其黮闇，吾誰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與若同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惡能正之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異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耶？

視是非爲不足爭，純屬懷疑主義。——莊子以百家所以交相非者，皆因各執其成心之妄見。嘗曰：

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則莫若以明。

蓋欲息是非之爭，當去其成心之妄見，是謂『以明。』以明者，卽以彼本此，以此明彼，反覆相明也。又曰：

物無非彼，物無非是。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。故曰：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說也。雖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。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

『彼』卽『非是。』『是』與非是，相反適以相成。若無是，何有非是？爲其有是，故有非是。故曰：『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』是與非是，本無標準，亦隨時勢之變遷

而有進化退化。秋水篇云：

昔者堯舜讓而帝，之噲讓而絕；湯武爭而王，白公爭而滅。由此觀之，爭讓之禮，堯桀之行，貴賤有時，未可以爲常也。……帝王殊禪，三代殊繼。差其時，逆其俗者，謂之簒夫。當其時，順其俗者，謂之義之徒。

此言是非善惡之隨時勢爲轉移也。明乎是非善惡之無一定標準，則當逍遙肆志，無爲而自得。夫宇宙之內，品物萬殊，大小不一，能各安其性分，則無不逍遙自得。逍遙遊篇，以相對之差別相，而由「同一律」Law of Identity以示其絕對無差別。如鳥獸之逍遙自得，與萬物之逍遙自得同；萬物之逍遙自得，與人之逍遙自得同。是莊子積極辯證之旨也。

莊子之修養……結論

莊子學說之根本觀念，全在隨順自然。故其論修養之工夫，亦在破除世間一切物欲，無思無慮，而游於方之外也。繕性篇論古人修養之法曰：

古之治道者，以恬養知。知生而無以知爲也，謂之以知養恬。知與恬交相養，而和理出其性。

莊子之修養法，在於心氣恬靜而知不蕩。如是斯能泯乎私知，合乎自然。應帝王篇又云：『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』即以無思無爲，順任自然，爲修養之要訣也。

結論◎◎ 綜觀莊子哲學，不外出世主義。雖與世人相處于斯世，而斯世之一切是非善惡禍福得失，悉不措意。此固本其天道自然之觀念，亦當時世事蜩螗，有令人不堪過問使然。

莊子視天道無所不在，無所不包。其學說之最大影響，在養成樂天安命之思想。充其弊也，使人流於阿䛕取容，苟且媚世，不問人生之疾苦；而一切學說政治胥無振作進步之望矣。至於人欲橫流之時，權利爭攘之會，則莊子去思寡欲之學，固救世匡時之良藥也。

標點分段

莊子校釋卷上

支偉成編

內篇

逍遙遊第一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（努力）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（海運，海氣動則颸風作。鵬乘此風而南徙。）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：『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（鼓翼激水震蕩）三千里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（摶，拊翼徘徊而上。扶搖，飇風。）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』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（空中遊氣，如野馬之奔馳，如塵埃之蓊鬱，鵬則憑以飛舉。）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（鵬但從行逍遙自適，不計高下遠近。）且夫水

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堂之凹處則芥爲之舟；置杯焉，則膠；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，背負青天，而莫之夭閼者，而後乃今圖南。培，重也。夭，折也。閼，遏止。積風旣重，則可南行無阻。蜩小蟬與鷽鳩小鳩笑之曰：『我決起奮飛而飛，槍突過榆枋，時則或同不至，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！』適莽蒼者，郊外三餐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行遠則蓄糧多，猶飛高則積氣厚。之二蟲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，有冥靈者，大龜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，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而彭祖乃以久特聞。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湯之問棘也是已：窮髮不毛地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

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爲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；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（旋風）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（斥澤小鴳。）笑之曰：『彼且奚適也！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翺翔乎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！而彼且奚適也！』此小大之辯也。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：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（莫不自以爲得。）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（猶笑其不齊。）且舉世而譽之，而不加勸；舉世而非之，而不加沮；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（世俗能知此者，未能多見。）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（輕捷順利）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（福者，備也；無所不順之謂。御風者，當得順風乃行。）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（尚須待風）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辨，（六時消息之變）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？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（皆順爲物之性）

，因自然之迹，不助不逆不私，守之以無爲。

堯讓天下於許由曰：『日月出矣，而爝火不息；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；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，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』許由曰：『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。吾將爲賓乎？賓當爲實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！予無所用天下爲！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』——此言各安所遇，以證聖人無名。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『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；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』連叔曰：『其言謂何哉？』曰：『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；肌膚若冰雪，淖約柔弱貌若處子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，乘

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，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，而年穀熟。』——吾以是狂（同誑）而不信也。』——連叔曰：『然，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，豈惟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（時，通是。女，同汝。謂是言乃汝之謂也。按輿言本可信，汝以為誑耳。）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礡（同混）乎萬物以為一世蘄（求也）乎亂（治也）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？之人也，物莫之傷。大浸稽（至也）天而不溺；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，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粃糠，猶將陶鑄堯舜者也。孰肯以物為事？』——此證神人無功。

宋人資（貨售）章甫（冠帽）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（許由，齧缺，王倪，被衣。）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窅然喪其天下焉，（既見四子，茫然自失，視天下若無有，猶越人之無須章甫也。——此證至人無己。）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『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；以盛水漿，其堅

（[illegible]量）不能自舉也，剖之以為瓢，則瓠落無所容；（剖而小之，則落下之片無窪坎可以盛物。）非不呺然大也，吾為其無用而掊之。』莊子曰：『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洴澼絖為事。（龜，音縮而拘攣。洴澼，洗漂。絖，絮也。冬月漂絮，塗此藥則手不拘攣。）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「我世世以洴澼絖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」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；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洴澼絖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（敗落）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』（蓬，短散不暢達。）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『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』莊子

曰『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（伺捕小動物之忘敖者。）東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；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；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？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，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。』

齊物論第二

南郭子綦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噓，嗒焉似喪其偶。顏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『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隱几者，非昔之隱几者也。』子綦曰：『偃，不亦善乎！而問之也。今者吾喪我，（自忘）汝知之乎？汝聞人籟，而未聞地籟；汝聞地籟，而未聞天籟夫！』（籟，聲所從出。）子游曰：『敢問其方。』子綦曰：『夫大塊（大地）噫氣，其名為風。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呺。而獨不聞之翏翏

乎？（長風之聲，自遠而近。）山林之嵔佳，大木百圍之竅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，（以上竅形）激者，謞者，叱者，叫者，譹者，宎者，咬者，（以上竅聲）前者唱于，而隨者唱喁；泠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；厲風濟，（過渡）則衆竅爲虛。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？』（調調刁刁，動搖之形。——此描寫地籟。）子游曰：『地籟則衆竅是已，人籟則比竹是已，（簫管之類）敢問天籟。』——子綦曰：『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已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邪？』（風吹萬竅，出於自動，非天所代爲也。）

大知閑閑，（廣博之貌）小知閒閒。（有所閒別）大言炎炎，（美盛之貌）小言詹詹，（小辨之貌）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。與接爲構，日以心鬭：縵者，（遲留不決）窖者，（深藏不測）密者。（計較不漏）小恐惴惴，大恐縵縵，（驚悸不常）其發若機括，其司（同伺）是非之　也；其留如詛盟，其守勝之謂也。（總言是非爭執之變態。）其殺如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？其溺之所爲之，不可使復之也。（因有爭執而神明勞傷，日以消殺。其陷溺終不可復。）其厭也如緘，以言其老洫也；近死之心，

莫使復陽也。厭然緘默，如老洫無水，如垂死之無生機。喜怒哀樂，慮嘆變慹，反覆憂疑姚佚縱逸啓態，容色樂出虛，喻乍作乍止蒸成菌，喻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變化無端，日夜代異。已乎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！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；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為使。彼，自然也。自然生我，我自然生，但任自然，非相為使也。若有眞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已信，而不見其形；有情而無形。百骸，九竅，六藏，賅全備而存焉，吾誰與為親？直自存耳汝皆說之乎？其有私焉。皆說之，則是有所私。有私，則不能賅而存。如是皆有為臣妾乎？四支百體，各有所司，為我服役，猶臣妾之為用也，固不可以相私。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遞相為君臣乎？乃均服役於我，則不能相為統攝。或於服役之中，互為統攝乎。其有眞君存焉。如求得其情，與不得，無益損乎其眞。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。求得其情，眞不加益；不得其情，眞不加損。受形以來，本無喪失，直待形盡而止，始終不易其性。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與物順逆相交，無有底止，一旦形情眞滅，乃可悲矣。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，薾然昧[illegible]疲役而不知其所歸；可不哀邪！

人謂之不死，奚益？實與死同 其形化，其心與之然；可不謂大哀乎！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獨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芒然不知其所以然。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，誰獨且無師乎？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，謂之成心。人自師其成心，則人各有師。故付之而自當。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？愚者與有焉。以成代不成，非知也，心自得耳。故愚者亦師其成心，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。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昔者，昨夕。未成乎心，是非無由生。猶今日適越，昨夕無由至。 是以無有爲有。無有爲有，雖有神禹且不能知，吾獨且奈何哉！禹歷九州，方知九州實況，以無爲有，禹尚不能，況其他乎。 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。言之有理，與風無心而吹異。 其所言者，特未定也。彼我情偏，是非莫定。 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其以爲異於鷇音，鳥雛出卵而叫，其音無定。 亦有辯乎？其無辯乎？道惡乎隱依據而有眞僞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？道惡乎往而不存？言惡乎存而不可？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是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，則莫若以明。以彼明是，以是明彼，反覆相明，則是者

非是，非者非非，乃無是非。物無非彼，彼當作非物無非是。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。故曰：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物有所偏，則皆不見彼之所見，而獨自知其所知，自知其所知，則自以爲是，而以彼爲非。故謂彼是相因而生。彼是方生之說也。雖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。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無生無死，無可無不可，無是無非。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，亦因是也。豁達者不由是非之塗而照察於天理之自然，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。偶，相對也，彼是相對，而聖人兩順之。故無心者，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，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。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是非反覆相尋無窮，有如環。環中空，無是無非也，故應無窮。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馬喻馬之非馬，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公孫龍有白馬指物之辯，不若非指非馬之喻爲透切。天地一指，萬物一馬云者：指，百體之一體；馬，萬物之一物也。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謂之而然。無不成，無不然。惡乎

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故爲是舉莛與楹，厲與西施，（莛，撞鐘之梃。楹，屋柱。莛與楹，以大小言。厲與西施，以美醜言。）恢恑憰怪，道通爲一。其分也成也；其成也毀也。凡物無成與毀，復通爲一。唯達者知通爲一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。庸也者用也；用也者通也；通也者得也；適得而幾矣。（幾，盡也，至理盡於自得也。）因是已。（達者因而不作）已而不知其然，謂之道。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，謂之朝三。何謂朝三？曰：狙公（養猨狙者）賦芧（給與橡子）曰，『朝三而暮四。』（朝三升，暮四升。）衆狙皆怒曰，『然則朝四而暮三』。衆狙皆悅。名實未虧，而喜怒爲用。亦因是也。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，而休乎天鈞。（莫之偏任，付之自均而止。）是之謂兩行。（任天下之是非）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？有以爲未始有物者，至矣盡矣，不可以加矣。（此忘天地，遺萬物，外不察乎宇宙，內不覺其一身，故能曠然無累，與物俱往，而無所不應也。）其次以爲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（雖未都忘，猶能忘其彼此。封當作對，彼此相對。）其次以爲

有封矣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雖未能忘彼此，猶能忘彼此之是非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。無是非乃全。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。道虧則情有所偏，而愛有所成。果且有成與虧乎哉？果且無成與虧乎哉？有成與虧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無成與虧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鼓琴則彰聲而聲遺，故虧。不鼓琴則聲全，故無虧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師曠之枝策也，枝，柱。策，杖。節音之具。惠子之據梧也，以梧爲几，據几高談。三子之知幾乎！皆其盛者也，故載之末年。三子能知精盡，故能終身爲好。唯其好之也，以異於彼；三子獨好而之專故異於衆人。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彼；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堅白之昧終。欲明示衆人，而不知非所常明而明爲，是以終於堅白之昧而不悟也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，終身無成。綸，明知。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所知爲緒餘之論，仍非所明而明，故終身無成。若是而可謂成乎？雖我亦成也。若是而不可謂成乎？物與我無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聖人之所圖也；爲是不用而寓諸庸，此之謂以明。聖人無我者也，滑亂疑惑則圖而域之，不用於物而萬物自得其用，是非歷然自明。今且有言於此，不知其與類乎？其與是不類乎？類與不類，相與爲類，

則與彼無以異矣。（是非不相類，有是非則是相類矣。）雖然，請嘗言之。（至理無言，言則與類，故試寄言之。）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；有有也者，有無也者，有未始有無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。（窮有無之原，以至於無無。）俄而有無矣，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？今我則已有謂矣，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？其果無謂乎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太山爲小；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爲夭。天地與並我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。既已爲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謂之一矣？且得無言乎？一與言爲二，二與一爲三。自此以往，巧歷（巧於歷數之人）不能得，而況其凡乎？故自無適有以至三，而況自有適者乎？（自有以適，數不可窮。）無適焉，因是已。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爲是而有畛也。（道一而已，無對待也，有對待則判分畛域。）請言其畛：有左有右，有倫有義，（當作有論有議）有分有辯，有競有爭——此謂之八德。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

人論而不議；春秋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辯也者，有不辯也。曰：何也？聖人懷之，衆人辯之以相示也。故曰辯也者，有不見也，不見彼之自辯，故辯己所知以示之。夫大道不稱，大辯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嗛，大勇不忮，皆不存其迹。道昭而不道，言辯而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淸而不信，勇忮而不成：五者园而幾向方矣。此五者皆有迹存，雖似圓虛，而已漸邊際。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所不知者，皆性外之分也。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。孰知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謂天府。浩然都任之地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來，此之謂葆光。若有若無，任其自明，葆藏其光。故昔者堯問於舜曰：『我欲伐宗膾，胥敖，南面而不釋然，其故何也？』舜曰：『夫三子者，猶存乎蓬艾之間，卑微褊小之地若不釋然，何哉？昔者十日並出，萬物皆照，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！』

齧缺問乎王倪曰：『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』問物各有所自是。：『曰吾惡乎知之？』子知子

之所不知邪？曰：『吾惡乎知之？』然則物無知邪？曰：『吾惡乎知之？雖然，嘗試言之：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嘗試問汝：民溼寢則腰疾偏死，鰌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恂懼，猨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？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蝍且甘帶，帶，蛇也。鴟鴉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猨猵狙以爲雌，狙喜與雌猨猵交。麋與鹿交，鰌與魚游。毛嬙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；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觀之，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，樊然殽亂，吾惡能知其辯？』齧缺曰：『子不知利害，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』王倪曰：『至人神矣！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冱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，風振海，而不能驚。若然者，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，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？』

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：『吾聞諸夫子，（孔子）聖人不從事於務，不就利，不違害，不喜求，不緣道，無謂有謂，有謂無謂，（未嘗不言，未嘗有言。）而遊乎塵垢之外。夫子以爲孟浪之言，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爲奚若？』長梧子曰：『是黃帝之所聽熒也，（黃帝聽此猶惑。）而丘也何足以知之？且汝亦大早計，見卵而求時夜，見彈而求鴞炙。（見鷄卵即欲求其有司晨之鳴，見弓彈即思得鴞以爲炙，毋乃太早。）吾嘗爲汝妄言之，汝以妄聽之，奚旁（依傍）日月，挾宇宙？爲其脗合，置其滑涽，以隸相尊。（以死生爲晝夜，旁日月之喩也。以萬物爲一體，挾宇宙之譬也。何能致此，以有所賤，故生尊卑。而滑涽紛亂，莫之能正，各自是於一方矣。故爲脗然自合之道，莫若置之勿言，委之自爾也。）衆人役役，聖人愚芚，參萬歲而一成純，萬物盡然，而以是相蘊。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？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？（弱喪，少而失其故居。生猶弱喪，死如歸鄉。）麗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；晉國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；及其至於王所，與王同筐牀，食芻豢，而後悔其泣也。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

其始之蘄生乎？夢飲酒者，旦而哭泣。夢哭泣者，旦而田獵。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；夢之中又占其夢焉。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且有大覺，而後知此大夢也。而愚者自以爲覺，竊竊然知之，君乎牧乎。愚者以夢爲寤，分貴分賤，貴者爲君，賤爲牧圉。固哉！偏見—固陋丘也與汝皆夢也。予謂汝夢，亦夢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爲弔詭。非常之談，非人常之所能知，故謂之弔，當卓詭而不識其縣解。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既使我與若辯矣，若勝我，我不若勝，若果是也？我果非也邪？我勝若，若不我勝，我果是也？而果非也邪？其或是也？其或非也邪？其俱是也，其俱非也邪？我與若不能相知也，則人固受其黮闇，吾誰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與若同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惡能正之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異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

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化聲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長非之變不一，爲變化之聲，官與人相待，又若不必與人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天之端倪際也。因之以曼衍，牽引敷演。所以窮年也。』何謂和之以天倪？曰：『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；然若果然也，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。是非然否彼我更對，故無辯。無辯，故和之以天倪。安其自然之分而已，不待彼以正此。忘年忘義，振於無竟，故寓諸無竟。』振，止也，至理暢於無極，故寄之者不得有窮。

罔兩影外之陰問景影同曰：『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；何其無特操與？』無特操者，行止無常也。景曰：『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蚹蜩翼邪？蚹，蛇腹下齟齬，所以主行。蛇以蚹行，蜩以翼飛，不能自行自飛，必有主使之者。惡識所以然？惡識所以不然？』昔者，莊周夢爲蝴蝶，栩栩然飛動貌。蝴蝶也。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俄而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？蝴蝶之夢爲周與？周與蝴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

養生主第三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。已而爲知者，殆而已矣。明知困於知，而役役不止，危矣。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。緣督以爲經，緣，順。督，中。經，常。順中以爲常也。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。

庖丁爲文惠君解牛；手之所觸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一足跪而抵之。砉然嚮然，骨肉相離聲。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；合於桑林之舞，湯樂。乃中經首之會。咸池樂章。文惠君曰：『譆！善哉！技蓋至此乎？』庖丁釋刀，對曰：『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進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，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；依乎天理，不橫截。批大郤，隙也。導大窾；空也。因其固然，技經肯綮之未嘗；技當作枝，枝經，脈絡也。肯，骨著肉。綮，結處。凡此皆礙游刃，惟因其固然，故無阻礙。而況大軱乎！軱，粗骨。良庖

歲更刀，割也。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族，衆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，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雖然，每至於族，吾見其難爲，筋骨盤錯，非可批導。怵然爲戒，驚心。視爲止，注目。行爲遲，手緩。動刀甚微，謋然已解，如土委地；提刀而立，爲之四顧，爲之躊躇滿志，善刀而藏之。」拂拭其刀。文惠君曰：「善哉！吾聞庖丁之言，得養生焉。」

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：「是何人也？惡乎介也？天與？其人與？」曰：「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獨也，獨刖一足，若天使之。人之貌有與也，兩足並行，是爲有與。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。天使之被刖，人何與。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求食甚難。不蘄畜乎樊中，不欲入籠。神雖王，不善也。」籠中有食，神雖可以健旺，然不能安。

老聃死，秦失弔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曰：『非夫子之友邪？』曰：『然。』然則弔焉若此可乎？』曰：『然。始也吾以爲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弔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彼指老聃。會，會合。固結人心之謂。必有不蘄言而言，不蘄哭而哭者。必其平日先物施惠，用情於人，故致哀弔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。是遁天之理，而倍加以人之情，忘所受之初，本來無物。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情之所鍾，自爲桎梏。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來去，死生之謂。時自生，理當死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人生如縣空中，死則猶天之解懸也。指窮於爲取也。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』以指取薪，窮於應給，若聽火之自傳，則忽不知薪之盡也。

人間世第四

顏回見仲尼，請行。曰：『奚之？』曰：『將之衛。』曰：『奚爲焉？』曰：『回聞衛君，其年壯，其行獨；輕用其國，而不見其過；輕用兵，而自以爲是。輕用民死。死者以國量乎

澤若蕉，（澤，獄械之處。蕉，生菜。言死者以鹹獄於澤宮，其數之多如菜。猶云死人如麻耳。）民其無如矣。（民無所歸。）回嘗聞之夫子曰：「治國去之，亂國救之。醫門多疾。」願以所聞思其則，庶幾其國有瘳乎？」仲尼曰：「譆！若殆往而刑耳。夫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擾則憂，憂而不救。（徒憂不能相救。）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。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。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，（流蕩。）而知之所爲出乎哉？（橫出。）德蕩乎名，（獨矜美名。）知出乎爭。（與人勝爭。）名也者，相軋也；知也者，爭之器也；二者凶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且德厚信矼，（堅也。）未達人氣；名聞不爭，未達人心；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（同述）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惡有其美也，命之曰菑人。（未能體貼人情，而強述正言於正人之前，徒以形人之短而露才招災。）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若殆爲人菑夫！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，惡用而求有以異？（苟爲明君爲悅賢人，則其國中何患無臣，焉用汝獨表異於彼。）若唯無詔，（告也。）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。（其言使捷，使人眼眩。）而目將熒之，而色將平之，（不能

（覆自異於彼。）口將營之，（自解救不暇。）容將形之，（依違俯仰以相向。）心且成之。（乃且爲己以從彼。）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順始無窮，（若姑順之於始，恐將來無了期。）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於暴人之前矣。（彼不信任，我厚言進諫，是交淺言深而取禍也。）且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是皆修其身以【下】（衍字）傴拊人之民，（傴拊，憐愛之意。）以下拂其上者也。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，是好名者也。（紂桀好名，不肯認己有過，故惡其諂而排擠之。）昔者堯攻叢枝、胥敖，禹攻有扈，國爲虛厲，（室無居人曰虛，死而無後曰厲。）身爲刑戮，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實無已。是皆求名實者也，而獨不聞之乎？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，而況若乎？雖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嘗以語我來。」顏回曰：「端而虛，（正形虛心。）勉而一，（言遜而不二。）則可乎？」曰：「惡！惡可？夫以陽爲充，（充滿亢陽之氣。）孔揚，（矜張之甚。）采色不定，（喜怒無常。）常人之所不違，（莫之敢逆。）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與其心，（因而壓制所感己之人以爲樂。）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，而況大德乎？（雖日與相處，亦不能漸漬以成其德，況暫過而望其有聞過則喜，從諫如流之大德乎。）將執而不化，外合

而不，同否訾其庸，詎可乎？」彼執而不化，雖外與合而內實離，以此而欲指摘其庸劣，豈可得乎。曰：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內直者，與天爲徒。與天爲徒者，知天子之與己，皆天之所子。而獨以己言蘄乎？而人善之蘄乎？而人不善之邪？善與不善，全不以爲意。若然者，人謂之童子。天眞是之謂與天爲徒。外曲者，與人之爲徒也。擎跽曲拳，人臣之禮也；人皆爲之，吾敢不爲邪？爲人之所爲者，人亦無疵焉。是之謂與人爲徒。外形委曲，隨人事之所爲。而上比者，與古爲徒；其言雖教，讁之實也。自成其教，上合古人之旨。雖爲常教，教含諷責。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雖直不爲病。是之謂與古爲徒。若是則可乎？』仲尼曰：『惡！惡，可？大多政，法而不諜，大多政者，當理無二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。諜，便僻也。謂有法度而不便僻也。雖固亦無罪。雖未弘大，亦不見罪。雖然，止是耳矣。夫胡可以及化？無罪而已，化則未也。猶師心者也。』挾三術以適彼，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。顏回曰：『吾無以進矣，敢問其方。』仲尼曰：『齋。吾將語汝。有而爲之，其易邪？有心爲之，豈得輕易。

易之者，皡天不易。』以有爲爲易，違反自然，不宜也。顏回曰：『回之家貧，唯不飲酒，不茹葷者數月矣。若此，則可以爲齋乎？』曰：『是祭祀之齋，非心齋也。』回曰：『敢問心齋。』仲尼曰：『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，而聽之以心；無聽之以心，而聽之以氣。聽止於耳，當作耳止於聽。心止於符。符，與物合也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中言當聽以氣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』虛其心，則至道集於懷。顏回曰：『回之未始得使，實自回也。使，用也。未用心齋，實自成其爲回，猶存有己之見也。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。可謂虛乎？』夫子曰：『盡矣！吾語若：若能入遊其樊，而無感其名。放心自得之場，當於實而止。入則鳴，不入則止。聲音之鳴，無心而應，入耳與不入，不強應也。無門無毒，同竇。一宅而寓於不得已，則幾矣。無門無竇，使物自著之意。不得已者，必然之理。體至一之宅，而會乎必然之符。絕迹易，無行地難。不行甚易，欲行若不踐地則難。無爲則易，欲爲而不傷性，不可得也。爲人使易以僞，爲天使難以僞。聞以有翼飛者矣，未聞以無翼飛者也；聞以有知知者矣，未聞以無知知者也。瞻彼闋者，虛室生白，

闋室也，空比心，心能空虛，而純白室獨生也。吉祥止止。（次一止字，當作也。夫吉祥之所集者，至虛至靜也。）夫且不止，是之謂坐馳。（若夫不止於當，又不會於極，此爲膱坐之日，而馳騖不息也。故外敵未至，而內已困矣，豈能化物哉。）夫狥耳目內通，而外於心知，鬼神將來舍，而況人乎？（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，心知之用外矣，故將任性直通，無往不冥，尚無幽昧之責，而況人間之累乎。）是萬物之化也，禹舜之所紐也，伏羲几蘧之所行終，而況散焉者乎。』（紐，行政之樞紐。行終，行之終身。）

葉公子高將使於齊，問於仲尼曰：『王使諸梁也甚重；齊之待使者，蓋將甚敬而不急。（但空相冥禮，而不肯急應其求。）匹夫猶未可動也，而況諸侯乎？吾甚慄之。子嘗語諸梁也曰：「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懽成。」（昔仲尼嘗告子高謂凡事無論大小，未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。）事若不成，則必有人道之患。（謂事取罪。）事若成，則必有陰陽之患。（憂思致疾。）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，惟有德者能之。（成敗不以爲患慼者，惟有德之能人。）吾食也執粗而不臧，（饌不擇精。）爨無欲凊之人。（司火者不久立爨所，對火而不思涼，明所饌儉約。）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與？吾未至乎事之情，（尚未行事，而情若此。）而

既有陽陰之患矣。（業已致疾）若事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，是兩也。（既恐致疾，又恐罹刑。）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語我來！」仲尼曰：「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，命也；其一，義也。子之愛親，命也；不可解於心。（自然固結不解。）臣之事君，義也；無適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（無處無君。）——是之謂大戒。是以夫事其親者，不擇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。夫事其君者，不擇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。自事其心者，哀樂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，奈何而安之，若命，德之至也。（知不可奈何者，命也。而安之，則無哀無樂，何易施之有哉。順命而行，無休戚於中。則無往不適，可事君親。）爲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？夫子其行可矣！丘請復（白告）以所聞：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，遠則必忠之以言，言必或傳之。夫傳兩喜兩怒之言，天下之難者也。夫兩喜必多溢之美言，兩怒必多溢惡之言。凡溢之類也妄，妄則其信之也莫，（過當之言多妄，妄則莫之信也。）莫則傳言者殃。故

法言曰：「傳其常情，無傳其溢言，則幾乎全。」且以巧鬬力者，始乎陽，常卒乎陰。（戲鬬始以喜樂，終至競勝害傷。）太至則多奇巧。（不復循理。）以禮飲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亂，太至則多奇樂。凡事亦然。始乎諒，常卒乎鄙。（諒：信。鄙，薄。凡待人始相信而卒相薄。）其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必巨。言者，風波也。行者，實喪也。夫風波易以動，實喪易以危。故忿設（訟說）無由，（用也。）巧言偏辭。獸死不擇音，氣息茀然，於是並生心厲。剋核太至，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，而不知其然也。苟爲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終？故法言曰：「無遷令，（無改所傳之言。）無勸成。（任其自成。）過度，益也。（言行過度，出於增益，則非任實矣。）遷令勸成，殆事。美成在久，（結好求其長久。）惡成不及改。（失好則不可挽回。）可不愼與！且夫乘物以遊心，託不得已以養中，至矣。何作爲報也？（任其自然，無須作爲以報命。）莫爲若致命，此其難者。」（致命甚難。）

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，而問於蘧伯玉曰：「有人於此，其德天殺，（天性涼薄。）與之

爲無方，則危吾國；與之爲有方，則危吾身。方，軌制法則也。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，而不知其所以過。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』蘧伯玉曰：『善哉問乎！戒之愼之，正汝身哉！形莫若就，將順與外。心莫若和。調停於內。雖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恐與之同。和不欲出。恐與之異。形就而入，且爲顛爲滅，爲崩爲蹶；心和而出，且爲聲爲名，爲妖爲孽。彼且爲嬰兒，亦與之爲嬰兒；彼且爲無町畦，亦與之爲無町畦；彼且爲無崖，亦與之爲無崖。喻無意志，無威儀，無法制。達之入於無疵。導之入於無過也。汝不知夫螳蜋乎？怒其臂以當轍，不知其不勝任也，是其才之美也。自是其才。戒之愼之，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。積汝之才，伐汝之美，而以此犯人，危殆之道也。汝不知夫養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與之，爲其殺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與之，爲其決之之怒也；時其饑飽，達其怒心。順導之以，殺其怒勢。虎之與人異類，而媚養己者，順也；故其殺者，逆也。順理則異類生愛，逆節則至親交兵。夫愛馬者以筐

盛矢，以蜄盛溺，適蚊有虻僕附也。緣，而拊之不時，突然爲之驅蚊。則缺銜毀首碎胸。馬驚敗。意有所至，而愛有所亡。可不愼邪！」

匠石之齊，至於曲轅，見櫟社樹，其大蔽牛，絜之百圍，其高臨山十仞，而後有枝，其可以爲舟者旁同方十數。觀者如市。匠伯不顧，遂行不輟。弟子厭觀之，飽看。走及匠石曰：「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，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；先生不肯視，行不輟，何邪？」曰：「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。不合用之木。以爲舟則沈；以爲棺槨，則速腐；以爲器則速毀；以爲門戶則液樠；汙漫。以爲柱則蠹。是不材之木也。無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壽。」匠石歸，櫟社見夢曰：「汝惡乎比予哉！若將比予於文木邪？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，實熟則剝，剝則辱；折衄。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泄當作抴，牽引也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；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擊於世俗者也。以材取害。物

莫不若是。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，幾死，乃今得之，為予大用。〔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。〕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與子，皆物也。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？散人又惡知散木！』匠石覺而診〔占驗〕其夢。弟子曰：『趣取無用，則為社何邪？』〔既急求無用，何以為社神。〕曰：『密！若無言。彼亦直寄焉，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。〔寄跡於社，正借以為不知己者欲譏議，不令人識破。〕不為社者，且幾有翦乎。〔即不為社，亦終不近於翦伐。〕且也，彼其所保與眾異，而以義喻之，不亦遠乎！』〔不可以常義揣度。〕

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，見大木焉有異，結駟千乘，隱將芘〔同庇〕其所藾。〔藾，蔭也。其枝所蔭，千乘可隱而庇焉。〕子綦曰：『此何木也哉？此必有異材夫！』仰而視其細枝，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；俯而視其大根，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；咶其葉，則口爛而為傷；嗅之，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。子綦曰：『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

也。嗟呼！神人以此不材。以，用也。用之以免患。 「宋有荊氏者，宜楸，柏，桑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斬之；杙，樓狙猴之架。登此架以斬之。 三圍四圍，求高名之麗者斬之；高名，即高明之家也。麗，屋棟梁船或謂小。 七圍八圍，貴人富商之家，求禪傍者斬之；禪傍，棺之兩一邊者。 故未終其天年，而中道之夭於斧斤。此材之患也。故解河東解縣。 之以牛之白顙者，與豚之亢鼻者，與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適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爲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。

支離疏者，頤隱於齊，同臍 肩高於項，會撮髮髻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五臟之腧皆在上也。兩髀大腿爲脅。挫鍼治繲，磨針浣衣。 足以餬口；鼓筴播精，賣卜 足以食十人。上徵武士，則支離攘臂於其間，上有大役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。上與病者粟，則受三鍾與十束薪。夫支離其形者，猶足以養其身，終其天年。又況支離其德者乎？

孔子適楚，楚狂接輿遊其門曰：『鳳兮！鳳兮！何如德之衰也！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。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；禍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！已乎！臨人以德。殆乎！殆乎！畫地而趨。迷陽！迷陽！（陽，通揚。迷陽猶言迷塗。）無傷吾行。吾行卻曲，無傷吾足。山木自寇也，膏火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也。』

德充符第五

魯有兀者（則足之人）王駘，從之遊者，與仲尼相若。常季問於仲尼曰：『王駘兀者也；從之遊者，與夫子中分魯。立不敎，坐不議，虛而往，實而歸。固有不言之敎，無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』仲尼曰：『夫子，聖人也；丘也直後而未往爾。丘

將以爲師，而況不若丘者乎？奚假魯國！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』！常季曰：『彼兀者也而王先王，人稱以先生。其於與庸亦遠矣。遠異庸俗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獨若之何？』仲尼曰：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，身有死生，心則不變。雖天地覆墜，亦將不與之遺。天地雖有覆墜，心亦不與之遺。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。明性命之固常，任萬物之自遷。命物之化，而守其宗也。』以化爲命，不離至常之極。常季曰：『何謂也？』仲尼曰：『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楚越也，一身之中，肝膽如楚越之不同。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皆一也。夫若然德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乎德同得之和。物視覷視其所一，而不見其所喪，視喪其足，猶遺土也。』視斷足如遺土，絕不爲意。常季曰：『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。物何爲最之哉？』最，聚也。仲尼曰：『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。惟止能止衆止。受命於地，唯松柏獨也正，冬夏青青。受命於天，唯舜獨也正，松柏受地之自然正氣，舜受天之自然正氣，凡不正者皆來求正。幸能正生，以正衆

生。非能自正，非爲正以正之。夫保始之徵，徵，成也。終始可保成。不懼之實，勇士一人，雄入於九軍，將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猶若是。非能遺名，而無不任。而況官天地，府萬物，直寓六骸，象耳目，一知之所知，而心未嘗死者乎？知與變化俱，則無往而不冥，此知之一者也。心與死生順；則無時而非生，此心之未嘗死也。彼且擇日而登假，待時至而冲舉。人則從是也。人自來從。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？』

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。子產謂申徒嘉曰：『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。』羞與刖者並行。其明日，又與合堂同席而坐。子產謂申徒嘉曰：『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。今我將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見執政而不違，違，避也。子齊執政乎？』子產以執政自居，齊者並等也。申徒嘉曰：『先生之門，固有執政焉如此哉！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。自負其貴，撤人於後。聞之曰：「鑑明則塵垢不止，止則不明也。久與賢者處則無過。」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；猶出言若

是，不亦過乎！』子產曰：『子既若是矣，謂名既兀。猶與堯爭善；計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』申徒嘉曰：『自狀其過，以不當亡者衆；不狀其過，以不當存者寡。知不可奈何，而安之若命，惟有德者能之。遊於羿之彀中，中央者，中地也；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在羿彀中，且當必中之地，然有不中，乃倖免耳，是足之全不全，不關於有德無德，皆命使然也。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，我怫然而怒；不能知命。而適先生之所，則廢然而返，知命不怒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，而未嘗知吾兀者也；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，同取大於先生，在德上著力。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不亦過乎！』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：『子無乃稱。』乃借爲然，如此也。今云然稱，倒語也。

魯有兀者叔山無趾，踵見仲尼。仲尼曰：『子不謹前，既犯患若是矣，雖今來，何及矣！』無趾曰：『吾惟不知務，而輕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來也，猶有

尊足者存，謂其未斷於德吾是以務全之也。夫天無不覆，地無不載；吾以夫子爲天地，安和夫子之猶若是也！」孔子曰：「丘則陋矣，夫子胡不入乎？請講以所聞。」無趾出，孔子曰：「弟子勉之！夫無趾兀者也，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，而況全德之人乎！」無趾語老聃曰：「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？彼何賓賓頻頻以學子爲？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，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？」老聃曰：「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，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」無趾曰：「天刑之，安可解？」謂孔子之求名，如受天刑。

魯哀公問於仲尼曰：「衞有惡醜慈人焉，曰哀駘它，丈夫與之處者，思而不能去也；婦人見之，請於父母曰，與人爲妻，甯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。未嘗有聞其唱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無君人之位，以濟乎人之死，無聚祿以望人之

腹，又以惡駭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，是必有異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；與寡人處，不至以月數，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；國無宰，而寡人傳國焉；悶然而後應，氾然而若辭，寡人醜乎，卒授之國。無幾何也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卹焉若有亡也，若無與樂是國也。是何人者也？」仲尼曰：「丘也嘗使於楚矣，適見㹠子（小豚）食是其死母者，少焉，眴若，（驚也。）皆棄之而走。不見己焉爾，（以其母不能視。）不得類焉爾。（母死，其形不相類。）所愛其母者，非愛其形也，愛使其形者也。（德能使其形。）戰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；（棺飾。）刖者之屨，無爲愛之；皆無其本矣。爲天子之諸御，（妃嬪。）不翦爪，不穿耳；（恐傷其形。）取妻者止於外，不得復使。（不在家中供役，亦恐傷形。）形全猶足以爲爾，（可以邀天子之寵，結新婚之歡。）而況全德之人乎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，無功而親，使人授己國，惟恐其不受也，

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』哀公曰『何謂才全？』仲尼曰：『死生存亡，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（命之行也，不能計其始端。）故不足以滑和，（滑，淡也。苟知性命之固當，則淡然自若，和理在身矣。）不可入於靈府。（靈府，精神之宅。安命不勞神。）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於兌。（兌同悅）使日夜無郤，而與物爲春，（春，乃推與物相推移之義。）是接（應變）而生時於心者也。（順四時而俱化。）是之謂才全。』何謂德不形？曰：『平者，水停之盛也；（平，水準。盛，極也。極平莫若水準。）其可以爲法也，內保之而外不蕩也。（準能內守其水而外不流，凡求平者，以可爲法在此。）德者，成和之修也。（事得以成，物得以和。）德不形者，物不離也。』（無事不成，無物不和，此德之不形也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）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：『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執民之紀而憂其死，吾自以爲至通矣，今吾聞至人之言，恐吾無其實，輕用吾身而亡吾國，吾與孔丘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。』

闉跂支離無脤說衞靈公，靈公說之，而視全人，其脰（頸項）肩肩，（細小）甕盎大癭。（項下生癭，大如甕盎。）說齊桓公，桓公說之，而視全人，其脰肩肩。故德有所長，而形有所忘。（其德長於順物，則物忘其醜。長於遊物，則物忘其好。）人不忘其所忘，而忘其所不忘，此謂誠忘。（不忘形而忘德，乃誠忘也。）故聖人有所遊，（遊於自得。）而知為孽，（知慧生妖孽。）約為膠，（結納如膠漆，強合也。）德為接，（散德以接物。）工為商。（工巧為商賈。）聖人不謀，惡用知？不斲，惡用膠？無喪，惡用德？不貨，惡用商？四者天鬻也。天鬻也者天食也。既受食於天，又惡用人？有人之形，無人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羣於人。無人之情，故是非不得於身。眇乎小哉！所以屬於人也。（形在天地間為最小之物，羣於人，故與人相連屬。）謷乎大哉！獨成其天。（德無情，與天同體。）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『人故無情乎？』莊子曰：『然。』惠子曰：『人而無情，何以謂之人？』莊子曰：『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惡得不謂之人？』惠子曰：『既謂

之人，惡得無情？』莊子曰：『是非吾所謂情也，吾所謂無情者；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』惠子曰：『不益生何以有其身？』莊子曰：『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精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瞑；天選子之形，子以堅白鳴。』

大宗師第六

知天之所爲，知人之所爲者，至矣。（天理見，人事盡，無不至矣。）知天之所爲者，天而生也。（知天之自然而生也。）知人之所爲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養其知之所不知，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（養，從容以俟也。以我所能知之事，而從容以俟我所不可知之數，方爲盛大。）雖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後當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？所謂人之非天乎？且有眞人，而後有眞知。何謂眞人？古之眞人，不逆寡，（不逆寡，則所順者衆。）不雄成，（不恃其成，而處物先。）不謩士。

謩，同謀。士，同事。不計成敗也。若然者，過而弗悔，當而不自得也。眞人有過亦不悔，得當亦不自鳴得意。若然者，登高不慄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。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。古之眞人，其寢不夢，無意想也。其覺無憂，隨遇而安。其食不甘，當食而食。其息深深。眞人之息以踵，衆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，其嗌言若哇；氣舒不暢。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機淺。古之眞人，不知說生，不知惡死；其出不訢，訢，同忻，闓也。其入不距；距，閉也。忻入則營生，距入則惡死。翛然而往，翛然而來而已矣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終；受而喜之，忘而復之。順任自然，虛心待盡。是之謂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捐當作揖，手箸胸爲揖，引伸爲胸有所箸。不以心揖道者，不以心箸道之謂也。眞人知用心則背道，助天則傷生，故不爲也。是之謂眞人。若然者，其心忘，其容寂，其顙頯，寬平貌。淒然似秋，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時，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。故聖人之用兵也，亡國而不失人心，因人欲亡而亡之。利澤施乎萬世，不爲愛人。故樂通物，非聖人也；聖人無樂，直莫之塞，而物自通。有親，非仁也；至仁無親，任理而自存。天時，非賢也；

忘時日合也。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，則傷德而累當。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善為士者，遺名而自得，故名當其實，福應其身。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；自失其性，矯以從物，受役多矣，安能役人。若狐不偕，務光，伯夷，叔齊，箕子，胥餘，紀他，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凡此諸人皆舍己徇人，徇彼傷我也。古之真人，其狀義而不朋，朋，通馮。憤怒也。此謂義形於色。而無蠶矜之容。若不足而不承，承，迎也。沖虛無餘，若不足以上承。與乎疑貌。其觚，同軱，骨之盤結，至堅之處也。而不堅也，張乎其虛而不華也，曠然無懷，乃至於實。邴邴乎其似喜乎，暢然和適，故似喜。崔乎其不得已乎，動止蹙然似不得已。滀乎進我色也，滀，聚也。德聚則容色充粹。與乎止我德也，自然而無所趨。厲乎其似世乎，世，通泄，驕泰也。謷乎其未可制也，高邁於俗。連乎其似好閉也，邈然深遠，莫見其門。悗乎忘其言也，不識不知，天機自發。以刑為體，刑為治之體，而非我為。以禮為翼，禮者世之自行，而非我制。以知為時，知者時之動，而非我唱。以德為循。德者自彼所循，而非我作。以刑為體者，綽乎其殺也。綽，猶焯。殺當作察。此謂蓋任刑，則察察為明。以禮為翼者，所以行於世也。順世之所行，故無不行。以知為時者，不得已於事也。任時委事，付之自然而已。以

德爲循者，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。丘，道岸也。因羣德之自循，如以有足者行至於丘也。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。眞人所行，雖適人之適，亦自適其適而已，未嘗勤而行之，俗人不知，以爲其勤行也。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常無心而順彼，故好與不好，所善所惡，與彼無二也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也，天徒也。其不一也，人徒也。眞人同天人，均彼我，不以其一異乎不一。其一，與天爲徒；無有而不一者天也。其不一，與人爲徒。彼彼而我我者，人也。天與人不相勝也，是之謂眞人。死生，命也。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爲父，而身猶愛之，而況其卓乎？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，而身猶死之，而況其眞乎？此言當知所養，不假於物。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人不能離道，猶魚不能離水。無其不足而相愛、豈若有餘而相忘。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夫非譽皆生於不足，故至足者，忘善惡，遺死生，與變化爲一。曠然無不適矣，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耶。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；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夫藏舟於壑，藏山山當作汕，撩罟也。於澤，謂之固矣；然而夜半有力者

負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猶有所遯。若夫藏天下於天下，而不得所遯，是恆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，若人之形者，萬化而未始有極也。其爲樂可勝計邪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。善夭善老，善始善終，人猶效之；又況萬物之所係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？夫道有情有信，無爲無形；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引出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極天也之先，先常作上。而不爲高；在六極之下，而不爲深；先天地生而不爲久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。豨韋氏得之，以挈天地；伏戲得之，以襲氣母；維斗得之，終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終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襲崑崙；馮夷得之，以遊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處太山；黃帝得之，以登雲天；顓頊得之，以處玄宮；禺強得之，立乎太極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廣。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。彭祖得之，

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。傅說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東維，騎箕尾，而比於列星。——此言道之所在，凡得之者，皆不至遯於物也。

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：『子之年長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』曰：『吾聞道矣。』南伯子葵曰：『道可得學邪？』曰：『惡！惡可！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，而無聖人之道；我有聖人之道，而無聖人之才；吾欲以敎之，庶幾其果爲聖人乎！不然，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，亦易矣，吾猶守而告之，三日而後能外天下。外，猶遺也。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後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後外生。已外生矣，而後能朝徹。朝徹，猶早達也，豁然無滯，見機而作。朝徹而後能見獨，見獨而後能無古今，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爲物，無不將也，送往無不迎也，無不毀也，無不成也。其名爲攖甯。攖，有所繫著也。與物

冥者，物縈亦縈，而未始不寧也。攖寧也者，攖而後成也。』南伯子葵曰：『子獨惡乎聞之？』曰：『聞諸副墨之子；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，洛誦之孫聞之瞻明，瞻明聞之聶許，聶許聞之需役，需役聞之於謳，於謳聞之玄冥，玄冥聞之參寥，參寥聞之疑始。』皆寓意之名。

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：『孰能以無爲首，以生爲脊，以死爲尻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，吾與之友矣。』四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爲友。俄而子輿有病，子祀往問之，曰：『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！』拘拘，攣不伸。曲僂發背，上有五管，頤隱於齊，同臍。肩高於頂，句贅指天。陰陽之氣有沴，沴，陵亂也。其心閒而無事，跰𨇤扶病而行。而鑑於井曰：『嗟呼！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！』子祀曰：『女惡之乎？』曰：『亡！予何惡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

以爲雞，予因以求時夜。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，予因以求鴞炙。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，以神爲馬，予因而乘之，豈更駕哉？且夫得者，時也；失者，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此古之所謂縣解也。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結之。且夫物不勝天久矣，吾又何惡焉？」俄而子來有病，喘喘然將死。其妻子環而泣之。子犂往問之曰：「叱！避！無怛化。」（斥其妻子避避，毋環泣以驚垂死之人，使不得化。）倚其戶與之語曰：「偉哉造化！又將奚以汝爲？（化作何物。）將奚以汝適？（化往何處。）以汝爲鼠肝乎？以汝爲蟲臂乎？」子來曰：「父母於子，東西南北，唯命之從。陰陽於人，不翅（同啻）於父母。彼近吾死，而我不聽，我則悍矣，彼何罪焉？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冶鑄金，金踊躍曰，「我且必爲鏌鋣，」（劍名。）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。今一犯（遇也。）人之形，而曰「

人耳！人耳！』夫進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爲大鑪，以造化爲大冶，惡乎往而不可哉？』成然寐，蘧然覺。寤寐自若，不以死生累心。

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，曰：『孰能相與於無相與，相爲於無相爲？孰那登天遊霧，撓挑無極，相忘以生，無所終窮？』三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友。莫然有閒，而子桑戶死，未葬。孔子聞之，使子貢往待事焉。或編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『嗟來桑戶乎！嗟來桑戶乎！而已反其眞，而我猶爲人，猗！』子貢趨而進曰：『敢問臨尸而歌，禮乎？』二人相視而笑曰：『是惡知禮意！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：『彼何人者邪？修行無有，而外其形骸；臨尸而歌，顏色不變，無以命之，彼何人者邪？』孔子曰：『彼遊方之外者也，而丘遊方之內者也。外內不相及，而丘使女往弔之，丘則陋矣！彼方且與造物者

爲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彼以生爲附贅縣疣，以死爲決𤴯潰癰。夫若然者，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？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；忘其肝膽；遺其耳目；反覆終始，不知端倪；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爲之業；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？』子貢曰：『然則夫子何方之依？』曰：『丘天之戮民也。（方內桎梏，不能自脫，如受天刑。）雖然，吾與汝共之。』子貢曰『敢問其方。』孔子曰：『魚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養給。相造乎道者，無事而生定。（定當作足。）故曰，魚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術。』子貢曰：『敢問畸人。』（畸零之人，不偶於俗。）曰：『畸人者，畸於人而侔於天。故曰，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』

顏回問仲尼曰：『孟孫才其母死，哭泣無涕，中心不慼，居喪不哀。無是三者，

以善喪蓋魯國，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？回一怪之。』仲尼曰：『夫孟孫氏盡之矣，進於知矣；惟簡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簡矣。孟孫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，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後；若化爲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？且方將化，惡知不化哉？方將不化，惡知已化哉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，（有居喪之形，而哀不毀其性。）有旦宅而無情死。（旦，同嬗。情，實也。言有易居而無實死。）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。（乃以雙聲，借爲然，如此也。）且也相與吾（同娛）之耳矣，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？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，夢爲魚而沒於淵；不識今之言者，其覺者乎？其夢者乎？造適不及笑，獻笑不及排。（所造皆適，則忘適矣，故不及笑。獻笑不及排，當作獻芥不及醅。）安排而去，乃入於寥天一。』（排，推移也。安於推移，而與化俱去，乃入於寥廓，而與天爲一也。）

意而子見許由。許由曰：『堯何以資汝？』（資，助。）意而子曰：『堯謂我：汝必躬服

仁義，而明言是非。』許由曰：『而奚來為軹？（軹，語助詞。）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，而劓汝以是非矣，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？』（謂其形拘於仁義，則不能遊於自得之場。）意而子曰：『雖然，吾願遊於其藩。』許由曰：『不然，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，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。』意而子曰：『夫無莊（美人）之失其美，據梁（力士）之失其力，黃帝之亡其知，皆在鑪捶之間耳。（此三人聞道而後亡其所務，猶受鍛冶於鑪錘也。）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，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？』許由曰：『噫！未可知也。我為汝言其大略：吾師乎！吾師乎！𩐈萬物，（𩐈，醢萬物。）而不為義；澤及萬世，而不為仁；長於上古，而不為老；覆載天地，刻雕眾形，而不為巧；此所遊已。』（遊於不為，而於師無師也。）顏回曰：『回益矣！』仲尼曰：『何謂也？』曰：『回忘仁義矣。』曰：『可矣，猶未

也。」他日復見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忘禮樂矣。」曰：「可矣，猶未也。」他日復見，曰：「回益矣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蹵然曰：「何謂坐忘？」顏回曰：「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」仲尼曰：「同則無好也，（無物不同，則無不適，無不適則無好惡。）化則無常也。（同於化則惟化所適，故無常。）而果其賢乎？（汝果如此之賢乎。）丘也請從而後也。」

子輿與子桑友，而霖雨十日。子輿曰：「子桑殆病矣！」裹飯而往食之，至子桑之門，則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「父邪！母邪！天乎！人乎！……」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。（飢不能成聲，其詞促也。）子輿入曰：「子之歌詩何故若斯？」曰：「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，而弗得也。父母豈欲吾貧哉？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天地豈私貧我哉？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，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！」

應帝王第七

齧缺問於王倪，四問而四不知，齧缺因躍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「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於非人；泰氏其臥徐徐，其覺于于，一以己爲馬，一以己爲牛，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眞，而未始入於非人。」

肩吾見狂接輿，狂接輿曰：「日中始何以語汝？」肩吾曰：「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，人孰敢不聽而化諸？」接輿曰：「是欺德也。其於治天下也，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。夫聖人之治也，治外乎？（全其性分之內而已。）正而後行，（各正性命。）確乎能其事而已矣。（不爲其所不能。）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，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，而曾二蟲之無知。」（知，匹也。不能二匹蟲。）

天根遊於殷陽，至蓼水之上，適遭無名人而問焉，曰：「請問爲天下。」無名人曰：「去！女鄙人也！何問之不豫也！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，任人之自爲。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，而遊無何有之鄉，以處壙埌之野。汝又何帠釋也。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？」又復問，無名人曰：「汝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」

陽子居見老聃曰：「有人於此，嚮疾強梁，物徹疏明，學道不勧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於聖人也，胥易技係，勞形怵心者也。胥讀如謂，謂其有才知之名也。且也虎豹之文來田，致取獵人。猨狙之便，執斄音釐狸。之狗來藉，致人羈縻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陽子居蹵然曰：「敢問明王之治。」老聃曰：「明王之治，功蓋天下，而似不自己；化貸萬物，而民不恃；已忘其功，民忘其化。有莫舉名，使物自喜；立乎不測，而遊於

無有者也。』

鄭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，期以歲月旬日若神。鄭人見之，皆棄而走。（恐被指諭。）列子見之而心醉，歸以告壺子曰：『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，則又有至焉者矣。』壺子曰：『吾與汝旣其文，未旣其實，而固得道與？（旣，盡也。）衆雌而無雄，而又奚卵焉？而以道與世亢，必信夫，（亢，抵抗。信同伸。）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嘗試與來，以予示之。』明日，列子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『譆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矣！不以旬數矣！吾見怪焉，見濕灰焉。』列子入，泣涕沾襟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『向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正，是殆見吾杜德機也。（杜塞其心德之機。）嘗又與來。』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『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！有瘳矣！全然有生矣！吾見其杜權矣。（權，機也。今乃覺昨日之所見，乃杜權也，故以爲將死。）列子入，以告

壺子。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實不入，而機發於踵，是殆見吾善者機也。（機而發善於彼，彼乃見之。）嘗又與來。」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子之先生不齊，吾無得而相焉。且復相之。」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，（莫勝當作莫眹。）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（無往不平，混然一之，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，故似不齊。）鯢桓之審為淵，（審當作潘，大波也。按淵為回水，與波成輪相似。）止水之審為淵，流水之審為淵。淵有九名，此處三焉。（波流九變，此三變未始失其靜默也。）嘗又與來。」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壺子曰：「追之！」列子追之不及，反，以報壺子曰：「已滅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矣。」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，（宗，性之動。雖變化無常，深根寧極也。）吾與之虛而委蛇，（無心而隨物化。）不知其誰何，因以為弟靡，（遜伏貌。）因以為波流，（蕩漾貌。）故逃也。」（相者無所措其目，故逃。）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學而歸，三年不出，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（忘貴賤。）於事無與親，（唯所遇。）雕琢復朴，（去華取實。）塊然

獨以形立，無外飾。紛而封哉，封哉當作封戎，散亂也。一以是終。——無爲名尸，無爲謀府，無爲事任，無爲知主。體盡無窮而遊無朕，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，亦虛而已。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逆，應而不藏，來即應，去即止。故能勝物而不傷。

南海之帝爲儵，喻有象。北海之帝爲忽，喻無形。中央之帝爲渾沌。喻自然。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，渾沌待之甚善。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：『人皆有七竅，以視聽食息，此獨無有，嘗試鑿之。』日鑿一竅，七日而渾沌死。

標點分段

莊子校釋卷中

外篇

駢拇第八

駢拇枝指，出乎性哉，而侈於德。附贅縣疣，出乎形哉，而侈於性。性之言生也。駢拇枝指，生而已然者也，故曰出乎性。附贅縣疣，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，故曰出乎形。德者，所以生者也，駢拇枝指出乎性，而以德言之則侈矣。附贅縣疣出乎形，而以性言之則侈矣。多方乎仁義，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，而非道德之正也。是故駢於足者，連無用之肉也；枝於手者，樹無用之指也；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，淫僻於仁義之行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。是故駢於明者，亂五色，淫文章，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？而如也。離朱是已。黃帝時人，百步見秋毫之末。多於聰者，亂五聲，淫六律，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？而

師曠是已。晉大夫，善音律，能致鬼神。枝於仁者，擢德塞性，以收名聲，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？而曾史是已。曾參，史鰌。駢於辯者，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，而敝跬力辯之狀。譽無用之言非乎？而楊墨是已。楊朱，墨翟。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，非天下之至正也。彼正此當作至。正者，不失其性命之情。故合者不爲駢，而枝者不爲跂；長者不爲有餘，短者不爲不足。是故鳧脛雖短，續之則憂；鶴脛雖長，斷之則悲。故性長非所斷，性短非所續，無所去憂也。意仁義其非人情乎？彼仁義何其多憂也？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，可謂多憂。且夫駢於拇者，決之則泣；枝於手者，齕之則啼。二者或有餘於數，或不足於數，其憂一也。今世之仁人，蒿眊也。目而憂世之患。不仁之人，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。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？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，是削其性也。待繩約膠漆而

固，者是侵其德也。屈折禮樂，呴俞仁義，以慰天下之心者，此失其常然也。天下有常然。常然者，曲者不以鉤，直者不以繩，圓者不以規，方者不以矩，附離不以膠漆，約束不以纆索。故天下誘然皆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；同焉皆得，而不知其所以得。物有常然，任而不助，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。故古今不二，不可虧也。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。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？任道自得，則抱朴獨往。連連假物無爲其間也。使天下惑矣。仁義連連，祗足以惑物，使喪其眞。夫小惑易方，大惑易性。東西易方，於體未虧。矜仁尚義，失其常然。何以知其然邪？自虞氏招擧也仁義以撓天下也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。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？故嘗試論之：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。小人則以身殉利，士則以身殉名，大夫則以身殉家，聖人則以身殉天下。故此數子者，事業不同，名聲異號，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。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，而俱亡其羊。問臧奚

事？則挾筴讀書。問穀奚事？則博塞以遊。二人者，事業不同，其於亡羊均也。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，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，二人者所死不同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。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？天下盡殉也。彼其所殉，仁義也，則俗謂之君子；其所殉，貨財也，則俗謂之小人。其殉一也，則有君子焉，有小人焉。若其殘生損性，則盜跖亦伯夷已。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？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，雖通如曾史，非吾所謂臧也。屬其性乎五味，雖通如俞兒，非吾所謂臧也。屬其性乎五聲，雖通如師曠，非吾所謂聰也。屬其性乎五色，雖通如離朱，非吾所謂明也。吾所謂臧，非仁義之謂也，臧於其德而已矣。吾所謂臧者，非所謂仁義之謂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。吾所謂聰者，非謂其聞彼也，自聞而已矣。吾所謂明者，非謂其見彼也，自見而已矣。夫不自見而見彼，不

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，而不自得其得者也；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，雖盜跖與伯夷，是同爲淫僻也。余愧乎道德，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，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。絕操行，忘名利。

馬蹄第九

馬蹄可以踐霜雪，毛可以禦風寒。齕草飲水，翹足而陸，跳也。此馬之眞性也。雖有義臺路寢，無所用之。及至伯樂，曰：「我善治馬。」燒之，剔之，刻之，雒之，連之以羈馽，編之以皁棧，馬之死者十二三矣。饑之，渴之，馳之，驟之，整之，齊之，前有橛飾之患，而後有鞭筴之威，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。陶者曰：「我善治埴，圓者中規，方者中矩。」匠人曰：「我善治木，曲者中鉤，直者應繩。」夫埴木之性，豈欲中規矩鉤繩哉？然且世世稱之曰，伯樂善治馬，而陶匠善治

埴木，｜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！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。彼民有常性，織而衣，耕而食，是謂同德。一而不黨，命曰天放。放之而自一耳，非黨也，故謂之天放。故至德之世，其行塡塡，遲重貌。其視顚顚。專直貌。當是時也，山無蹊隧，澤無舟梁；萬物羣生，連屬其鄉；禽獸成羣，草木遂長；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，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。與物無害，故物馴也。夫至德之世，國與禽獸居，族與萬物並，惡乎知君子小人哉？同乎無知，其德不離；同乎無欲，是謂素樸。素樸而民性得矣。及至聖人，蹩躠爲仁，踶跂爲義，而天下始疑矣。澶漫爲樂，摘擗爲禮，而天下始分矣。故純樸不殘，孰爲犧樽？白玉不毀，孰爲圭璋？道德不廢，安取仁義？性情不離，安用禮樂？五色不亂，孰爲文采？五聲不亂，孰應六律？夫殘樸以爲器，工匠之罪也。毀道德以爲仁義，聖人之過也。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，喜則交頸相靡，怒則分背相踶，馬知已此

矣。夫加之以衡阨，齊之以月題，而馬知介倪，闉扼，鷙曼，詭銜，竊轡。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，伯樂之罪也。夫赫胥氏之時，民居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遊，民能已此矣。及至聖人，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，縣跂仁義，以慰天下之心，而民乃始踶跂好知，爭歸於利，不可止也。此亦聖人之過也！

胠篋第十

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，則必攝緘縢，固扃鐍，此世俗之所謂知也。然而巨盜至，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，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。然則鄉之所謂知者，不乃爲大盜積者也！故嘗試論之：世俗所謂知者，有不爲大盜積者乎？所謂聖者，有不爲大盜守者乎？何以知其然耶？昔者齊國，鄰邑相望，雞犬之音相聞，罔罟之所布，耒耨之所刺，方二千餘里；闔四境之內，所以立宗

廟社稷，治邑屋闊鄉曲者，曷嘗不法聖人哉？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。所盜者，豈獨其國耶？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。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，而身處乎堯舜之安；小國不敢非，大國不敢誅，十二世有齊國，則是不乃竊齊國，幷與其聖知之法，以守其盜賊之身乎！嘗試論之：世俗之所謂至知者，有不爲大盜積者乎？所謂至聖者，有不爲大盜守者乎？何以知其然耶？昔者龍逢斬，比干剖，萇弘胣，裂也。子胥靡，麋爛。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。故跖之徒問於跖曰：『盜亦有道乎？』跖曰：『何適而無有道耶？夫妄意室中之藏，聖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後，義也；知可否，知也；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』由是觀之，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，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，天下之善人少，不善人多，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也多。故曰：脣

竭（反擧其脣。）則齒寒，魯酒薄而邯鄲圍，（楚宣王朝諸侯，魯恭公後至而酒薄，宣王發兵與齊攻魯，梁惠王常欲攻趙，而畏楚救，楚既攻魯，梁乃伐趙。言事相由也，亦是感應。）聖人生而大盜起。掊擊聖人，縱舍盜賊，而天下始治矣。夫川竭而谷虛，丘夷而淵實，聖人已死，則大盜不起，天下平而無故矣。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雖重聖人而治天下，則是重利盜跖也。爲之斗斛以量之，則并與斗斛而竊之；爲之權衡以稱之，則并與權衡而竊之；爲之符璽以信之，則并與符璽而竊之；爲之仁義以矯之，則并與仁義而竊之。何以知其然耶？彼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爲諸侯。諸侯之門，而仁義存焉，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？故逐於大盜，揭諸侯，竊仁義，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，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，斧鉞之威弗能禁。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，是乃聖人之過也。故曰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彼聖知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，非所以明天下也。故絕聖

棄知，大盜乃止。擿玉毀珠，小盜不起。焚符破璽，而民朴鄙。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殫殘天下之聖法，而民始可與論議。擢亂六律，鑠絕竽瑟，塞瞽曠之耳，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。滅文章，散五采，膠離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。毀絕鉤繩，而棄規矩，攦工倕之指，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。故曰：大巧若拙。削曾史之行，鉗楊墨之口，攘棄仁義，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。彼人含其明，則天下不鑠矣。人含其聰，則天下不累矣。人含其知，則天下不惑矣。人含其德？則天下不僻矣。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：皆外立其德，而以爚亂天下者也，法之所無用也。爚，火光銷也。法之所無用者，不堪用以治天下也。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？昔者容成氏，大庭氏，伯皇氏，中夾氏，栗陸氏，驪畜氏，軒轅氏，赫胥氏，尊盧氏，祝融氏，伏羲氏，神農氏，當是時也，民結繩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樂其俗，安其居，鄰國相望，鷄

犬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。若此之時，則至治已。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，「其所有賢者，贏糧而趣之，」則內棄其親，而外去其主之事，足迹接諸侯之境，車軌結乎千里之外，則是上好知之過也。上誠好知而無道，則天下大亂矣。何以知其然耶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，則鳥亂於上矣。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，則魚亂於水矣。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，則獸亂於澤矣。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，（漸毒，漸漬之毒。頡滑，不正之語。解垢，詭辯之辭。）則俗惑於辯矣。故天下每每大亂，罪在於好知。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，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；皆知非其所不善，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，是以天下大亂。故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爍山川之精，中墮四時之施。惴耎之蟲，（微息能動之物，蝸牛之屬。）肖翹之物，（輕飛之物，蝶蛾之屬。）莫不失其性。甚矣夫！好知之亂天下也。自三代以下者是已。舍夫種種（謹厚貌。）之民，而

悅夫役役之佞；釋夫恬淡無爲，而悅夫哼哼〔多言之狀。〕之意，哼哼已亂天下矣。

在宥第十一

聞在宥天下，〔在，察也。宥，寬也。〕不聞治天下也；在之也者，恐天下之淫其性也；宥之也者，恐天下之遷其德也，天下不淫其性，不遷其德，有治天下者哉！昔堯之治天下也，使天下欣欣焉，人樂其性，是不恬也。桀之治天下也，使天下瘁瘁焉，人苦其性，是不愉也。夫不恬不愉，非德也。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，天下無之。〔恬愉自得，乃可長久。〕人大喜邪？毗於陽；大怒邪？毗於陰；〔喜屬陽，怒屬陰，故大喜則傷陽，大怒則傷陰。毗陽毗陰，言傷陰陽之和也。〕陰陽并毗，四時不至，寒暑之和不成，其反傷人之形乎！使人喜怒失位，居處無常，思慮不自得，中道不成章，於是乎天下始喬詰〔意不平也。〕卓鷙，〔行不平也。〕而後有桀跖曾史之行。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，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；故天下之大，

不足以賞罰。自三代以下者，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，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，故有善有惡。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，日不暇給，而惟賞罰之爲，則人亦惟奔走於賞罰之不遑而已，性命愈不得而安。而且說明邪？是淫於色也；說聰邪？是淫於聲也；說仁邪？是亂於德也；說義邪？是悖於理也；說禮邪？是相於技也；相羊，猶逍遙也。說樂邪？是相於淫也，說聖邪？是相於藝也；說知邪？是相於疵也。當理無悅，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。

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，之八者，存可也，亡可也；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，之八者，乃始臠卷愴囊而亂天下也。臠卷，不伸舒之狀。愴囊，猶搶攘也。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，甚矣天下之惑也！豈直過也而去之邪？乃齊戒以言之，跪坐以進之，鼓舞以儛之，吾若是何哉？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，莫若無爲。無爲也，而後安其性命之情。故貴以身爲天下，則可以託天下；愛以身爲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。能貴愛其身者，方不以身殉物，故天下亦可對託於其身以安其性命。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，無擢其聰明，尸居

而龍居，淵默而雷聲，神動而天隨，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。（炊累，如塵埃之自動也。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！（任其自然而已。）

崔瞿問於老聃曰：「不治天下，安藏人心？」老聃曰：「汝愼無攖人心。人心排下而進上，上下囚殺，（猶言憔悴。）淖約柔乎剛强；（能綽約則剛强者柔矣。）廉劌彫琢，其熱焦火，其寒凝冰；（焦火之熱，凝冰之寒，皆喜怒幷積之所生。若不彫不琢，各全其朴，則何冰炭之有哉。）其疾俛仰之間，而撫四海之外；（風俗之所動也。）其居也淵而靜，其動也縣而天，僨驕而不可係者，其惟人心乎。（人心之變，靡所不爲；順而放之，則靜而通；治而係之，則跂而僨。僨驕者，不可禁之勢也。）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，堯舜於是乎股無胈，脛無毛，以養天下之形，愁其五藏以爲仁義，矜其血氣以規法度；然猶有不勝也，堯於是乎放讙兜於崇山，投三苗於三峗，流共工於幽都，此不勝天下也，一施及三王，而天下大駭矣。下有桀跖，上有曾史，而儒墨畢起。於是乎喜怒

相疑，愚知相欺，善否相非，誕信相譏，而天下衰矣。大德不同，而性命爛漫矣。天下好知，而百姓求竭矣。（求竭雙聲語，猶上言爛漫，爲疊韻語也。求竭即膠葛，今作糾葛。）於是乎釿鋸制焉，繩墨殺焉，椎鑿決焉。天下脊脊大亂，罪在攖人心。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，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。今世殊死者相枕也，桁楊者相推也，刑戮者相望也，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。意！（同噫）甚矣哉！其無愧而不知恥也。甚矣！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，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，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！（桁楊，桎梏，皆刑具。椄，續木。槢，堅木。言接續桁楊使堅也。枘木，耑所以入鑿。——此言聖知爲桁楊接其槢，仁義爲桎梏鑿其枘，曾史爲桀跖嚆其矢也。）故曰：「絕聖棄知，天下大治。」

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，令行天下，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，故往見之曰：「我聞吾子達於至道，敢問至道之精。吾欲取天地之精，以佐五穀，以養人民。

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，爲之柰何？」廣成子曰：「而所欲問者，物之質也。而所欲官者，物之殘也。自而治天下，雲氣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黃而落，日月之光益以荒矣，（無色。）而佞人之心翦翦者，又奚足以語至道！」黃帝退，捐天下，築特室，席白茅，閒居三月，復往邀之。廣成子南首而臥，黃帝順下風，膝行而進，再拜稽首而問曰：「聞吾子達於至道，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？」廣成子蹷然而起，曰：「善哉乎乎！來！吾語汝至道：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。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。必靜必淸，無勞女形，無搖女精，乃可以長生。目無所見，耳無所聞，心無所知，女神將守形，形乃長生。愼女內，閉女外，多知爲敗。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，至彼至陽之原也；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，至彼至陰之原也。（大極陽陰之原，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。）天地有官，陰陽有藏，愼守

女身，物將自壯。我守其一而處其和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，吾形未嘗衰。』黃帝再拜稽首曰：『廣成子之謂天矣。』廣成子曰：『來！余語女。彼其物無窮，而人皆以爲終；彼其物無測，而人皆以爲極。得吾道者，上爲皇而下爲王；失吾道者，上見光而下爲土。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，百昌，猶言百物。土，無心者也。生於無心；反守無心。故余將去女，入無窮之門，以遊無極之野。吾與日月參光，吾與天地爲常。當我，緡乎！遠我，昏乎！物之去來，皆不覺也。人其盡死，而我獨存乎！』以死生爲一體，則極往而非存。

雲將東遊，過扶搖之枝，而適遭鴻蒙。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。雲將見之，倘然止，贄然立，曰：『叟何人耶？叟何爲此？』鴻蒙拊脾雀躍不輟，對雲將曰：『遊。』雲將曰：『朕願有問也。』鴻蒙仰而視雲將曰：『吁！』雲將曰：『天氣不和，地氣鬱結，六氣不調，四時不節，今我願合六氣之精，以育羣生，爲之柰何？』

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：『吾弗知！吾弗知！』雲將不得問，又三年，東遊過有宋之野，而適遭鴻蒙，雲將大喜，行趨而進曰：『天忘朕邪！天忘朕邪！』再拜稽首，願聞於鴻蒙。鴻蒙曰：『浮遊不知所求，猖狂不知所往；遊者鞅掌，失容 以觀無妄；朕又何知？』雲將曰：『朕也自以爲猖狂，而民隨予所往；朕也不得已於民，今則民之放也，願聞一言。』放，倣效也。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，故爲民所倣效而不得已也。鴻蒙曰：『亂天下之經，逆天下之情，玄天弗成。亂經逆情，則不能成玄默而得自然。解獸之羣，而鳥皆夜災，及草木，禍及止蟲。豸蟲 意！治人之過也！』雲將曰：『然則吾柰何？』鴻蒙曰：『意！毒哉！毒，常訓厚，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，其意甚厚。僊僊乎歸矣！』僊僊，猶翩翩也，坐起之貌。嫌不能隤然逋放，故遣使歸。雲將曰：『吾遇天難，願聞一言。』鴻蒙曰：『意心養，汝徒處無爲，而物來化，墮爾形體，杜爾聰明，倫與物忘，大同乎涬溟。心以用傷，養心者其唯不用心。理與物皆不存，懷而闇付自然，則無爲自化，與物無際。解心釋神，莫然無魂。坐亡任獨。萬物

云云，各復其根。各復其根，而不知，渾渾沌沌，終身不離。渾沌無知，而任其自復，乃能終身不離其本。若彼知之，乃是離之。知而復之，知與復離矣。無問其名，無闚其情，物故自生』。雲將曰：『天降朕以德，示朕以默，躬身求之，乃今也得』。再拜稽首，起辭而行。

世俗之人，皆喜人之同乎己，而惡人之異於己也。同於己而欲之，異於己而不欲者，以出乎衆爲心也。夫以出乎衆爲心者，曷常出乎衆哉？衆皆以出爲心，故所以爲衆人也。若我亦欲出乎衆，則與衆無異而不能出衆矣。夫衆皆以相出爲心，而我獨無往而不同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。因衆以甯所聞，不如衆技衆矣。吾一人之所聞，不如衆技多，故因之則甯也。若不因衆，則人之千萬皆我敵也。而欲爲人之國者，此攬乎三王之利，而不見其患者也。此以人之國僥倖也。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！其存人之國也，無萬分之一；其喪人之國也，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。悲夫！有土者之不知也。夫有土者，有大物也。有大物者，不可以物；物而不物，故能物物；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，

豈獨治天下而已哉？出入六合，游乎九州，獨往獨來，是謂獨有。獨有之人，是之謂至貴。大人之敎，若形之於影，聲之於響。有問而應之，盡其所懷，爲天下配。處乎無響，行乎無方，挈汝適復之撓撓，撓撓，自動也。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，即無爲之至也。以游無端，出入無旁，與日無始。頌論形軀，合乎大同。其形容與天地無異。大同而無己。無己惡乎得有有，覩有者，昔之君子；覩無者，天地之友。賤而不可不任者，物也。卑而不可不因者，民也。因其性而任之則治，反其性而凌之則亂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，不能因任故也。是以任賤者貴，因卑者尊，此必然之符也。匿而不可不爲者，事也。事藏於彼，故匿。彼各自爲，故不可不爲，但當因任耳。麤而不可不陳者，法也。法者，妙事之迹也。安可以積麤而不陳妙事哉。遠而不可不居者，義也。當乃居之，所以爲遠。親而不可不廣者，仁也。親則苦偏，必廣乃仁。節而不可不積者，禮也。夫禮節者，患於係一，故物物體之，則積而周矣。中而不可不高者，德也。事之下者，雖中非德。中者，順也。順其性而高也。一而不可不易者，道也，事之雖者，雖一非道。況不一哉。神而不可不爲者，天也。執意不爲，雖神非天，況不爲哉。故聖人觀於天而不

助，成於德而不累，出於道而不謀，會於仁而不恃，薄於義而不積，應於禮而不諱，接於事而不辭，齊於法而不亂，恃於民而不輕，因於物而不去。此言有爲，而仍歸於無爲。物者，莫足爲也，而不可不爲。不明於天者，不純於德。不通於道者，無自而可。不明於道者，悲夫！何謂道？有天道，有人道。無爲而尊者，天道也。有爲而累者，人道也。主者，天道也。臣者，人道也。天道之與人道也，相去遠矣，不可不察也。

天地第十二

天地雖大，其化均也。萬物雖多，其治一也。人卒雖衆，其主君也。君原於德，而成於天，故曰玄。古之君天下，無爲也，天德而已矣。任自然之德。以道觀言，而天下之君正。以道觀分，而君臣之義明。以道觀能，而天下之官治。以道汎觀，而萬物

之應備。故通於天地者，德也；行於萬物者，道也。上治人者，事也。能有所藝者，技也。技兼於事，事兼於義，義兼於德，德兼於道，道兼於天。故曰：古之畜天下者，無欲而天下足，無為而萬物化，淵靜而百姓定。記曰：通於一而萬事畢，無心得而鬼神服。

夫子曰：夫道，覆載萬物者也，洋洋乎大哉！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。（刳心，去其私以入於自然也。）無為為之之謂天，無為言之之謂德，愛人利物之謂仁，不同同之之謂大，行不崖異之謂寬，有萬不同之謂富；故執德之謂紀，德成之謂立，循於道之謂備，不以物挫志之謂完。君子明於此十者，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，（事心，立心也。言其立心之大。）沛乎其為萬物逝也。若然者，藏金於山，藏珠於淵，不利貨財，不近富貴；不樂壽，不哀夭，不榮通，不醜窮；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；不以王天下為己

處顯，顯則明；萬物一府，死生同狀。

夫子曰：夫道淵乎其居也，漻乎其淸也。金石不無以鳴，聲由寂彰。故金石有聲，不考不鳴，萬物孰能定之？感應無方。夫王德之人，素逝而恥通於事。逝借爲哲，知也。立之本原，而知通於神，故其德廣。其心之出，有物採之。故形非道不生，生非德不明。存形窮生，立德明道，非王德者邪？蕩蕩乎忽然出，勃然動，而萬物從之乎，此謂王德之人。視乎冥冥，聽乎無聲。冥冥之中，獨見曉焉；無聲之中，獨聞和焉。故深之又深，而能物焉；神之又神，而能精焉。故其與萬物接也，至無而供其求，時騁而要其宿，大小長短修遠。

黃帝遊於赤水之北，登乎崑崙之丘，而南望還歸，遺其玄珠；玄者幽深莫測，珠者體圓而光，以比道眞。使知索之而不得，言用知不足以得眞。使離朱索之而不得，明不足以得眞。使喫詬索之而不得

也；多力不足以得眞。乃使象罔，象罔得之。象罔然，即眞也。黃帝曰：「異哉！象罔乃可以得之乎！」

堯之師曰許由，許由之師曰齧缺，齧缺之師曰王倪，王倪之師曰被衣。堯問於許由曰：「齧缺可以配天乎？謂爲天子。吾藉王倪以要之。」許由曰：「殆哉圾乎天下！圾，危也。言爲天下危。齧缺之爲人也，聰明叡知，給數以聰，供應頻亢而敏捷。其性過人，而又乃以人受天；謂用知以求復其初。彼審乎禁過，而不知過之所由生。彼審乎用知以禁過，而不知過之所生，即在於用知也。與之配天乎，彼且乘人而無天；使彼任天下，則使人失自然之性。方且本身而異形，方且，方將有所爲也。夫以萬物爲本，則蛩變可一，而異形可同。斯迹也，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，則萬物乖矣。方且尊知而火馳，火當爲北，分也。方且爲緒使，當爲使緒。使，事也。緒，端也。謂將興後世事役之端。方且爲物絯，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。方且四顧而物應，將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。方且應衆宜，將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，以應衆宜也。方且與物化，將使後世與物相逐。而未始有恆。此皆盛當時之宜也，然今日受其德，而明日承其弊矣。夫何足以配天乎？雖然，有族有祖，其事類可得而祖效。可以爲衆父，而不可以爲衆父父。衆父父者，所以迹也。治亂之率

也，非但治主，乃爲亂率。北面之禍也，南面之賊也。」

堯觀乎華，華封人曰：「嘻！聖人！請祝聖人，使聖人壽！」堯曰：「辭。」「使聖人富。」堯曰：「辭。」「使聖人多男子。」堯曰：「辭。」封人曰：「壽，富，多男子，人之所欲也；女獨不欲何耶？」堯曰：「多男子則多懼，富則多事，壽則多辱，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，故辭。」封人曰：「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？今然。猶乃君子也。天生萬民，必授之職。多男子而授之職，則何懼之有？富而使人分之，則何事之有？夫聖人鶉居而鷇食，野處，仰處而足。鳥行而無彰；鳥行虛空，過而無迹。天下有道，則與物皆昌；天下無道，則修德就閒；千歲厭世，去而上僊，乘彼白雲，至於帝鄉；三患莫至，無病，不老，不死。身常無殃，則何辱之有？」封人去之，堯隨之曰：「請問。」封人曰：「退已。」

堯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爲諸侯。堯授舜，舜授禹，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。禹往見之，則耕在野。禹趨就下風，立而問焉，曰：「昔堯治天下，吾子立爲諸侯；堯授舜，舜授予，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，敢問其故何也？」子高曰：「昔堯治天下，不賞而民勸，不罰而民畏。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立，後世之亂自此始矣。夫子闔行邪！無落敗也吾事。」俋俋乎耕而不顧。

泰初有無，無有無名。泰初，氣之始也。無有故無所名。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，一者，有之初至妙者也。至妙，故未有物理之形耳。夫一之所起，起于至一，非起于無也。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于初者，蓋以初者未生而得生。得生之難，而猶上不資于無，下不待于知，突然而自得此生矣；又何營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。物得以生，謂之德。未形者有分，且然無間，謂之命。留動而生物，物成生理，謂之形。形體保神，各有儀則，謂之性。失德形性命，因變立名，其于自得一也。性修反德，德至同於初。恆以不爲而自得之。同乃虛，虛乃大。同乃虛者，神返於虛也。虛乃大者，虛則無所不容納也。合喙鳴，無心于言而自言者，合於喙鳴。喙鳴合，與天地爲合。天地亦無心而自動。

其合緡緡，若愚若昏，（坐忘自合。）是謂玄德，同乎大順。

夫子問於老聃曰：「有人治道若相放，（若相倣效。）可不可，（强不可以爲可。）然不然，（强不然以爲然。）辯者有言曰，『離堅白，若縣寓。』（若，度也。縣寓者，即寰宇也。）若是則可謂聖人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胥易技係，勞形怵心者也。執留之狗成思，猨狙之便自山林來。（成思，被留而愁思也。自山林來，捕自山林也。喻勞形怵心，不能自適其適。）！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。凡有首有趾，無心無耳者衆；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。其動止也，其死生也，其廢起也，此又非其所以也。（皆自而然，非其所用而然。）有治在人，（不在乎主自用。）忘乎物，忘乎天，其名爲忘己。忘己之人，是之謂入於天。」

將閭葂見季徹曰：「魯君謂葂也曰：『請受教。』辭不獲命，既已告矣，未知中否，請嘗薦之。（試陳之也。）吾謂魯君曰：必服恭儉，拔出公忠之屬，而無阿私，民孰敢不

轍。」季徹局局然笑曰：「若夫子之言，於帝王之德，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，則必不勝任矣。且若是，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，多物將往，投迹者衆。」自處高顯，若臺觀之可觀。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，而蹢跂自多以附之。亢足投迹，不安其本步也。將閭葂覤覤然。驚狀驚曰：「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。雖然，願先生之言其風也。」風爲讀凡，言其大凡也。季徹曰：「大聖之治天下也，搖蕩民心，使之成敎易俗，舉滅其賊心，而皆進其獨志若。順也性之自爲，而民不知其所由然。若然者，豈兄堯舜之敎民，溟涬然弟之哉？兄即況字，謂比況也。弟乃夷之誤，平等之義也。欲同乎德而心居矣。」居者，不逐於外也。心不居則德不同。

子貢南游於楚，反於晉，過漢陰，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，鑿隧而入井，抱甕而出灌，搰搰然用力甚多，而見功寡。子貢曰：「有械於此，一日浸百畦，用力甚寡，而見功多，夫子不欲乎？」爲圃者卬而視之，曰：「奈何？」曰：「鑿木爲機，

後重前輕，挈水若抽，數如泆湯，其名爲槔。』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：『吾聞之吾師，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。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；純白不備，則神生不定；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載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爲也。』子貢瞞然慚，俯而不對。有間，爲圃者曰：『子奚爲者邪？』曰：『孔丘之徒也。』爲圃者曰：『子非夫博學以擬聖，於于（誇誕貌。）以蓋衆，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？汝方將忘汝神氣，墮汝形骸，而庶幾乎？（庶幾，近道也。不忘不墮，則無庶幾之道。）而身之不能治，而何暇治天下乎？子往矣！無乏吾事。』子貢卑陬失色，頊頊然不自得，行三十里而後愈。其弟子曰：『向之人何爲者邪？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，終日不自反邪？』曰：『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，（謂孔子。）不知復有夫人也。吾聞之夫子，事求可，功求成，用力少見功多者，聖人之道。今徒不然，執

道者德全，德全者形全，形全者神全，神全者，聖人之道也。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，汒乎淳備哉！功利機巧，必忘夫人之心。若夫人者，非其志不之，非其心不爲；雖以天下譽之，得其所謂，謷然不顧，以天下非之，失其所謂，儻然不受。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，是謂全德之人哉！我之謂風波之民。」（風波，言易動也。）反於魯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。識其一，不知其二；始其內，而不治其外。夫明白入素，無爲復樸，體性抱神，以遊世俗之間者，汝將固（通胡）驚邪？（眞渾沌與世同波而不自失，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，豈必使汝驚哉。）且渾沌氏之術，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？」

諄芒將東之大壑，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。苑風曰：「子將奚之？」曰：「將之大壑。」曰：「奚爲焉？」曰：「夫大壑之爲物也，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；吾

將游焉。」苑風曰：「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？願聞聖治。」諄芒曰：「聖治乎？官施而不失其宜，拔舉而不失其能，畢見其情事，而行其所爲；行言自爲而天下化，手撓顧指，四方之民莫不俱至。此之謂聖治。」「願聞德人。」曰：「德人者，居無思，行無慮，不藏是非美惡。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；共給之之謂安。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，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。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；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。此謂德人之容。」「願聞神人。」曰：「上神乘光與形滅亡。此謂照曠。致命盡情，天地樂而萬事銷亡，萬物復情，此之謂混冥。」

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，赤張滿稽曰：「不及有虞氏乎！故離此患也。」門無鬼曰：「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？其亂而後治之與？」赤張

滿稽曰：「天下均治之爲願，而何計以有虞氏爲？有虞氏之藥瘍也，禿而施髢，病而求醫。孝子操藥以修進也慈父，其色燋然，聖人羞之。孝子以藥進父，然不能使其父無病，故爲聖人所羞，以爲亂而後治之喻。至德之世，不尚賢，不使能，上如標枝，樹杪之枝，無心在上。民如野鹿，放而自得。端正而不知以爲義，相愛而不知以爲仁，實而不知以爲忠，當而不知以爲信，蠢動而相使，不以爲賜。是故行而無迹，事而無傳。」孝子不諛其親，忠臣不諂其君，臣子之盛也。親之所言而然，所行而善，則世俗謂之不肖子，君之所言而然，所行而善，則世俗謂之不肖臣，而未知此其必然耶？此直遂俗而從君親，故俗謂不肖耳，未知至當正在何許。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，所謂善而善之，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。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？謂己道人，則勃然作色；謂己諛人，則怫然作色；而終身道人也，終身諛人也。合譬飾辭，聚衆也，是始終本末不相坐。合譬飾辭，應受導諛之罪，而世復以此得人，以此聚衆，亦

爲從俗者恒不見罪也。垂衣裳，設采色，動容貌，以媚一世，而不自謂道諛，與夫人之謂徒通是非，而不自衆人，愚之至也。知其愚者，非大愚也；知其惑者，非大惑也。大惑者終身不解，大愚者終身不靈。三人行而一人惑，所適者猶可致也，惑者少也。二人惑，則勞而不至，惑者勝也。而今也以天下惑，予雖有祈嚮，不可得也，不亦悲乎！祈，告也。嚮，鄉導。言天下皆惑，雖指示迷途，終不可得道也。大聲不入於里耳，折揚皇荂俚曲則嗑然而笑。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，至言不出，俗言勝也。以二缶鐘惑，而所適不得矣。二爲一字之誤，缶爲企字之誤，鐘當作踵。一企踵，猶言一舉踵，不過步武之間耳，然以一企踵惑，則已不得其所適矣。而今也以天下惑，予雖祈嚮，其庸可得邪？知其不可得也而又强之，又一惑也；故莫若釋之而不推。不推誰其比憂？釋，舍也。推，求也。此言推求無益，徒自其憂耳。

厲之人夜半生子，遽取火而視之，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。厲之人，醜惡人也。百年之木，

破爲犧樽，青黃而文之，所斷在溝中。比犧樽於溝中之斷，則美惡有間矣；其於失性一也。蹠與曾史，行義有間矣，然其失性均也。且夫失性有五：一曰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；二曰五聲亂耳，使耳不聰；三曰五臭薰鼻，困惾中顙；（刺鼻，逆於顙也。）四曰五味濁口，使口厲爽；五曰趣舍滑心，使性飛揚；（滑，亂也。）此五者，皆生之害也。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，非吾所謂得也。夫得者困，可以爲得乎？則鳩鴞之在於籠也，亦可以爲得矣。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，（柴，梗礙也。以趣舍芥帶於胸中也。）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，內支盈（盈，滿。）於柴柵，外重纆繳，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，則是罪人交臂歷指，而虎豹在於囊檻，亦可以爲得矣。

天道第十三

天道運而無所積，故萬物成。帝道運而無所積，故天下歸。聖道運而無所積，

故海內服。（積謂滯積不通。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。）明於天，通於聖，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，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。（六通，謂六氣：陰陽風雨晦明。四辟，四方開也。）聖人之靜也，非曰靜也，善故靜也。萬物無足以鐃心者，故靜也。水靜，則明燭鬚眉；平中準，大匠取法焉；水靜猶明，而況精神。聖人之心靜乎，天地之鑒也，萬物之鏡也。夫虛靜恬淡，寂寞無爲者，天地之平，而道德之至。故帝王聖人休焉。休則虛，虛則實，實者倫矣。虛則靜，靜則動，動則得矣。靜則無爲，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。無爲則俞俞，（從容自得貌。）俞俞者憂患不能處，年壽長矣。夫虛靜恬淡，寂寞無爲者，萬物之本也。明此以南鄉，堯之爲君也；明此以北面，舜之爲臣也；以此處上，帝王天子之德也；以此處下，玄聖素王之道也；以此退居而閒游，江海山林之士服；以此進爲而撫世，則功名大顯而天下一也。靜而聖，動而王，無爲也而尊，樸素而天下

莫能與之爭美。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，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，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。與人和者，謂之人樂。與天和者，謂之天樂。莊子曰：「吾師乎！吾師乎！𩐈萬物而不爲戾；澤及萬世而不爲仁；長於上古而不爲壽，覆載天地，刻雕衆形，而不爲巧；此之謂天樂。」故曰：知天樂者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；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故知天樂者，無天怨，無人非，無物累，無鬼責。故曰：其動也天，其靜也地，一心定而王天下。其鬼不祟，其魂不疲，一心定而萬物服。言以虛靜推於天地，通於萬物，此之謂天樂。天樂者，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。夫帝王之德，以天地爲宗，以道德爲主，以無爲爲常。無爲也，則用天下而有餘；有爲也，則爲天下用而不足，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。上無爲也，下亦無爲也，是下與上同德。下與上同德，則不臣。下有爲也，上亦

有爲也，是上與下同道，上與下同道，則不主。上必無爲而用天下，下必有爲爲天下用，此不易之道也，故古之王天下者，知雖落（絡也）天地，不自慮也；辯雖雕（周遍）萬物，不自說也；能雖窮海內，不自爲也。天不產而萬物化，地不長而萬物育，帝王無爲而天下功。故曰：莫神於天，莫富於地，莫大於帝王。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。此乘天地，馳萬物，而用人羣之道也。本在於上，末在於下；要在於主，詳在於臣。三軍五兵之運，德之末也。賞罰利害五刑之辟，教之末也，禮法度數刑比詳，治之末也，鐘鼓之音，羽毛之容，樂之末也。哭泣衰絰隆殺之服，哀之末也——此五末者，精神之運，心術之動，然後從之者也。末學者，古人有之，而非所以先也。（所以先者，本也。）君先而臣從，父先而子從，兄先而弟從，長先而少從，男先而女從，夫先而婦從。夫尊卑先後，天地之行也，故聖人取象焉。天

尊地卑，神明之謂也。春夏先，秋冬後，四時之序也。萬化作，萌區有狀，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。夫天地至神，而有尊卑先後之序，而況人道乎，宗廟尙親，朝廷尙尊，鄉黨尙齒，行事尙賢，大道之序也。語道而非其序者，非其道也。語道而非其道者？安取道？所以取道，爲有序也。是故古之明大道者，先明天，而道德次之；道德已明，而仁義次之；仁義已明，而分守次之；分守已明，而形名次之；形名已明，而因任次之，因材任使。因任已明，而原省省察次之；原省已明，而是非次之；是非已明，而賞罰次之；賞罰已明，而愚知處宜，貴賤履位，仁賢不肖襲情，各自行其所能之情。必分其能，必由其名。以此事上，以此畜下，以此治物，以此修身。知謀不用，必歸其天。此之謂太平，治之至也。故書曰：『有形有名。』形名者，故人有之，而非所以先也。古之語大道者，五變而形名可舉，九變而賞罰可言也。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，

至賞罰而九，此自然先後之序也。驟而語形名，不知其本也。驟而語賞罰，不知其始也。倒道而言，迕道而說者，人之所治也，安能治人。治人者必順序。驟而語形名賞罰，此有知治之具，非知治之道。可用於天下，不足以用天下，此之謂辯士，一曲之人也。禮法數度，形名比詳，古人有之。此下之所以事上，非上之所以畜下也。寄此事於羣才，斯乃畜下也。昔者舜問於堯曰：『天王之用心何如？』堯曰：『吾不敖無告，不廢窮民，苦死者，嘉孺子，而哀婦人。此吾所以用心已。』舜曰：『美則美矣，而未大也。』堯曰：『然則何如？』舜曰：『天德而出寗，寗，登也。出寗土之說。天登而土寗，所謂地平天成也。日月照而四時行，若晝夜之有經，雲行而雨施矣。』堯曰：『膠膠擾擾乎！膠，滯。擾，亂。堯聞舜言，自嫌滯亂也。子天之合也，我人之合也。』夫天地者，古之所大也，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。故古之王天下者，奚爲哉？天地而已矣。

孔子西藏書周室，子路謀曰：『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，免而歸居，夫子欲藏書，則試往因焉。』孔子曰：『善。』往見老聃，而老聃不許，於是繙（申言）十二經以說老聃。中其說，曰：『大謾，願聞其要。』孔子曰：『要在仁義。』老聃曰：『請問仁義人之性邪？』孔子曰：『然。君子不仁則不成，不義則不生。仁義眞人之性也，又將奚爲矣？』老聃曰：『請問何謂仁義？』孔子曰：『中心物愷，兼愛無私，此仁義之情也。』老聃曰：『意，幾乎！後言夫兼愛，

（物愷爲易之誤，易愷即豈弟，訓作樂易。）

不亦迂乎！（後言，失言也。迂，去道遠也。）無私焉，乃私也。（有意於無私，即所以爲私。）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？則天地固有常矣，日月固有明矣，星辰固有列矣，禽獸固有羣矣，樹木固有立矣。夫子亦放德而行，循道而趨，已至矣。（牧，養也。萬物皆有以自養，不待于兼愛也。）又何偈偈乎（用力之狀）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？意，夫子亂人之性也！』

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：『吾聞夫子聖人也，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，百舍百日止宿。重趼足生厚皮。而不敢息。今吾觀子非聖人也。鼠壤有餘蔬，而棄妹，不仁也；食有餘而棄其妹不養，是不仁也。生熟不盡於前，而積斂無崖。』生熟不盡於前，則與者可以無取，乃積斂而不知止，是猶可譏也。老子漠然不應。士成綺明日復見曰：『昔者吾有刺於子，今吾心正卻矣，自甘退聽。何故也？』老子曰：『夫巧知神聖之人，吾自以為脫焉。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；呼我馬也，而謂之馬。隨物所名。苟有其實，人與之名而弗受，再受其殃。吾服也恆服，吾非以服有服。』吾之服從人，乃恆常也，非有心以服之也。士成綺雁行避影，側身而行。履行遂進，躡步而前。而問修身若何。老子曰：『而容崖然，趨進不安之貌。而目衝然，突目而視。而顙頯然，高廣之貌。而口闞然，虓豁之貌。而狀義然，自許之貌。似繫馬而止也；志在奔馳。動而持，不自舒放。發而機，趣舍速。察而審，明是非。知巧而覩於泰，泰，驕也。恃知巧則驕態可覩也。凡以為不信。邊竟有人焉，

其名爲竊」。（邊境之人無信義，以言不信之人，厚自矜飾，是亦竊盜而已。）

夫子曰：夫道，於大不終，於小不遺，故萬物備。廣廣乎其無不容也！淵乎其不可測也！形德仁義，神之末也。非至人孰能定之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？而不足以爲之累；（用世故不患其大。）天下奮棅，而不與之偕；（棅，權柄。此言靜而順之。）審乎無假，而不與利遷；（任眞直往。）極物之眞，能守其本；故外天地，遺萬物，而神未嘗有所困也。通乎道，合乎德，退仁義，賓（擯棄）禮樂，至人之心有所定矣。（定于無爲。）世之所貴道者書也。書不過語，語有貴也。語之所貴者意也。意有所隨。意之所隨者，不可以言傳也。而世因貴言傳書。世雖貴之哉，猶不貴也，爲其貴非其貴也。（道不可以言傳，其貴恆在意言之表。）故視而可見者，形與色也；聽而可聞者，名與聲也。悲夫！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，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，則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而世

豈識之哉？彼，不可以言傳者也。情，實也，此絕學去尙之意也。

桓公讀書於堂上，輪扁斲輪於堂下，釋椎鑿而上，問桓公曰：『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耶？』公曰：『聖人之言也。』曰：『聖人在乎？』公曰：『已死矣。』曰：『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！』桓公曰：『寡人讀書，輪人安得議乎！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』輪扁曰：『臣也以臣之事觀之：斲輪徐則甘而不固，疾則苦而不入；不徐不疾，得之於手而應於心；口不能言，有數存焉於其間；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；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。此言物各有性，教學無益。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。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！』

天運第十四

天其運乎！不運自行。地其處乎！不處自止。日月其爭於所乎！不爭所而自代謝。孰主張是？孰綱維

是？孰居無事推而行是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？雲者爲雨乎？雨者爲雲乎？（俱不能相爲，各自爾也。）孰隆（通降）施是？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？（淫樂，高興之謂。猶曰孰居無事高興爲此。）風起北方，一西一東，有上彷徨；孰噓吸是？孰居無事而披拂是？敢問何故？」巫咸袑曰：「來！吾語汝。天有六極五常，帝王順之則治，逆之則凶。九洛（洛書九疇。）之事，治成德備，監照下土，天下戴之，此謂上皇。」（皆順其自然故也。）

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，莊子曰：「虎狼，仁也。」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莊子曰：「父子相親，何爲不仁？」曰：「請問至仁。」莊子曰：「至仁無親。」太宰曰：「蕩聞之：無親則不愛，不愛則不孝，謂至仁不孝可乎？」莊子曰：「不然。夫至仁尚矣，孝固不足以言之；此非過孝之言也，不及孝之言也。（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，然後至矣。凡名生於不及者，故過仁孝之名。）夫南行者至於郢，北面而不見冥山，是何也？則去之遠也。（言背去之遠，義不南見以爲至仁忘孝

之喻。

故曰：以敬孝易，以愛孝難；以愛孝易，而忘親難；忘親易，使親忘我難；使親忘我易，兼忘天下難；兼忘天下易，使天下兼忘我難。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，利澤施於萬世，天下莫知也，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？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，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，不足多也。故曰：至貴，國爵幷焉；幷者，除棄之謂。夫貴在于身，身猶忘之，況國爵乎，斯貴之至也。至富，國財幷焉；至富者，自足而已，故除天下之財也。至願，名譽幷焉；所至願者，適也。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。是以道不渝。』去華取實故也。

北門成問於黃帝曰：『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，吾始聞之懼，復聞之怠，卒聞之而惑；蕩蕩默默，乃不至得。』帝曰：『女殆其然哉！吾奏之以人，徵之以天，行之以禮義，建之以大清。至樂者，非音聲之謂也。必先順乎天，應乎人，得于心而適于性，然後發之以聲，奏之以曲焉。夫至樂者，先應之以人事，順之以天理，行之以五德，應之以自然，然後調理四時，大和

萬物，四時迭起，萬物循生。一盛一衰，文武倫經。猶言經綸。一淸一濁，陰陽調和。流光其聲，蟄蟲始作，吾驚之以雷霆。其卒無尾，其始無首。運轉無極。一死一生，一僨一起，所常無窮，常借爲向。而一不可待，一不可待者，皆不可待也。女故懼也。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，燭之以日月之明。所謂用天之道。其聲能短能長；能柔能剛；變化齊一，不主故常。在谷滿谷，在阬滿阬；塗卻守神，以物爲量。樂之盈滿，無所不周。卻，隙。塗，塞。言塞於人之耳目，而守於人之神明。以物爲量，因物之大小，隨其所受也。滿谷滿阬，就地言。塗郤守神，就人言。以物爲量，就物言。其聲揮綽，其名高明。是故鬼神守其幽，不離其所。日月星辰行其紀。不失其度。吾止之於有窮，流之於無止。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，望之而不能見也，逐之而不能及也。儻然立於四虛之道，弘斂無偏。倚於槁梧而吟。無所復爲。目知窮乎所欲見，力屈乎所欲逐，吾既不及已。夫形充空虛，乃至委蛇，女委蛇故怠。形充空虛，無身也，無身故能委蛇，委蛇任性，而悚懼之情怠也。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，調之以自然之命。

故若混逐叢生，林樂而無形，林借為隆，豐大也。布揮而不曳，幽昏而無聲；自然之命，若行若無，故其聲若混然相逐，叢然並生，樂而無形，其布散發作，雖若搖蕩，而不留曳；其幽深昏默，則寂然無聲。動於無方，居於窈冥；或謂之死，或謂之生；或謂之實，或謂之榮；行流散徙，不主常聲。隨物而變。世疑之，稽於聖人。聖也者，達於情而遂於命也。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，此之謂天樂。無言而心說。故有焱氏為之頌曰：「聽之不聞其聲，視之不見其形，充滿天地，苞裹六極。」女欲聽之，而無接焉，而故惑也。樂也者，始於懼，懼故祟。吾又次之以怠，怠故遁。卒之於惑，惑故愚，愚故道，道可載而與之俱也。」以無知為愚，愚乃至也。

孔子西游於衛，問師金曰：「以夫子之行為奚如？」師金曰：「惜乎而夫子其窮哉！」顏淵曰：「何也？」師金曰：「夫芻狗之未陳也，結芻為狗，巫祝用之。盛以篋衍，巾以文繡，尸祝齋戒以將之；及其已陳也，行者踐其首脊，蘇者取而爨之而

已。衍，笥也。蘇，取草。將復取而盛以篋衍，巾以文繡，游居寢臥其下，彼不得夢，必且數眯焉。眯，夢魘也。此言廢棄之物，於時無用，則更致它妖也。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，取同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，故伐樹於宋，削跡於衞，窮於商周，是非其夢耶？圍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死生相與鄰，是非其眯耶？夫水行莫如用舟，而陸行莫如用車；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，則沒世不行。尋常古今，非水陸與？周魯非舟車與？今蘄行周於魯，是猶推舟於陸也。勞而無功，身必有殃。彼未知無方之傳，應物而不窮者也。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？引之則俯，舍之則仰。彼人之所引，非引人也，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。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，不矜於同，而矜於治。矜，尚也。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，其猶柤梨橘柚耶？其味相反，而皆可於口。故禮義法度者，應時而變者也。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，彼必

齕齧挽裂，盡去而後慊。觀古今之異，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。言用古不能治今者，以其情不相宜也。

故西施病心而矉，同蹙【其里】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，歸亦捧心而矉【其里】，其里之富人見之，堅閉門而不出；貧人見之，挈妻子而去之走。彼知美矉，而不知矉之所以美。言法古者只知古之善，而不知古之所以善。惜乎，而夫子其窮哉！」

孔子行年五十有一，而不聞道，乃南之沛，見老聃。老聃曰：「子來乎？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，子亦得道乎？」孔子曰：「未得也。」老子曰：「子惡乎求之哉？」曰：「吾求之於度數，五年而未得也。」老子曰：「子又惡乎求之哉？」曰：「吾求之於陰陽，十有二年而未得。」老子曰：「然，使道而可獻，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；使道而可進，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；使道而可以告人，則人莫不告其兄弟；使道而可以與人，則人莫不與其子孫；然而不可者，無他也，

中無主而不止，心中無受道之質，則雖聞道而過去也。外無正而不行。在外無能正之功，雖聞道而不知行也。由中出者，不受於外，聖人不出。由外入者，無主於中，聖人不隱。依據名，公器也；不可多取。仁義，先王之蘧廬也，傳舍止可以一宿，而不可以久處，覯而多責。夫仁義者，人之性也。人性有變，古今不同也。故游寄而過去，則冥若無滯；而係於一方則見，見則僞生，僞生而責多矣。古之至人，假道於仁，託宿於義；隨時而變，無常迹也。以遊逍遙之虛，食於苟簡之田，立於不貸之圃。逍遙，無爲也；苟簡，易養也；不貸，無出也；古者謂是采眞之遊。以富爲是者，不能讓祿；以顯爲是者，不能讓名；親權者，不能與人柄。操之則慄，舍之則悲，而一無所鑒，以闚其所不休者，是天之戮民也。怨恩取與，諫敎生殺，八者：正之器也。惟循大變無所湮者，爲能用之。故曰：正者正也，其心以爲不然者，天門弗開矣。』天門，心也，大道也。守故不變，則失正矣。

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。老聃曰：『夫播糠眯目，則天地四方易位矣；蚊虻噆

膚則通夕不寐矣。外物加之，雖小，而傷性已大也。 夫仁義憯然，乃憤吾心，亂莫大焉。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，質全而仁義著。 吾子亦放風而動，總德而立矣；風自動而依之，德自立而秉之，斯易持易行。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？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，其猶擊鼓而求逃者，無由得也。 夫鵠不日浴而白，烏不日黔而黑。自然各已足。 黑白之朴，不足以爲辯。俱自然耳，無所偏尚。 名譽之觀，不不足以爲廣。至足者，忘名譽，故廣。 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」

孔子見老聃歸，三日不談。弟子問曰：「夫子見老聃，亦將何規哉？」孔子曰：「吾乃今於是乎見龍！龍，合而成體，散而成章，謂能變化。 乘乎雲氣，而養乎陰陽。能因御無方，自然已足。 予口張而不能嗋，予又何規老聃哉！」 子貢曰：「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，雷聲而淵默，發動如天地者乎？賜亦可得而觀乎？」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。老聃方將倨堂而應，微曰：「予年運而往矣，子將何以戒我乎？」 子貢

曰：『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，其係聲名一也；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？』老聃曰：『小子少進，子何以謂不同？』對曰：『堯授舜，舜授禹，禹用力而湯用兵，文王順紂而不敢逆，武王逆紂而不肯順，故曰不同。』老聃曰：『小子少進，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。黃帝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一；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。堯之治天下，使民心親，民有爲其親殺其殺，而民不非也。舜之治天下，使民心競；民孕婦十月生子，子生五月而能言，不至乎孩而始誰，則人始有夭矣。禹之治天下，使民心變，人有心而兵有順，[illegible]訓 殺盜非殺，人自爲種天下耳。通俾，自作也。 是以天下大駭，儒墨皆起。其始作有倫，而今乎婦女，何言哉！今之以女爲婦，而上下悖逆者，非作始之無理，但至理之弊遂至于此。弊生於理，故無所復言。 余語汝：三皇五帝之治天下，名曰治之，而亂莫甚焉。三皇之知，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睽山川之精，中墮

四時之施，其知憯於蠣蠆之尾，鮮規之獸，（小蟲）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，而猶自以為聖人，不可恥乎？其無恥也！」子貢蹵蹵然立不安。

孔子謂老聃曰：「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，自以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，以奸（干犯）者七十二君，論先王之道，而明周召之迹，一君無所鉤用。甚矣夫！人之難說也！道之難明邪？」老子曰：「幸矣，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！夫六經，先王之陳迹也，豈其所以迹哉？今子之所言，猶迹也。夫迹，履之所出，而迹豈履哉？夫白鶂之相視，眸子不運而風化；蟲，雄鳴於上風，雌應於下風而風化；類自為雌雄，故風化。（鶂以眸子相視而生，蟲以鳴聲相應而生，是為風化。）性不可易，命不可變，時不可止，道不可壅。苟得於道，無自而不可；失焉者，無自而可。」孔子不出三月，復見曰：「丘得之矣！烏鵲孺，（鳥孚乳而生。）魚傅沫，（魚吐沫生。）細要者化；（細腰之蟲，蜂化之屬。）有弟而兄啼。（言人之[illegible]舍長而視幼，故啼。）久

矣夫！丘不與化爲人！不與化爲人，安能化人？」（與化爲人者，任其自化也。若播六經以說，非也。）老子曰：「可，丘得之矣。」

刻意第十五

刻意尙行，離世異俗，高論怨誹，爲亢而已矣；此山谷之士，非世之人，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。語仁義忠信，恭儉推讓，爲修而已矣；此平世之士，教誨之人，遊居學者之所好也。語大功，立大名，禮君臣，正上下，爲治而已矣；此朝廷之士，尊主彊國之人，致功幷兼者之所好也。就藪澤，處閒曠，釣魚閒處，無爲而已矣；此江海之士，避世之人，閒暇者之所好也；吹呴呼吸，吐故納新，熊經鳥申，（若熊之攀樹而引氣。若鳥之嚬呻。）爲壽而已矣；此道引之士，養形之人，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。

若夫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修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閒，不道引而壽，（所謂自然。）

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，澹然無極，而衆美從之；此天地之道，聖人之德也。故曰：夫恬淡寂寞，虛無無爲，此天地之平，而道德之質也。故曰：聖人休休焉，則平易矣；平易則恬淡矣。平易恬淡，則憂患不能入，邪氣不能襲；故其德全而神不虧。故曰：聖人之生也天行，（任自然而運動。）其死也物化。（蛻然無所係。）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（動靜無心，而付之陰陽也。）不爲福先，不爲禍始。感而後應，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。（任理而起，吾不得已也。）去知與故，循天之理。故無天災，無物累，無人非，無鬼責。其生若浮，其死若休。不思慮，不豫謀。光矣而不耀，（用天下之自光，非吾耀也。）信矣而不期。（用天下之自信，非吾期也。）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，其神純粹，其魂不罷。虛無恬淡，乃合天德。故曰：悲樂者，德之邪。喜怒者，道之過。好惡者，德之失。故心不憂樂，德之至也。一而不變，靜之至也。無所於忤，虛之至也。不與物交，淡之至也。無所於逆，粹之至也。故曰：

形勞而不休則弊，精用而不已則勞，勞則竭。水之性，不雜則清，莫動則平；鬱閉而不流，亦不能清，天德之象也。故曰：純粹而不雜，靜一而不變，淡而無爲，動而以天行，此養神之道也。夫有干越之劍者，柙而藏之，不敢用也，寶之至也。精神四達並流，無所不極，上際於天，下蟠於地，化育萬物，不可爲象，其名爲同帝。同天帝之不爲。 純素之道，唯神是守；守而勿失，與神爲一。一之精通，合於天倫。野語有之曰：「衆人重利，廉士重名，賢士尚志，聖人貴精。」故素也者，謂其無所與雜也。純也者，謂其不虧其神也。能體純素，謂之眞人。

繕性第十六

繕性於俗，繕，治也。【俗】學以求復其初；滑欲於俗，滑，亦治也。思以求致其明；謂之蔽蒙之民。古之治道者，以恬養知。生而無以知爲也，謂之以知養恬。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，則

雖知與萬物而恬然自得也。知與恬交相養，而和理出其性。夫德，和也；道，理也。德無不容，仁也；道無不理，義也；義明而物親，忠也；中純實而反乎情，樂也；信行容體而順乎文，禮也。仁義交彰其心，所以爲忠。反乎情以歸性，所以爲樂，信容體之所行，而順其自然之節文者，其迹則禮。禮樂偏行，則天下亂矣。以一體之所履，一志之所樂，行之天下，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。彼正而蒙己德，德則不冒，冒則物必失其性也。各正性命，而自蒙己德，初不以此冒彼也。若以此冒彼。安得不其失性哉。冒，覆也。古之人，在混芸之中，與一世而得澹漠焉。當是時也，陰陽和靜，鬼神不擾，四時得節，萬物不傷，羣生不夭，人雖有知，無所用之，此之謂至一。當是時也，莫之爲而常自然。物皆自然，故至一也。逮德下衰，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，是故順而不一。世已失一，或不可解，故釋而不推，順之而已。德又下衰，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，是故安而不順。安之於其所安而已。德又下衰，及唐虞始爲天下，興治化之流，澆淳散樸，離道以善，險德以行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；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，然後附

之以文，益之以博，文滅質，博溺心，然後民始惑亂，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。由是觀之，世喪道矣，道喪世矣，世與道交相喪也。〔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，然世存則貴之，貴之，道斯喪矣。道不能使世不貴，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，故交相喪也。〕道之人何由興乎世？世亦何由興乎道哉？〔若不貴，乃交相興也。〕道無以興乎世，世無以興乎道，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，其德隱矣。隱故不自隱。〔賢道德雖隱，世隱之也，聖人不自隱也，不自隱，正欲以興乎世。〕古之所謂隱士者，非伏其身而弗見也，非閉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知而不發也，時命大謬也。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，則反一無迹；不當時而大窮乎天下，則深根寧極而待；此存身之道也。〔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，謂澹漠之時也。反一無迹，謂反於至一而不見有爲之迹也。根極，謂性命。〕古之存身者，不以辯飾知，不以知窮天下，不以知窮德；〔守其自得而已。〕危然處而反其性，已又何爲；道固不小行，〔遊於坦途。〕德固不小識。〔塊然大通。〕小識傷德，小行傷道。故曰：正己而已矣，樂全之謂得志。〔自得其志，獨夷其心，而無遊樂之情，斯樂之全者也。〕古之所謂得志

者，非軒冕之謂也，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。（全其內而足。）今之所謂得志者，軒冕之謂也。軒冕在身，非性命也。物之儻來，寄也。寄之，其來不可圉，其去不可止；故不為軒冕肆志，不為窮約趨俗。其樂彼與此同，（彼此，謂軒冕與窮約。）故無憂而已矣。今寄去則不樂。由是觀之：雖樂，未嘗不荒也。故曰：喪己於物，失性於俗者，謂之倒置之民。

秋水第十七

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，涇流（濁水）之大，兩涘渚崖之間，不辯牛馬。（言水大岸遠，望物模糊。）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，順流而東行，至於北海，東面而視，不見水端，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（海若，滄水之神。）而嘆曰：「野語有之曰，『聞道百，以為莫己若』者，我之謂也！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，而輕伯夷

之義者。始吾弗信，今我睹子之難窮也，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，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！」北海若曰：「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，束於教也。今爾出於崖涘，觀於大海，乃知爾醜，爾將可與語大理矣。天下之水，莫大於海：萬川歸之，不知何時止而不盈；尾閭泄之，不知何時已而不虛；春秋不變，水旱不知；此其過江河之流，不可爲量數。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，自以比形於天地，而受氣於陰陽，吾在於天地之間，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方存乎見少，又奚以自多！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，不似礨空（水穴）之在大澤乎！計中國之在海內，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！號物之數謂之萬，人處一焉；人卒（當爲大率二字之誤。）九州穀食之所生，舟車之所通，人處一焉；此其比萬物也，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！五帝之所

連，（承接）三王之所爭，仁人之所憂，任（能也）士之所勞，盡此矣。伯夷辭之以爲名，仲尼語之以爲博。此其自多也，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？』河伯曰：『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？』北海若曰：『否。夫物量無窮，時無止，分無常，終始無故。是故大知觀於遠近，故小而不寡，大而不多，知量無窮；證曏今故，（曏，明也。今故，猶古今。）故遙而不悶，掇而不跂，知時無止；察乎盈虛，故得而不喜，失而不憂，知分之無常也；明乎坦塗，故生而不說，死而不禍，知終始之不可故也。計人之所知，不若其所不知；其生之時，不若未生之時。（所知各有限，生時各有年。）以其至小，求窮其至大之域，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。由此觀之，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？（倪借爲儀，度也。）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？』河伯曰：『世之議者，皆曰，「至精無形，至大不可圍，」（圍當爲圉，言至大無域，不可御止。）是信情乎？』北海若曰：『夫

自細視大者不盡，自大視細者不明。夫精，小之微也；垺，大之殷也；故異便，此勢之有也。大小異，故所便不得同。夫精粗者，期於有形者也。無形者，數之所不能分也。不可圍者，數之所不能窮也。可以言論者，物之粗也；可以意致者，物之精也。言之所不能論，意之所不能察致者，不期精粗焉。唯無而已，何精粗之有哉。夫言意者，有也。而所言所意者，無也。故求之於言意之表，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。是故大人之行，不出乎害人，不多仁恩；其行不害人，而亦不以仁恩自多。動不爲利，應理而動，理自無害。不賤門隸；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，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。貨財弗爭，各使分定。不多辭讓；適中而已。事焉不借人，各使自任。不多食乎力，不賤貪汙；行殊乎俗，不多辟異；任理而自殊。爲在從衆，不賤佞諂；自然正直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，戮恥不足以爲辱；知是非之不可爲分，細大之不可爲倪。以上皆言玄同之德自合如此。聞曰：道人不聞，任物而物性自通，是則功名歸物矣，故不聞。至德不得，大人無己，約分之至也。」河伯曰：「若物之外，若物之內，惡至而倪貴賤？惡至

而俔小大？』北海若曰：『以道觀之，物無貴賤；以物觀之，自貴而相賤；以俗觀之，貴賤不在己。以差觀之：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則萬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則萬物莫不小；知天地之爲稊米也，知毫末之爲邱山也，則差數覩矣。以功觀之：因其所有而有之，則萬物莫不有；因其所無而無之，則萬物莫不無；知東西之相反，而不可以相無，則功分定矣；以趣觀之：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則萬物莫不然；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則萬物莫不非；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，則趣操覩矣。昔者堯舜讓而帝，之噲讓而絕；湯武爭而王，白公爭而滅。由此觀之：爭讓之禮，堯桀之行，貴賤有時，未可以爲常也。梁麗車櫨可以衝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；言殊器也。騏驥驊騮，一日而馳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狌；言殊技也。鴟鵂夜撮蚤，察毫末，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；言殊性也。故曰：蓋師是而無非，師治

而無亂乎？是未明天地之理，萬物之情者也。是猶師天而無地，師陰而無陽，其不可行明矣。然且語而不舍，非愚則誣也。（天地陰陽，對生也；是非治亂，互有也；將奚去哉。）帝王殊禪，三代殊繼，差其時，逆其俗者，謂之篡夫；當其時，順其俗者，謂之義之徒。默默乎河伯，汝知貴賤之門，小大之家！』河伯曰：『然則我何爲乎？何不爲乎？吾辭受趣舍，吾終柰何？』北海若曰：『以道觀之：何貴何賤？是謂反衍；（貴賤之道，反覆相尋。）無拘而志，與道大蹇。（自拘執，則不夷於道。）何少？何多？是謂謝施；（隨其分，故所施無常。）無一而行，與道參差。（不能隨變，則不齊於道。）嚴乎若國之有君，其無私德，（公當而已。）繇繇乎若祭之有社，其無私福；（天下之所同求。）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，其無所畛域；（泛泛然無所在。）兼懷萬物，其孰承翼？（掩御羣生，反之公內而平往者也，豈扶疏而承翼哉。）是謂無方。萬物一齊，孰短？孰長？（莫不皆足。）道無終始，物有死生，（死生者，無窮之變，非終始也。）不恃其成；（處無常成。）一虛一滿，不位乎其形；（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。）年不可舉，時

不可止；消息盈虛，終則有始；（變化日新，未嘗守故。）是所以語大義之方，論萬物之理也。物之生也，若驟若馳，無動而不變，無時而不移，（不可執而守。）何為乎？何不為乎？夫固將自化。」河伯曰：「然則何貴於道耶？」北海若曰：「知道者必達於理，達於理者必明於權，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。至德者，火弗能熱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，禽獸弗能賊。非謂其薄之也，言察乎安危，（知其不可逃。）寍於禍福，（安命）謹於去就，莫之能害也。（不以害為害，故莫之能害。）故曰：天在內，人在外。（天然在內，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。故大宗師曰：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。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。）德在乎天。知天人之行，本乎天，位乎德，蹢躅而屈伸，（與機會相應者，有斯變也。）反要而語極。」（知雖落天地，事雖接萬物，而常不失其要極，故天人之道全也。）曰：「何謂天？何謂人？」北海若曰：「牛馬四足，是謂天；絡馬首，穿牛鼻，是謂人。（天生牛馬四足，人絡馬穿牛以為用，皆本乎天而寄於人。）故曰：無以人滅天，無以故滅命，無以得殉名，謹守而勿失，是謂反其眞。」（故者，有心為之也。眞，在性分之內。）

夔憐蚿，蚿憐蛇，蛇憐風，風憐目，目憐心。夔一足獸，蚿多足，蛇無足，皆自能行，然猶有形似。風則無形而自行，目則不行而自至。然猶以形用也。心則以神用，而無不至，故相羨也。夔謂蚿曰：『吾以一足跉踔而行，予無如矣；不勝任也。今子之使衆足，獨奈何？』蚿曰：『不然，子不見夫唾者乎？噴則大者如珠，小者如霧，雜而下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今予動吾天機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』蚿謂蛇曰：『吾以衆足行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？』蛇曰：『夫天機之所動，何可易邪！吾安用足哉！』蛇謂風曰：『予動吾脊脅而行，則有似也。有形似。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，蓬蓬然入南海，而似無有何也？』風曰：『然，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；然而指我則勝我，鰌我亦勝我。鰌通蹴，足蹴也。雖然，夫折大木，蜚大屋者，惟我能也。故以衆小不勝，爲大勝也。爲大勝者，惟聖人能之。』

孔子遊於匡，宋人圍之數匝，而弦歌不惙。子路入見曰：『何夫子之娛也？』

孔子曰：「來！吾語女：我諱窮久矣，而不免，命也；求通久矣，而不得，時也。當堯舜，而天下無窮人，非知得也；當桀紂，而天下無通人，非知失也；時勢適然。夫水行不避蛟龍者，漁父之勇也；陸行不避兕虎者，獵夫之勇也；白刃交於前，視死若生者，烈士之勇也；知窮之有命，知通之有時，臨大難而不懼者，聖人之勇也。由處矣！吾命有所制矣！」無幾何，將甲者進，辭曰：「以爲陽虎也，故圍之；今非也，請辭而退。」

公孫龍問於魏牟曰：「龍少學先生之道，長而明仁義之行，合同異，離堅白，然不然，可不可，困百家之知，窮衆口之辯，吾自以爲達已；今吾聞莊子之言，汒焉異之；不知論之不及與？知之弗若與？今吾無所開吾喙，敢問其方。」公子牟隱機大息，仰天而笑曰：「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？謂東海之鱉曰：「

吾樂與！吾跳梁乎井幹之上，入休乎缺甃之崖，赴水則接腋持頤，蹶泥則沒足滅跗，還（同視）虷蟹與科斗，莫吾能若也。且夫擅一壑之水，而跨跱埳井之樂，此亦至矣；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？」東海之鱉左足未入，而右膝已縶矣。於是逡巡而却，告之曰：「夫海，千里之遠，不足以擧其大；千仞之高，不足以極其深；禹之時，十年九潦，而水弗爲加益；湯之時，八年七旱，而崖不爲加損。夫不爲頃久推移，不以多少進退者，此亦東海之大樂也。」於是埳井之鼃聞之，適適然驚，規規然自失也。——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，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，是猶使蚉負山，商蚷馳河也，必不勝任矣。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，而自適一時之利者，是非埳井之鼃與？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，無南無北，奭然四解，淪於不測；無東無西，始於玄冥，反於大通。（言其無不至。）子乃規規然而求之

以察，索之以辯，是直用管闚天，用錐指地也，不亦小乎！子往矣！非其任者，去之可也。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？未得國能，彼國之所能。又失其故行矣，直匍匐而歸耳！以此效彼，兩失之。今子不去，將忘子之故，失子之業！』公孫龍口呿而不合，舌舉而不下，乃逸而走。

莊子釣於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『願以竟內累矣。』莊子持竿不顧，曰：『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，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？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？』二大夫曰：『甯生而曳尾塗中。』莊子曰：『往矣！吾將曳尾於塗中。』

惠子相梁，莊子往見之。或謂惠子曰：『莊子來，欲代子相。』於是惠子恐，搜於國中三日三夜。莊子往見之曰：『南方有鳥，其名鵷鶵；子知之乎？夫鵷鶵，

發於南海，而飛於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不食，非醴泉不飲；於是鴟得腐鼠，鵷鶵過之，仰而視之曰：「嚇！」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？」

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，莊子曰：「鯈魚出遊從容，是魚樂也。」惠子曰：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莊子曰：「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？」惠子曰：「我非子，固不知子矣；子固非魚也，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！」莊子曰：「請循其本。子曰，女安知魚樂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，我知之濠上也。」請循其本，言當反汝問我之本意也。汝安知魚樂云者，是明知我之知而問我矣。我以身居濠上而樂，則在濠下者可知也。

至樂第十八

天下有至樂，無有哉！有可以活身者，無有哉！今奚為？奚據？奚避？奚處？奚就？奚去？奚樂？奚惡？擇此八者，莫足以活身，唯無擇而任所遇者乃全耳。夫天下之所尊者，富貴壽善也；所樂者，身安，

厚味，美服，好色，音聲也；所下者，貧賤夭惡也；所苦者，身不得安逸，口不得厚味，形不得美服，目不得好色，耳不得音聲；若不得者，則大憂以懼，其爲形也亦愚哉！夫富者，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得盡用，其爲形也亦外矣！內其形者，知足而已。夫貴者，夜以繼日，思慮善否，其爲形也亦疏矣！親其形者，自得於身中而已。人之生也，與憂俱生。壽者惛惛，久憂不死，何之苦也！其爲形也亦遠矣！失遺生然後能忘憂，忘憂而後生可樂，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，富是我物，貴是我榮也。烈士爲天下見善矣，未足以活身。吾未知善之誠善耶？不善耶？若以爲善矣，不足活身；以爲不善矣，足以活人。善則過當，故不周濟。故曰：忠諫不聽，蹲循勿爭。蹲循，逡巡也。言忠諫不聽，即當退而不爭。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，不爭，名亦不成。誠有善無有哉！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，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？果不樂耶？吾觀夫俗之所樂，舉羣趣者，誙誙然如將不得已；舉羣趣其所樂，乃不避死也。而皆曰樂者，吾未之樂也，亦未之

不樂也。果有樂無有哉？吾以無爲誠樂矣，又俗之所大苦也。故曰：至樂無樂，至譽無譽，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。雖然，無爲可以定是非。至樂活身，唯無爲幾存。請嘗試言之，天無爲以之淸，地無爲以之寧；（皆自淸寧耳，非爲之所得。）故兩無爲相合，萬物皆化。芒乎芴乎，而無從出乎！芴乎芒乎，而無有象乎！萬物職職，（繁殖）皆從無爲殖。故曰：天地無爲也，而無不爲也。人也，孰能得無爲哉？

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惠子曰：『與人居，長子老，身死不哭，亦足矣；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！』莊子曰：『不然，是其始死也，我獨何能無概然。察其始，而本無生；非徒無生也，而本無形；非徒無形也，而本無氣。雜乎芒芴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，今又變而之死；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，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，自以

爲有通乎命，故止也。』

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，崑崙之虛，黃帝之所休；俄而柳（讀瘤）生其左肘，其意蹷蹷然惡之。支離叔曰：『子惡之乎？』滑介叔曰：『亡！予何惡？生者，假借也；假之而生生者，塵垢也。死生爲晝夜。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，我又何惡焉。』（觀化，知天地之化。而化及我，謂我之身亦在化中。使我隨化以生生，固其宜也。言我生之絕不相關。）

莊子之楚，見空髑髏，髐然（白骨）有形，撽以馬捶，因而問之曰：『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？將子有亡國之事，斧鉞之誅，而爲此乎？將子有不善之行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，而爲此乎？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？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？』於是語卒，援髑髏枕而臥。夜半，髑髏見夢曰：『子之談者似辯士；諸子所言，（子所言諸語。）皆人生之累也，死則無此矣。子欲聞死之說乎？』莊子曰『然』。髑髏

曰：『死，無君於上，無臣於下；亦無四時之事，從然以天地爲春秋；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！』莊子不信，曰：『吾使司命復生子形，爲子骨肉肌膚，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，子欲之乎？』髑髏深矉蹙頞曰：『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？』

顏淵東之齊，孔子有憂色。子貢下席而問曰：『小子敢問：回東之齊，夫子有憂色，何耶？』孔子曰：『善哉女問！昔者管子有言，丘甚善之，曰：「褚布袋小者不可以懷大，綆短者不可以汲深。」夫若是者，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。夫不可損益。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之道，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。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，不得則惑，人惑則死。且女獨不聞耶？昔者海鳥止於魯郊，魯侯御而觴之於廟，奏九韶以爲樂，具太牢以爲膳。鳥乃眩視憂悲，不敢食一臠，

不敢飲一杯，三日而死：此以己養養鳥也，非以鳥養養鳥也。夫以鳥養養鳥者，宜栖之深林，遊之壇陸，浮之江湖，食之鰌鰷，隨行列而止，委蛇而處。彼惟人言之惡聞，奚以夫譊譊爲乎？咸池九韶之樂，張之洞庭之野，鳥聞之而飛，獸聞之而走，魚聞之而下入，人卒聞之，相與還而觀之；魚處水而生，人處水而死，彼必相與異，其好惡異故也。故先聖不一其能，不同其事。各隨其情。名止於實，義在於適，是之謂條達而福持。』實而適，故條達，利於人也。性常得，故福持，利於己也。

列子行食於道，從見百歲髑髏，攓扶也蓬而指之曰：『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，未嘗生也。各以所過爲樂。若果養乎？養通恙，憂也。予果歡乎？——種有幾：得水則爲㡭。壓浮水際。得水土之際，則爲鼃蠙之衣。水得土氣，漸凝漸厚，遂有體質，其色沉綠。生於陵屯，則爲陵舄。車前草。陵舄得鬱棲，糞壤則爲烏足。草名烏足之根爲蠐螬，其葉爲胡蝶。胡蝶胥也，俄頃化而

爲蟲，生於灶下，其狀若脫，其名爲鴝掇。鴝掇千日爲鳥，其名爲乾餘骨。乾餘骨之沫爲斯彌，（蟲名）斯彌爲食醯。（蟲名）頤輅（蟲名）生乎食醯。黃軦（蟲名）生乎九猷。（蟲名）瞀芮（腐草）生乎腐蠸。（螢蟲）羊奚（草名）比乎不箰久竹，生青寧。（羊奚草之根，若合於久不生筍之竹，則生青寧蟲。）青寧生程。（或解作豹。）程生馬。馬生人。人又（又當爲久，老也。）反入於機。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。」（出入，生死之謂。）

達生第十九

達生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爲。（生所之無以爲者，分外物也。達，暢也，通也，生，出也。）達命之情者，不務知之所無奈何。（人力所不及，謀之無益也。）養形必先之物，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。（物雖豐不能享用也。）有生必先無離形，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。（未死而神先亡。）生之來不能卻，其去不能止。悲夫！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；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，則世奚足爲

哉？莫若放而任之。雖不足爲，而不可不爲者，其爲不免矣。夫欲免爲形者，莫如棄世。棄世則無累。無累則正平，正平則與彼更生，更生則幾矣。更生，日新也。幾，近道也。事奚足棄？而生奚足遺？棄事則形不勞，遺生則精不虧。夫形全精復，與天爲一。天地者，萬物之父母也。合則成體，散則成始。形精不虧，是謂能移。與化俱也。精而又精，反以相天。還輔其自然也。

子列子問關尹曰：「至人潛行不礙，蹈火不熱，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；請問何以至於此？」關尹曰：「是純氣之守也，非知巧果敢之列。居！吾語女：凡有貌象聲色者，皆物也。物何以相遠？唯無心者獨遠耳。夫奚足以至乎先？是色而已。同是形色之物耳，未足以相先也。則物之造乎不形，而止乎無所化。常游於極。夫得是而窮之者，物焉得而止焉。夫至極者，非物所制。彼將處乎不淫之度，而藏乎無端之紀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；壹

其性，養其氣，合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無郤，物奚自入焉？夫醉者之墜車，雖疾不死。骨節與人同，而犯害與人異，其神全也。乘亦不知也，墜亦不知也，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，是故遻物而不慴。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，而況得全於天乎？聖人藏於天，故莫之能傷也。復讎者不折鏌干，鏌鎁，干將，二劍名。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。劍雖傷人，人不讎而折之，飄落之瓦中人，人不怨瓦，以其無心也。 是以天下平均。凡不平者由有情。 故無攻戰之亂，無殺戮之形者，由此道也。不開人之天，而開天之天。不慮而知，開天也。知而後感，開人也。然則開天者，性之動也；開人者，知之用也。 開天者德生，性動者遇物而當，足則忘餘，斯德生也。 開人者賊生。知用者從感而求，勸而不已，斯賊生也。 不厭其天，不忽於人，任其天性而動，則人理自全矣。 民幾乎以其眞。

仲尼適楚，出於林中，見痀僂者承蜩，猶掇之也。痀僂，曲背之人。承蜩，以竿黏蟬。掇，手取也。 仲尼曰：『子巧乎！有道耶？』曰：『我有道也。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，則失者錙銖；累三

而不墜，則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墜，猶掇之也。累丸於竿首，自二至五而不墜，則神定而視審可知矣。此言承蜩前所用之工夫。吾處身也若撅豎也株拘，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，靜而不動。雖天地之大，萬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側，不以萬物易蜩之翼，何爲而不得！」孔子顧謂弟子曰：『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，其痀僂丈人之謂乎！』

顏淵問仲尼曰：『吾嘗濟乎觴深之淵，津人操舟若神，吾問焉，曰：「操舟可學耶？」曰：「可，善遊者數能。數習而後能。若乃夫沒人，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。」沒，沉水底。吾問焉而不吾告，敢問何謂也？』仲尼曰：『善遊者數能，忘水也。習以成性，遂若自然。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，彼視淵若陵，視舟之覆，猶其車却也。視淵若陵，故視舟之覆於淵，猶車之却退於坂也。覆却萬物方並也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，覆却雖多，而猶不以經懷，以其性便故也。惡往而不暇。所遇皆閒暇。以瓦注者巧，以鉤注者憚，以黃金注者殙，其巧一

也。注，射而睹物也。憚，難也。殙，矜也。而有所矜，則重外也。凡外重者內拙。」外心矜重則內拙也。

田開之見周威公，威公曰：「吾聞祝賢學生，學養生也。吾子與祝賢遊，亦何聞焉？」田開之曰：「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，亦何聞於夫子？」威公曰：「田子無讓，寡人願聞之。」開之曰：「聞之夫子曰：善養生者若牧羊然，視其後者而鞭之。」威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田開之曰：「魯有單豹者，岩居而水飲，不與民共利，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，不幸遇餓虎，餓虎殺而食之。有張毅者，高門懸薄，無不走也，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。豹養其內，而虎食其外，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，此二子者，皆不鞭其後者也。」鞭其後者，去其不及也。

仲尼曰：「無入而藏，無出而陽，柴立其中央；三者若得，其名必極。入而藏，有於晦也。出心陽有心於顯也。柴立，木偶無心也。中央，隨時顯晦，出無心於而出，入無心於入，中亦無心於中，三者俱得，則名極而實當矣。夫畏塗者十殺一人，則父子

兄弟相戒也，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，不亦知乎！人之所取畏者，衽席之上，飲食之間，而不知爲之戒者，過也。」（畏塗多暴，十常殺一，人則戒備，可謂智矣。至於色欲之間，動致傷生，而不知戒，斯過矣。）

祝宗人玄端（禮服）以臨牢筴，（豕柵）說彘曰：「汝奚惡死，吾將三月豢汝，十日戒，三日齋，藉白茅，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，則汝爲之乎？」爲彘謀曰：不如食以糟糠，而錯之牢筴之中。自爲謀，則苟生有軒冕之尊，死於腞楯之上，聚僂之中，則爲之。爲彘謀，則去之；自爲謀，則取之；所異彘者何也？

桓公田於澤，管仲御，見鬼焉。公撫管仲之手曰：「仲父何見？」對曰：「臣無所見。」公反，誒詒爲病，（恍惚）數日不出。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：「公則自傷，鬼惡能傷公？夫忿（滿也）滀（結聚）之氣，散而不反，則爲不足；上而不下，則使人善怒；下而不上，則使人善忘；不上不下，中身當心，則爲病。」桓公曰：「然則有鬼乎？」

曰：『有。沈有履，（沈借爲煁，竈也。履，神名。）竈有髻，（髻狀如美女，衣赤衣。）戶內之煩壞，（戶內煩擾處。）雷霆處之；東北方之下者，則泆陽處之，（豹頭馬尾之神。）水有罔象，（狀如小兒，黑色赤爪大耳長臂。）丘有峷，（狀如狗而有角，文身五采。）山有夔，（狀如鼓而一足。）野有彷徨，（狀如蛇，兩頭五采。）澤有委蛇。』公曰：『請問委蛇之狀何如？』皇子曰：『委蛇其大如轂，其長如轅，紫衣而朱冠；其爲物也，惡聞雷車之聲，則捧其首而立；見之者殆乎霸。』桓公囅然而笑曰：『此寡人之所見者也！』於是正衣冠與之坐，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。

紀渻子爲王養鬭雞，十日，而問雞已乎。（問雞已可用乎。）曰：『未也，方虛憍而恃氣。』（恃其氣以求敵。）十日，又問。曰：『未也，猶應嚮景。』（見雞之形，聞雞之聲，而猶應之也。）十日，又問。曰：『未也，猶疾視而盛氣。』十日，又問。曰：『幾矣，雞雖有鳴者，已無變矣；望之似木雞矣；其德全矣；異雞無敢應者，反走矣。』

孔子觀於呂梁，縣水三十仞，流沫四十里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。見一丈夫遊之，以為有苦而欲死也，使弟子並流而拯之，數百步出，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，孔子從而問焉，曰：『吾以子為鬼，察子則人也，請問蹈水有道乎？』曰：『亡，吾無道。吾始乎故，長乎性，成乎命，與齊俱入，（同水如磨而旋入者，齊也。）與汨偕出，（水之湧出者為汨。）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，（任水而不任己。）此吾所以蹈之也。』孔子曰：『何謂始乎故，長乎性，成乎命？』曰：『吾生於陵而安於陵，故也，長於水而安於水，性也，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』

梓慶（魯之大匠）削木為鐻，（鐻，鼓之懸，兩端各有刻鐻。）鐻成，見者驚猶鬼神。魯侯見而問焉，曰：『子何術以為焉？』對曰：『臣工人，何術之有；雖然，有一焉；臣將為鐻，未嘗敢以耗氣也，必齊以靜心；齊三日，而不敢懷慶賞爵祿；齊五日，不敢懷譽巧拙；齊

七日，輒忘吾有四枝形體也。當是時也，無公朝，視公朝若無。其巧專而外滑消，外事之滑亂心者俱消也。然後入山林，觀天性，形軀至矣，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，不然則已，必取材中者也。則以天合天，不離其自然也。器之所以疑通擬神者其是與！」

東野稷以御見莊公，進退中繩，左右旋中規；莊公以爲文弗過也，過組織之文。使之鉤百而反。使之圓而驅之，如鉤復迹，而盤旋陌上一周也，百通陌。顏闔遇之，入見曰：「稷之馬將敗。」公密而不應。少焉，果敗而反。公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其馬力竭矣，而猶求焉，故曰敗。」

工倕旋而蓋規矩，但以手旋，而過於規矩。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，指與物之相得，若化之自然，不特心之稽考而始合也。故其靈臺一而不桎。心耑於物，而不爲物所困。忘足，履之適也；忘要，帶之適也；知忘是非，心之適也；不內變，不外從，事會之適也；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，忘適之適也。

有孫休者，踵門而詫告也子扁慶子曰：『休居鄉不見謂不修，臨難不見謂不勇；然而田原不遇歲，事君不遇世，賓擯斥於鄉里，逐於州部，則胡罪乎天哉？休惡於此命也。』扁子曰：『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？忘其肝膽，遺其耳目，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業，是謂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。率性自爲，非恃而爲之。任其自長，非宰而長之。今汝飾知以驚愚，修身以明汙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；汝得全而形軀，具而九竅，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！又何暇乎天之怨哉？子往矣！』孫子出，扁子入，坐有間，仰天而嘆。弟子問曰：『先生何爲嘆乎？』扁子曰：『向者休來，吾告之以至人之德，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。』弟子曰：『不然，孫子之所言是耶，先生之所言非耶，非固不能惑是。孫子所言非耶，先生所言是耶，彼固惑而來矣，又奚罪焉？』扁子曰：『不然，昔

者有鳥至於魯郊，魯君說之，爲具太牢以饗之，奏九韶以樂之，鳥乃始憂悲眩視，不敢飲食：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。若夫以鳥養養鳥者，宜棲之深林，浮之江湖，食之以委蛇……則平陸而已矣。（據至樂篇，當作：食之以鰌鰷，委蛇而處。傳寫有闕文也。）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，（款，孔也。啓，開也。如孔之開，言所見小也。）吾告以至人之德，譬之若載鷄以車馬，樂鴳以鐘鼓也，彼又惡能無驚乎哉？』

山木第二十

莊子行於山中，見大木枝葉盛茂，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問其故，曰：『無所可用。』莊子曰：『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。』莊子出於山，舍於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命豎子殺鴈而烹之。豎子請曰：『其一能鳴，其一不能鳴，請奚殺？』主人曰：『殺不能鳴者。』明日，弟子問於莊子曰：『昨日山中之木，以不

材得終其天年；今主人之鴈，以不材死；先生將何處？』莊子笑曰：『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。材與不材之間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（謂有材而自見其材之意，然未免爲物所物，故似之而實非，以不能免乎世累也。）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：無譽無訾，一龍一蛇；（言屈伸無定。）與時俱化，而無肯專爲；一上一下，以和爲量。（當作一下一上，與和爲量，方協韵。上下，猶飛潛也。）浮游乎萬物之祖，（萬物之所生。）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胡可得而累耶？（我得遊心於物之祖，則物皆我所物，而不見物於物矣，尙得而累於我乎。）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。若夫萬物之情，人倫之傳則不然：合則離，成則毀，廉則挫，尊則議，（議當作俄，傾也。謂尊高則必傾側也。）有爲則虧，賢則謀，不肖則欺，胡可得而必乎哉？悲夫！弟子志之，其唯道德之鄉乎！』（不可必，故待之，不可以一方也，唯與時俱化者，爲能涉變而常通耳。）

市南宜僚見魯侯，魯侯有憂色，市南子曰：『君有憂色何也？』魯侯曰：『吾學先王之道，修先君之業，吾敬鬼尊賢，親而行之，無須臾離，居然不免於患，

吾是以憂。』市南子曰：『君之除患之術淺矣！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，伏於巖穴，靜也；夜行晝居，戒也；雖飢渴隱約，猶且胥疏（相望疏遠。）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，定也；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，是何罪之有哉？其皮爲之災也。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？吾願君刳形去皮，灑心去欲，而游於無人之野。（欲令其無身忘國而任自化也。）南越有邑焉，名爲建德之國，其民愚而朴，少私而寡欲，知作而不知藏，與而不求其報；不知義之所適，不知禮之所將；猖狂妄行，乃蹈乎大方；（動而自合。）其生可樂，其死可葬。吾願君去國捐俗，與道相輔而行。』（所謂去國捐俗，謂蕩除其胸中也。）君曰：『彼其道遠而險，又有江山，我無舟車，奈何？』市南子曰：『君無形倨，（無倨傲其形軀之貿。）無留居，（無留安其居。）以爲爲君車。』（形與物夷，心物化，斯寄物以自載也。）君曰：『彼其道幽遠而無人，吾誰與爲鄰？吾無糧，我無食，安得而至焉？』市南子曰：『少君之費，寡君之欲，

雖無糧而乃足。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。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，望之而不見其崖，愈往而不知其所窮，絕情欲之遠也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，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。君自此遠矣。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。故有人者累，有人者，有之以爲己私也。見有於人者憂。見有於人者，爲人所役用也。故堯非有人，非見有於人也。雖有天下，皆寄之百官，委之萬物而不與焉，斯非有人也。因民任物而不役己，斯非見有於人也。吾願去君之累，除去之憂，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。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。方舟而濟於河，有虛船來觸舟，雖有惼心之人不怒；有一人在其上，則呼張噏之，一呼而不聞，再呼而不聞，於是三呼邪，呼聲則必以惡聲隨之。向也不怒而今也怒，向也虛而今也實。人能虛己以遊世，其孰能害之？」

北宮奢爲衞靈公賦斂以爲鍾，爲壇乎郭門之外，三月而成上下之縣。王子慶忌見而問焉，曰：「子何術之設？」奢曰：「一之間無敢設也。泊然抱一耳，非假設以益事也。

奢聞之：既雕既琢，復歸於朴；去華務實。侗乎其無識，不起意見。儻乎其怠疑；無所趨赴。萃乎芒乎，其送往而迎來；無所欣悅。來者勿禁，往者勿止；任彼自然。從其彊梁，順乎求。隨其曲傅，無所係。因其自窮，用其不得不爾。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，當故無損。而況有大塗者乎？』泰然無執，用天下之為，斯大通之塗也。

孔子圍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大公任往弔之曰：『子幾死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子惡死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任曰：『予嘗言不死之道。東海有鳥焉，名曰意怠；其為鳥也，翂翂翐翐，飛不高狀。而似無能，引援而飛，迫脅而棲，纔足寄身而宿。進不敢為前，退不敢為後，食不敢先嘗，必取其緒；隨食而已。緒，次序。是故其行列不斥，與羣俱也。而外人卒不得害，是以免於患。直木先伐，甘井先竭。才之害也。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，修身以明汙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，故不免也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：『自伐

者無功，功成者墮，名成者虧。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？（功自成，故還之。）道流而不明，（昧然而自行耳。）居得行而不名處；（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，非由名而後處之。）純純常常，乃比於狂；（無心而動故也。）削迹捐勢，不爲功名；（功自彼成，故勢不在我，而名迹皆去。）是故無責於人，人亦無責焉。至人不聞，子何喜哉？」孔子曰：「善哉！」辭其交遊，去其弟子，逃於大澤，衣裘褐，食杼栗；入獸不亂羣，入鳥不亂行。鳥獸不惡，而況人乎？

孔子問子桑雽曰：「吾再逐於魯，伐樹於宋，削迹於衞，窮於商周，圍於陳蔡之間。吾犯（通逢）此數患，親交益疏，徒友益散，何與？」子桑雽曰：「子獨不聞假（國名）人之亡與？林回（殷之逃民。）棄千金之璧，負赤子而趨。或曰：『爲其布與？赤子之布寡矣；爲其累與？赤子之累多矣；棄千金之璧，負赤子而趨，何也？』林回曰：「彼以利合，此以天屬也。」夫以利合者，迫窮禍患害相棄也；以天屬者，迫窮

之患害相收也。」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！且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君子淡以親，小人甘以絕。彼無故以合者，則無故以離。』孔子曰：『敬聞命矣！』徐行翔佯而歸，絕學捐書，弟子無挹於前，其愛益加敬。——異日，桑雩又曰：『舜之將死，眞泠（以眞道曉語。泠，曉也。）禹曰：「汝戒之哉！形莫若緣，情莫若率。」（因形率情，不矯之以利也。）緣則不離，率則不勞。（形不假，故常全。情不矯，故常逸。）不離不勞，則不求文以待形。（任朴而直前也。）不求文以待形，固不待物。』（朴素而足。）

莊子衣大布而補之，正緳（結帶）係履，（履敝而係之以繩。）而過魏王。魏王曰：『何先生之憊耶？』莊子曰：『貧也，非憊也。士有道德不能行，憊也；衣敝履穿，非憊也；此所謂非遭時也。王獨不見夫騰猿乎？其得柟梓豫章也，攬蔓其枝，而王長其間，（猿居樹上，自爲君長。）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；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，危行側視，振動悼

慄。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；處勢不便，未足以逞其能也。今處昏上亂相之間，而欲無憊，奚可得耶？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！」

孔子窮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左據槁木，右擊槁枝，而歌焱氏之風，有其具而無其數，有其聲而無宮角；（無數，無節奏也。無宮角，不合五音也。）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。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。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，（自廣則至於大。）愛己而造哀也，（愛己則至於哀。當厄而聞歌聲，非矜張則悲苦。）曰：「回，無受天損易，（唯安之故易。）無受人益難！（物之儻來，不可禁禦。）無始而非卒也，（於今爲始者，於昨爲卒，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。言變化之無窮。）人與天一也。（皆自然。）夫今之歌者其誰乎？」回曰：「敢問無受天損易。」仲尼曰：「饑渴寒暑，窮桎不行，天地之行也，運（通品）物之泄（通動）也，言與之偕逝之謂也。爲人臣者，不敢去之。執臣之道猶若是，而況乎所以待天乎？」（所在皆安，不以損爲損，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。）「何謂無受人益難？」仲尼曰：「始用

四達，感應旁通。爵祿並至而不窮。旁通，故可以御高大也。物之所利，乃非己也，非己求而取之。吾命在外者也。外來之利益，非己本有，是吾之命有在於外，故使然耳。君子不爲盜，賢人不爲竊，吾若取之何哉？爵祿之致，猶私取也，實豈爲之哉。故曰：鳥莫知於鷾鴯，燕也目之所不宜處，不給視，雖落其實，棄之而走。口食。言有不宜處者，目不及視，雖棄其口食而不顧。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，燕雖畏人，亦不得不處人間。社稷存焉爾！』人亦不能脫離社會。『何謂無始而非卒？』仲尼曰：『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，焉知其所終焉？知其所始？正而待之而已耳。』『何謂人與天一耶？』仲尼曰：『有人，天也；有天，亦天也。人者，天自然生。天亦自然而成。人之不能有天，性也。言自然則自然矣，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，自自然耳，故曰性。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』。晏然無矜。而體與變俱也。

莊周遊乎雕陵之樊，覩一異鵲，自南方來者，翼廣七尺，目大運寸，運通廣感觸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。莊周曰：『此何鳥哉？翼殷不逝，翼大逝難。目大不覩。』蹇裳躩

步，（疾行）執彈而留之。（伺其便。）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，螳蜋執翳而搏之，見得而忘其形；（執木葉以自翳於蟬，而忘形之見乎異鵲也。）異鵲從而利之，見利而忘其眞。（目能覩，翼能逝，此鳥之眞也，今見利而忘之。）莊周怵然曰：『噫！物固相累，二類相召也。』（相爲利者恆相爲累。有欲於物者，物亦有欲之。）捐彈而反走。虞人逐而誶之。莊周反入，三月不庭。藺且從而問之：『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？』莊周曰：『吾守形而忘身，觀於濁水，而迷於淸淵。（見彼而不明，即因彼以自見，幾忘反鑒之道也。）且吾聞諸夫子曰：「入其俗，從其俗。」今吾遊於雕陵，而忘吾身；異鵲感吾顙，遊於栗林而忘眞；虞人以吾爲戮；吾所以不庭也。』

陽子之宋，宿於逆旅，逆旅人有妾二人，其一人美，其一人惡；惡者貴而美者賤，陽子問其故。逆旅小子對曰：『其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其惡者自惡，吾不知其惡也。』陽子曰：『弟子記之！行賢而去自賢之行，安往而不愛哉！』

田子方第二十一

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，數稱谿工。文侯曰：「谿工子之師耶？」子方曰：「非也，無擇之里人也，稱道數當，故無擇稱之。」文侯曰：「然則子無師耶？」子方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子之師誰耶？」子方曰：「東郭順子。」文侯曰：「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？」子方曰：「其爲人也眞，人貌而天虛，（虛，心也。其貌則人，其心則天。）緣而葆眞，（緣，順也。順而葆眞也。）清而容物，（自處清高，而能容物。）物無道，正容以悟之，使人之意也消。（曠然清虛，正己而已，而物邪自消。）無擇何足以稱之！」子方出，文侯儻然終日不言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：「遠矣全德之君子！始吾以聖知之言，仁義之行爲至矣，吾聞子方之師，吾形解而不欲動，口鉗而不欲言。吾所學者直土梗耳！夫魏，直爲我累耳！」

溫伯雪子適齊，舍於魯，魯人有請見之者。溫伯雪子曰：「不可。吾聞中國之

君子，明乎禮義，而陋於知人心，吾不欲見也。」至於齊，反舍於魯，是人也又請見。溫伯雪子曰：「往也蘄見我，今也又蘄見我，是必有以振我也。」振發也。出而見客，入而嘆。明日見客，又入而嘆。其僕曰：「每見之客也，必入而嘆，何耶？」曰：「吾固告子矣：中國之民，明乎禮義，而陋乎知人心。昔之見我者，一成規，一成矩，從容一若龍，一若虎；其諫我也似子，其道我也似父。是以嘆也。」仲尼見之而不言。子路曰：「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，見之而不言何耶？」仲尼曰：「若夫人者，目擊而道存矣！亦不可以容聲矣！」

顏淵問於仲尼曰：「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趨亦趨，夫子馳亦馳；夫子奔逸絕塵，而回瞠若乎後矣！」夫子曰：「回何謂耶？」曰：「夫子步，亦步也；夫子言，亦言也；夫子趨，亦趨也；夫子辯，亦辯也；夫子言道，回亦言道也；及奔逸絕塵，而

回瞠若乎後者。夫子不言而信，不比而周，無器而民蹈乎前，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。」仲尼曰：「惡可不察與！夫哀莫大於心死，而人死亦次之。日出東方，而入於西極，萬物莫不比方。（皆可見也。）有目有趾者，待是而後成功。（目成見功，足成行功。）是出則存，是入則亡。（直以不見爲亡耳，竟不亡。）萬物亦然；有待也而死，有待也而生。（待隱謂之死，待顯謂之生，竟無死生也。）吾一受其成形，而不化以待盡。（夫有不得變而爲無，故一受成形，則化盡無期也。）效物而動，日夜無隙，而不知其所終。（不以死爲死。）薰然其成形，知命不能規乎其前，丘是以日徂。（不係於前，與變俱往，故曰徂。）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，可不哀與！（夫變化不可執臂留之也變化不可留，死亦不可留，奚獨哀耶。）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。彼已盡矣，而女求之以爲有，是求馬於唐肆也。（人之生若馬之過市，廣廷非駐馬處，求之不可得也。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，吾所以見者，日新也，故已盡矣，汝安得見之。）吾服女也甚忘，女服吾也亦甚忘，（服，思也。甚忘，謂過去之速也。）雖然，雖忘乎故吾，吾有不忘者存。」（繼之以日新，則不忘者存。）

孔子見老聃。老聃新沐，方將被髮而乾，慹然不動之狀。似非人。孔子便隱蔽而待之，少焉見，曰：『丘也眩與？其信然與？向者先生形體掘若稿木，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。』老聃曰：『吾遊心於物之初。』孔子曰：『何謂耶？』曰：『心困焉而不能知，口辟焉而不能言，辟，卷不開也。欲令孔子求之於言意之表。嘗爲女議乎其將：將，齊也。分將發言分劑，言其崖略也。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。肅肅出乎天，赫赫發乎地。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。或爲之紀，而莫見其形。消息滿虛，一晦一明，日改月化，日有所爲，而莫見其功。生有所萌，死有所乎歸，始終相反乎無端，而莫知乎其所窮。非是也，且孰爲之宗？』孔子曰：『請問遊是。』老聃曰：『夫得是至美至樂也，得至美而遊乎至樂，至美無美，至樂無樂故也。謂之至人。』孔子曰：『願聞其方。』曰：『草食之獸，不疾易藪；水生之蟲，不疾易水；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。死生亦小變也。喜怒哀樂，不入於

胸次。知其小變，而不失大常故。夫天下也者，萬物之所一也。得其所一而同焉，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，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，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？棄隸者，身貴於隸也。貴在於我而不失其變，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。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。」孔子曰：「夫子德配天地，而猶假至言以修心；古之君子，孰自脫焉？」老聃曰：「不然。夫水之於汋也，無為而才自然矣；至人之於德也，不修而物不能離焉；若天之自高，地之自厚，日月之自明，夫何修焉？」不修不無而自得也。孔子出，以告顏回曰：「丘之於道也，其猶醯雞與！若甕中之蠛蠓。微夫子之發吾覆也，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。」

莊子見魯哀公，哀公曰：「魯多儒士，少為先生方者。」莊子曰：「魯少儒。」哀公曰：「舉魯國而儒服，何謂少乎？」莊子曰：「周聞之，儒者冠圜冠者知

天時，履方履者知地形；緩佩玦者事至而斷。君子有其道者，未必爲其服也；爲其服者，未必知其道也。公固以爲不然，何不號於國中曰：無此道而爲此服者，其罪死。』於是哀公號之五日，而魯國無敢儒服者。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。公卽召而問以國事，千轉萬變而不窮。莊子曰：『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，可謂多乎！』

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，故飯牛而牛肥，使秦穆公忘其賤，與之政也。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，故足以動人。（內自得者，外自全世。）

宋元君將畫圖，衆史皆至，受揖而立，舐筆和墨，在外者半。有一史後至者，儃儃然（閒貌）不趨，受揖不立，因之舍。公使人視之，則解衣般礴（箕踞也。）臝。（同裸）君曰：『可矣！是眞畫者也。』（內足者，神閒而意定。）

文王觀於臧，見一丈夫釣，而其釣莫釣，非持其釣，有釣者也，常釣也。（釣而不釣，非以釣爲事，也，常以此自適而已。）文王欲舉而授之政，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；欲終而釋之，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；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：『昔者寡人夢見良人，黑色而頓（同髯）乘駁馬而偏朱蹄，號曰：寓而政於臧丈人，庶幾乎民有瘳乎！』諸大夫蹴然：曰『先君王也。』（當作先君命王也。）文王曰：『然則卜之。』諸大夫曰：『先君之命王其無他，又何卜焉！』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，典法無更，偏令無出。三年，文王觀於國，則列士壞植散羣，（不植黨。）長官者不成德，（不居功。）斔斛不敢入於四境。（不懷疑。）列士壞植散羣，則尚同也；長官者不成德，則同務也；斔斛不敢入於四境，則諸侯無二心也。文王於是焉（同乃）以爲太師，北面而問曰：『政可以及天下乎？』臧丈人昧然而不應，泛然而辭，朝令而夜遁，終身無聞。——顏淵問於仲尼

曰：「文王其猶未邪？又何以夢為乎？」仲尼曰：「默！汝無言！夫文王盡之也，而又何論刺焉？彼直以循斯須也！」任大夫而不自任，斯盡之也。斯須者，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，故文王循而發之，以合其大情也。

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，引之盈貫，鏑也措杯水其肘上，言平直之至。發之，適矢復沓，方矢復寓。沓，重也。言前矢適去，而後矢復措，措者方發，而後來之矢復寓於弦上。極言其敏捷。當是時，猶象人也。不動之至。伯昏無人曰：「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言能以巧用，而不能以神用也。嘗與汝登高山，履危石，臨百仞之淵，若能射乎？」於是無人遂登高山，履危石，臨百仞之淵，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，揖禦寇而進之。禦寇伏地，汗流至踵。伯昏無人曰：「夫至人者，上闚青天，下潛黃泉，揮斥八極，神氣不變。今汝怵然有恂目眩目之志，爾於中也殆矣夫！」中，精神也。

肩吾問於孫叔敖曰：「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，三去之而無憂色，吾始也疑

子，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，子之用心獨奈何？』鼻間栩栩然，心平氣靜也。孫叔敖曰：『吾何以過人哉，吾以其來不可卻也，其去不可止也；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，而無憂色而已矣，我何以過人哉！且不知其在彼乎？其在我乎？其在彼邪亡乎我？在我邪亡乎彼？方將躊躇，方將四顧，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！』仲尼聞之曰：『古之眞人，知者不得說，美人不得濫，盜人不得劫，伏羲黃帝不得友。死生亦大矣，而無變乎己，況爵祿乎！若然者，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，入乎淵泉而不濡，處卑細而不憊，充滿天地，既以與人己愈有。』使人人自得而已者，與人而不損於己也。其神明充滿天地，故所在皆可。而不損己爲物，放於自得之地也。

楚王與凡國名君坐，少焉，楚王左右曰：『凡亡者三。』凡君曰：『凡之亡也，不足以喪吾存。夫凡之亡，不足以喪吾存；則楚之存，不足以存存。由是觀之：則

凡未始亡，而楚未始存也。

知北游第二十二

知北遊於玄水之上，登隱弅之丘，而適無爲謂焉。知謂無爲謂曰：『吾欲有問乎若，何思何慮則知道？何處何服則安道？何從何道則得道？』三問，而無爲謂不答也。非不答，不知答也。知不得問，反於白水之南，登狐闋之上，而睹狂屈焉。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，狂屈曰：『唉！吾知之，將語若。』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。知不得問，反於帝宮，見黃帝而問焉。黃帝曰：『無思無慮始知道，無處無服始安道，無從無道始得道。』知問黃帝曰：『我與若知之，彼與彼不知也，其孰是耶？』黃帝曰：『彼無爲謂眞是也，狂屈似之，我與汝終不近也。夫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故聖人行不言之教。道不可致，德不可至；仁可爲也，

義可虧也，禮相僞也。故曰：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禮者，道之華而亂之首也。故曰：爲道者日損，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爲。無爲而無不爲也。今已爲物也，欲復歸根，不亦難乎！其易也，其唯大人乎。大人體合萬變，故化物不難。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，孰知其紀？人之生，氣之聚也。聚則爲生，散則爲死。若死生爲徒，吾又何患？故萬物一也，其所美者爲神奇，其所惡者爲臭腐。臭腐復化爲神奇，神奇復化爲臭腐。故曰通天下一氣耳。聖人故貴』。知謂黃帝曰：『吾問無爲謂，無爲謂不應我，非不我應，不知應我也。吾問狂屈，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，非不我告，中欲告而忘之也。今予問乎若，若知之，奚故不近？』黃帝曰：『彼其眞是也，以其不知也。此其似之也，以其忘之也。予與若終不近也，以其知之也。』狂屈聞之，以黃帝爲知言。明乎道之自然，非知可得，故以不知

爲眞，是其之爲不近也。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。聖人者，原天地之美，而達萬物之理。是故至人無爲，大聖不作，觀於天地之謂也。今彼神明至精，與彼百化。物已死生方圓，莫知其根也。扁同翩然而萬物，自古以固存。六合爲巨，未離其內；秋毫爲小，待之成體。天下莫不浮沈，終身不故。日新也。陰陽四時，運行各得其序。惛然若亡而存，油然不形而神，萬物畜而不知。此之謂本根。可以觀於天矣。

齧缺問道乎被衣，被衣曰：『若正汝形，一汝視，天和將至。攝汝知，一汝度，神將來舍。德將爲汝美，道將爲汝居；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。』言未卒，齧缺睡寐。被衣大說，行歌而去之曰：『形若槁骸，心若死灰，眞其實知，不

以故自持。與變俱也。媒媒晦晦，無心而不可與謀，彼何人哉！」獨化者也。

舜問乎丞曰：「道可得而有乎？」曰：「汝身非汝有也，汝何得有夫道。」舜曰：「吾身非吾有也，孰有之哉？」曰：「是天地之委形也。委形，付屬之形也。生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和也。性命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順也。孫子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蛻也。故行不知所行，處不知所持，食不知所味。天地之彊陽氣也，又胡可得有耶？」彊陽猶運動也。天地尚運動，況氣聚之生，何可得執而留也。

孔子問於老聃曰：「今日晏閒，敢問至道。」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，澡雪而精神，掊擊而知。夫道窅然難言哉！將爲汝言其崖略；夫昭昭生於冥冥，有倫生於無形，精神生於道，形本生於精，而萬物以形相生。故九竅者胎生，八竅者卵生。其來無迹，其往無崖，無門無房，四達之皇皇也。邀於此者，四肢彊，

思慮恂達，耳目聰明，其用心不勞，其應物無方。天不得不高，地不得不廣，日月不得不行，萬物不得不昌，此其道與！且夫博之不必知，辯之不必慧，聖人以斷之矣。斷棄知慧，付之自然。若夫益之而不加益，損之而不加損者，聖人之所保也。各保其正分，無用知慧。淵淵乎其若海，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。運量萬物而不匱，使物自動運，物物各足量也。則君子之道，彼其外與！各取於身而足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，此其道與！至道無功之謂。中國有人焉，非陰非陽，處於天地之間，直且爲人，將反於宗。聖人有無死生不足以係之，有人之形，而不逐於末也。自本觀之，生者喑醷聚氣貌。物也。雖有壽夭，相去幾何？須臾之說也，奚足以爲堯舜之是非！果蓏有理，亦有文理不亂。人倫雖難，所以相齒。人道亦有相齒之序。聖人遭之而不違，過之而不守。調而應之，德也；偶而應之，道也。調，調和。偶，值遇。帝之所興，王之所起也。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隙，忽然而已。注然勃然，莫不出焉；油然漻然，

莫不入焉。出入者，變化之謂。已化而生，又化而死。生物哀之，人類悲之。解其天弢，弓韜墮其天袠，衣韜紛乎宛乎，魂魄將往，乃身從之，乃大歸乎。死猶解脫，視死如歸。不形之形，形之不形。不形，形乃成。形之，則敗。是人之所同知也，非將至之所務也。此衆人之所同論也。彼至則不論，論則不至。明見無值，辯不若默，道不可聞，聞不若塞：此之謂大得。』默而塞之，則無所奔逐，故大得。

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『所謂道惡乎在？』莊子曰：『無所不在。』東郭子曰：『期而後可。』欲指其所在。莊子曰：『在螻蟻。』曰：『何其下耶？』曰：『在稊稗。』曰：『何其愈下耶？』曰：『在瓦甓。』曰：『何其愈甚耶？』曰：『在屎溺。』東郭子不應。莊子曰：『夫子之問也，固不及質。正亭卒獲之問於監市市魁履豨大豕也，每下愈況。市魁履豕，蹋其股腳難肥之處。故知豕肥耳，問道亦況下賤則知道也。汝唯莫必無乎逃物，至道若是，大言亦然。周偏咸三

者異名同實，其指一也。汝唯勿指定其一端，則道自在凡物之中而無有或遁矣。猶言之中有周徧咸三字，其詞不同，其指一也。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，同合而論，無所終窮乎！若遊有，則不能周徧咸也。故合同而論之，然後知道之無不在。知道之無不在，然後能曠無懷而遊彼無窮也。嘗相與無爲乎，澹而靜乎，漠而淸乎，調而閒乎！此皆無爲故也。寥已吾志，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；志苟寥然，則無所往矣。無往焉，故往而不知其所至。有往焉，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。去而來，不知其所止；吾已往來焉，而不知其所終。往來者，自然之常理，無所終也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，不爲不往來。彷徨乎馮閎，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。馮閎，虛廓也。大知遊乎虛廓，恣變化之所如，故不知也。物物者與物無際；而物有際者，所謂物際者也。物有際，故每相與不能冥然，眞所謂際者也。不際之際，際之不際者也。不際者，雖有物物之名，直明物之自物耳，物物者竟無物也，際其安在乎。謂盈虛衰殺；彼爲盈虛非盈虛，彼爲衰殺非衰殺，彼爲本末非本末，彼爲積散非積散也。」既明物物者無物，又明物之不能自物，則爲之者誰乎哉，皆忽然而自爾也。

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。神農隱几闔戶晝瞑，婀荷甘日中奓開也戶而

入曰：『老龍死矣！』神農【隱几】擁杖而起，嚗然（放杖之聲。）放杖而笑曰：『天知予僻陋慢訑，故棄予而死矣；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！』弇堈弔聞之曰：『夫體道者，天下之君子所繫焉。今於道，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，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，又況夫體道者乎？（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，唯在乎自得耳。）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於人之論者，謂之冥冥，所以論道而非道也。』（冥冥而猶復非道，明道之無名也。）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：『子知道乎？』無窮曰：『吾不知。』又問乎無為，無為曰：『吾知道。』曰：『子之知道亦有數乎？』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其數若何？』曰：『吾知道之可以貴，可以賤，可以約，可以散。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』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：『若是則無窮之弗知，與無為之知，孰是而孰非乎？』無始曰：『不知深矣；知之淺矣。弗知內矣；知之外矣。』於是泰清中（聞音未竟。）而嘆曰：『弗

知乃知乎！知乃不知乎。孰知不知之知！』無始曰：『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知形形之不形乎！（形自形耳，形形者竟無物也。）道不當名。』（有道名而竟無物，故名之不能當也。）無始曰：『有問道而應之者，不知道也。雖問道者，亦未聞道。道無問，問無應。無問問之，是問窮也。（所謂責空）無應應之，是無內也。（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）以無內待問窮，若是者，外不觀乎宇宙，內不知乎大初。是以不過乎崐崙，不遊乎大虛。』

光曜問乎無有曰：『夫子有乎？其無有乎？』光曜不得問，而孰視其狀貌，窅然空然，終日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不聞，搏之而不得也。光曜曰：『至矣！其孰能至此乎？子能有無矣，而未能無無也。及爲無有矣，何從至此哉？』

大馬（大司馬也。）之捶鉤者，年八十矣，而不失毫芒。大馬曰：『子巧與？有道與？』曰：

「臣有守也。臣之年二十，而好捶鉤，於物無視也，非鉤無察也。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，以長得其用，而況乎無不用者乎？物孰不資焉？」（都無懷，則物皆來應。）

冉求問於仲尼曰：『未有天地可知耶？』仲尼曰：『可。古猶今也。』（言天地常存，乃無未有之時。）冉求失問而退，明日復見曰：『昔者吾問「未有天地可知乎？」夫子曰，「可，古猶今也。」昔者吾昭然，今日吾昧然，敢問何謂也？』仲尼曰：『昔之昭然也，神者先受之；（虛心以待命，斯神受也。）今之昧然也，且又爲不神者求耶！（思求更致不了。）無古無今，無始無終；未有子孫，而有子孫可乎？』（世世無極。）冉求未對。仲尼曰：『已矣！未應矣！不以生生死，（死者，獨化而死。非夫生者，生此死也。）不以死死生，（死者亦獨化而生耳。）死生有待耶！（獨化而足。）皆有所一體。（死與生各自成體。）有先天地生者，物耶？物物者非物。物出不得先物也，猶其有物也；猶其有物也無已。（獨有道居天地之先，物無先天地生者，物物者非物，道生天地萬物，不可以物名之，一有物出，涉乎形器，便不得爲先物，猶其有物故也。）聖

人之愛人也，終無已者，亦乃取於是者也。』取於自化，生生不已。

顏淵問乎仲尼曰：『回嘗聞諸夫子曰，「無有所將，無有所迎。」回敢問其遊。』仲尼曰：『古之人，外化而內不化；今之人，內化而外不化；與物化者，一不化者也。外化而內不化者，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也。內化而外不化者，心無定而爲外物所使也。與物化者，外化也。一不化者，常無心也。安化安不化？化與不化，皆任彼耳，斯無心也。安與之相靡？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，非將迎而靡順之也。必與之莫多。不將不迎，則足而止。狶韋氏之囿，黃帝之圃，有虞氏之宮，湯武之室。言夫無心而任化，乃羣聖之所遊處。君子之人，若儒墨者師，儒墨之師。故以是非相韲排擠也，而況今之人乎？聖人處物不傷物。至順也。不傷物者，物亦不能傷也。唯無所傷者，爲能與人相將迎。山林與！皋壤與！使我欣欣然而樂與！樂未畢也，哀又繼之。無故而樂，亦無故而哀，故所樂不足樂，所哀不足哀。哀樂之來，吾不能禦，其去弗能止。悲夫！世人直爲物逆旅耳！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，知能而不能所不能；無知無能

者，固人之所不免也。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。豈不悲哉！至言去言，至爲去爲，齊知之所知則淺矣。」由知而後得者，假學者耳，不足貴也。

標點分段

莊子校釋卷下

雜編

庚桑楚第二十三

老聃之役（執弟子之役者。）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壘之山，其臣之畫然知者（飾知）去之，其妾之挈然仁者（矜仁）遠之，擁腫（無知）之與居，鞅掌（自得）之爲使，居三年，畏壘大穰。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『庚桑子之始來，吾灑然（驚貌）異之；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，（無旦夕小利，順時而大穰也。）庶幾其聖人乎！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』庚桑子聞之，南面而不釋然。弟子異之，庚桑子曰：『弟子何異於予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【得】秋而萬寶成。夫春與秋，豈無得而

然哉？大道已行矣。春生秋成，自然之道。天物以萬物爲寶也。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。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，我其杓之人耶？不欲爲物標杓。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。」弟子曰：「不然。夫尋常之溝，巨魚無所還旋轉其體，而鯢鰌爲之制。步仞之丘陵，巨獸無所隱其軀，而孽狐爲之祥。作怪且夫尊賢授能，先善與利，自古堯舜已然，而況畏壘之民乎？夫子亦聽矣！」庚桑子曰：「小子來！夫函車之獸，獸大如車。介獸無偶者。而離山，則不免於罔罟之患。吞舟之魚，碭跌岩而失水，則蟻能苦之。故鳥獸不厭高，魚鼈不厭深。去利遠，害乃全。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厭深眇而已矣。且夫二子者，又何足以稱揚哉？二子指堯舜。是其於辯也，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。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。簡髮而櫛，數米而炊，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！舉賢則民相軋，任知則民相盜。之數物者，不

足以厚民。民之於利甚勤，子有殺父，臣有殺君，正晝爲盜，日中穴阫。無所顧忌。阫，牆也。吾語汝：大亂之本，必生於堯舜之間；其末存乎千世之後。千世之後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。』南榮趎蹵然正坐曰：「若趎之年者已長矣，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耶？」庚桑子曰：「全汝形，抱保也汝生，無使汝思慮營營！若此三年，則可以及此言也。」南榮趎曰：『目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見；耳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聾者不能自聞；心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形之與形亦辟矣，未有閒之。而物或間之耶？欲相求而不能相得。兩形雖開，而不能相得，必有間之者矣。今謂趎曰：「全汝形，抱汝生，勿使汝思慮營營！」趎勉聞道達耳矣。』勉強聞道，僅達於耳，未入於心也。庚桑子曰：『辭盡矣！』曰，「奔蜂小蜂不能化藿蠋，豆藿中大青蟲。越雞不能伏鵠卵。」魯雞固能矣。雞之與雞，其德非不同也；有能與不

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，子胡不南見老子！」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，老子曰：「子自楚之所來乎？」南榮趎曰：「唯！」老子曰：「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？」 謂其挾三言而俱至也。 南榮趎懼然顧其後。老子曰：「子不知吾所謂乎？」南榮趎俯而慚，仰而嘆曰：「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問！」老子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南榮趎曰：「不知乎？人謂我朱 通銖，鈍也。 愚；知乎？反愁我軀，不仁則害人，仁則反愁我身；不義則傷彼，義則反愁我己；我安逃此而可？此三言者，趎之所患也；願因楚而問之！」老子曰：「向吾見若眉睫之間，吾因以得汝矣。今汝又言而信之。若規規然若喪父母，揭竿而求諸海也！汝亡人哉！ 喪亡性情之人。 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，可憐哉！」南榮趎請入就舍，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惡，十日自愁，復見老子。老子曰：「汝自灑濯，孰哉！ 謂其灑濯身心，功夫成熟與否。

鬱鬱乎！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。（惟見其鬱鬱自然，而其中灑濯未淨，猶有惡也。）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，將內揵。（韄，以皮束物。繁當作㩌，纏繞也。揵，門楗。外物擾心，不可爲所纏繞，當內閉其心焉。）內韄者不可繆而捉，將外揵。（慾念藏於內，則當使外物不入。）外內韄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況放道而行者乎？」（若耳目眩惑于外，心術流蕩于內，則雖有道德者且不能自持，況遵道而行者乎。）南榮趎曰：「里人有病，里人問之，病者能言其病，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。若趎之聞大道，譬猶飲藥以加病也。趎願聞衞生之經而已矣。」老子曰：「衞生之經：能抱一乎？（不離其性。）能勿失乎？（還自得也。）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！（常則吉，過則凶，知其先幾。）能止乎？能足乎？能舍人而求諸己乎？能翛然乎？（無所累。）能侗然乎？（無所知。）能兒子乎？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，和之至也；（任聲之自出，不由於喜怒。）終日握而手不掜，共其德也；（任手之自握，非獨得也。）終日視而目不瞚，偏不在外也；（任目之自見，非係於色也。目動曰瞚，睛有所移曰偏。）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爲，與物委蛇，而同其波，（無心而順物也。）是衞生之經已。」南榮趎

曰：『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？』曰：『非也，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。夫至人者，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，（自無其心，皆與物共。）不以人物利害相攖，不相與爲怪，不相與爲謀，不相與爲事，翛然而往，侗然而來，是謂衞生之經已。』曰：『然則是至乎？』曰：『未也，吾固告汝曰：「能兒子乎？」動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。若是者，禍亦不至，福亦不來。禍福無有，惡有人災也。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。（靜字泰定者，所發爲天光而非人耀。）發乎天光者，人見其人。（天光自發，而人見其人，物見其物，物各自見而不見彼，所以泰然而定也。）人有修者，乃今有恆。（人而修則自得矣，所以常泰。）有恆者，人舍之，天助之。人之所舍，謂之天民；天之所助，謂之天子。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；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；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。知止乎其所不能知，至矣；（所不能知，不可強知，故止斷至也。）若有不即是者，天鈞敗之。（意雖欲爲，爲者必敗，惟天理終不敗也。）備物以將形，藏不虞以生心，敬中以達彼。

若是而萬惡至者，皆天也，而非人也。不足以滑成，（安之者命，故其成不滑。）不可內於靈臺。（常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。靈臺，心也。）靈臺者有持，（謂不動於物，其實非持。）而不知其所持，（若知其所持，則持之。）而不可持者也。（持則失也。）不見其誠己而發，（不自覆其內而外露。）每發而不當。業入而不舍，（事不居其分內。）每更爲失。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，人得而誅之。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，鬼得而誅之。明乎人，明乎鬼者，然後能獨行。券內者，行乎無名；（券，分也。遊於分內者，行不由於名。）券外者，志乎期費。（者存分外而不止者，卒有所耗費也。）行乎無名者，唯庸有光；（本有斯光，因而用之。）志乎期費者，唯賈人也；（賈己所無，猶借彼而販賣。）人見其跂，猶之魁然。（夫期費者，人已見其跂矣，而猶自以爲安。）與物窮者，物入焉。（窮借爲空，空故可入。）與物且（同徂）者，其身之不能容，焉能容人。不能容人者，無親；無親者盡人。（盡背離之。）兵莫憯于志，鏌鎁爲下。（志存殺人，凶於利劍。）寇莫大於陰陽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非陽陰賊之，心則使之也。（心使氣，則陰陽徵結於五藏，而所在皆陰陽也，故不可逃。）道，通其分也，其成也毀也。（道者，先天之朴，散則分；分則有成

有毁，而道亦不離。所惡乎分者，其分也以備；所以惡乎備者，其有以備。道之分，本無惡也，其所惡者，以成毁之各適其體而不相通耳。所以惡乎各備而不相通者，以人之各有其備而不能相通耳。故出而不反，見其鬼；不反，守其分內，則其死不久。出而得，是謂得死。不出而無得，乃得生。滅而有實，鬼之一也。已滅其性矣，雖有斯生，何異於鬼。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。雖有所形，苟能曠然無懷，則生全而形定也。出無本，歘然自生。入無竅，歘然自死。有實而無乎處，有長而無乎本剽；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。言出者自有實耳，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。有實而無乎處者，宇也；宇者有上下四方，而無定處可求。有長而無本剽者，宙也。宙有古今之長，而其長無極。長，猶增也。本，始也。雖有增長，亦不知其始末。有乎生，有乎死，有乎出，有乎入，入出而無見其形，是謂天門。天門者，無有也；萬物出乎無有。有不能以有爲有，必出乎無有，而無有一無有，聖人藏乎是。任其自生，而不生生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？有以爲未始有物者，至矣盡矣，弗可以加矣。其次以爲有物矣，將以生爲喪也，以死爲反也，是以分矣。其次曰，始無有，既而有生，生俄而

死。以無有爲首，以生爲體，以死爲尻，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，吾與之爲友。三者之論，或有而無之，或有而一之，或分而齊之，雖次第不同，而皆未離於宗。譬之楚之宗族，昭景以謚爲氏，所以著代；甲氏以邑爲氏，所以著封；雖同是公族，其氏非一也。是三者雖異，公族也；——昭景也，著載也，——甲氏也，著封也；非一也。

有生，黬也，披然曰移是，嘗言移是，非所言也。黬，釜底黑。言有生直聚氣耳，本是幻相，何得妄生分別之見於人己之間乎，今乃披然而曰移是，非言之當也。披然，分解之義。各是其[illegible]，是無常在，故曰移。

雖然，不可知者也。不言其移，則其移不可知，故試言也。

臘者之有膍胲，可散而不可散也。胲當爲胘之誤。說文，膍胘同訓。牛百葉。散者，說文云，雜內也。不雜他肉，故云不可散。

觀室者周於寢廟，又適其偃焉。偃謂屏廁。爲是舉移是。寢廟則以饗燕，屏廁則以偃溲，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。故是非之移，一彼一此，誰能常之。故至人因而乘之，則均耳。

請嘗言移是：是以生爲本，物之變化，無時非生，生則所在皆本也。以知爲師，所知雖異，而各師其知。因以乘是非；乘是非者，無是非也。果有名實，物之名實，果各自有。因以己爲質；實，主也。物各謂己是，是以爲是非之主。使人以爲己節，人皆謂己是，故莫適。因以死償節。殺身成名節，名節成而身死，是謂以死償節。若然者，以用爲知，以不用爲愚；以徹爲名，以窮爲辱。移是，今之人也；古之人，無是無非，何移之有。是

蜩與鸒鳩同於同也。移是之人，所見者小，不知大道之相通，是蜩與鸒鳩既相同，而此翟亦與之同於同也。蹍市人之足，則辭以放鶩；兄則以嫗，大親則已矣。踏市人之足，則自稱放鶩以謝罪。兄踏弟足，則以氣[illegible]：嫗拊之而已。至於父母踏子之足，則併嫗拊而忘之矣。故曰：至禮有不人，不人者，視人若己，則不相辭謝，斯乃禮之至也。至義不物，各得其宜，則物皆我也。至知不謀，謀而後知，非自然知。至仁無親，至信辟金。不待金玉爲質。徹志之勃，同悖解心之謬，去德之累，達道之塞。貴，富，顯，嚴，名，利，六者：勃志也。容，動，色，理，氣，意，六者：謬心也。惡，欲，喜，怒，哀，樂，六者：累德也。去，就，取，與，知，能，六者：塞道也。——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，正則靜，靜則明，明則虛，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。道者，德之欽也；欽，陳列也。生者，德之光也；性者，生之質也。性之動，謂之爲；爲之僞，謂之失。知者，接也；知者，謨也；知者之所不知，猶睨也。外交於物爲接，內慮於心爲謨，知皆本此。若知者之所不知，外不着物，內不着己，如睨者不必瞠視，於物無不見也。動以不得已之謂德，動無非我之謂治，名相反而實相順也。有彼我之名，故反；名得其實則順。羿工乎中微，而拙乎使人無己

譽，聖人工乎天，而拙乎人。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，唯全人能之。羿善中的而取譽，是工於人而拙於天，聖人任其自然而不以有心爲之，其工拙反，拙於人，所以俍與人也，聖人所以爲全人也。唯蟲能蟲，唯蟲能天。蟲自能爲蟲者天也。全人惡天，惡人之天，而況吾天乎人乎？言天人之間均不可以有心爲之。一雀適羿，羿必得之，威也；以天下爲之籠，則雀無所逃。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，胞當作庖人。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。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，無有也。介者拸畫，外非譽也。拸畫者，不拘法度也。介，刖足之人。人既刖足，則不自顧惜，非譽不計，故不拘法度。胥靡登高而不懼，遺死生也。胥靡，刑徒之人。夫復謵不餽而忘人，忘人因以爲天人矣。復謵，猶言服習。人不能忘情於人，於是始有餽遺，不餽而忘人，則無人之情矣。有人之形，無人之情，斯可爲天人矣。故敬之而不喜，侮之而不怒者，唯同乎天和者爲然。出怒不怒，則怒出於不怒矣；怒同努。出爲無爲，則爲出於無爲矣。欲靜則平氣，欲神則順心，有爲也欲當，則緣於不得已，不得已之類，聖人之道。」

徐無鬼第二十四

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，武侯勞之曰：「先生病矣！若於山林之勞，顧乃肯見於寡人。」徐無鬼曰：「我則勞於君，君有何勞於我？君將盈耆欲，長好惡，則性命之情病矣；君將黜耆欲，掔好惡，則耳目病矣；我將勞君，君有何勞於我？」武侯超然不對。少焉，徐無鬼曰：「嘗語君吾相狗也：下之質，執飽而止，是狸德也；（謂搏執求飽，得飽則止，是猶狸狌捕鼠，無大志也。）中之質，若視日；（視日者需其目，其心若有思，神已專於內。）上之質，若亡其一。（精神不動，若無其身。）吾相狗，又不若吾相馬也。吾相馬，直者中繩，曲者中鉤，方者中矩，圓者中規。（言其動合矩度。）是國馬也，而未若天下馬也。天下馬有成材，若卹若佚，（自然成才，不須教習，而皆猶竦若飛也。）若喪其一；若是者，超軼絕塵，不知其所。」（狗馬之論，俱是凝神守氣之旨。）武侯大說而笑。徐無鬼出，女商曰：「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？吾所以說吾君者，橫

說之，則以詩書禮樂；從說之，則以金板六弢（周書）；奉事而大有功者，不可爲數；而吾君未嘗啓齒。今先生何以說吾君？使吾君說若此乎？』徐無鬼曰：『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。』女商曰：『若是乎？』曰：『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？去國數日，見其所知而喜；去國旬日，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；及期年也，見似人者而喜矣。不亦去人滋久，思人滋深乎！夫逃虛空者，藜藋柱（塞也）乎鼪鼬之徑，良位其空，（且行且止於虛空間。）聞人足音跫然（空中足音。）而喜矣，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？久矣夫，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？』

徐無鬼見武侯，武侯曰：『先生居山林，食芧栗，厭葱韭，以賓（擯棄）寡人久矣！夫今老耶？其欲干酒肉之味耶？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耶？』徐無鬼曰：『無鬼生於貧賤，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，將來勞君也。』君曰：『何哉，奚勞寡人？』

曰：『勞君之神與形。』武侯曰：『何謂耶？』徐無鬼曰：『天地之養也一，登高不可以爲長，君下不可以爲短。（萬乘之養與匹夫之養所處雖異，而神有各足，高非長而下非短也。）君獨爲萬乘之主，以苦一國之民，以養耳目鼻口。（違天地之平。）夫神者不自許也。（物與之耳。）夫神者，好和而惡姦。（和者，與物共。姦者，私自許。）夫姦，病也，故勞之。唯君所病之，何也？』武侯曰：『欲見先生久矣！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，其可乎？』徐無鬼曰：『不可。愛民，害民之始也；爲義偃兵，造兵之本也。君自此爲之，則殆不成。凡成美，惡器也。（美成於前，即惡生於後。）君雖爲仁義，幾且僞哉！（民將以僞繼之耳，求實爲貴。）形固造形，成固有伐，（伐通敗。）變固外戰。（內心爲外物所變，則有戰爭。）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，（鶴列，陳兵。麗譙，高樓。）無徒驥於錙壇之宮，（步兵曰徒。錙壇，壇名。）無藏逆於得，（不可貪得。）無以巧勝人，無以謀勝人，無以戰勝人。夫殺人之士民，兼人之土地，以養吾私與神者，其戰不知孰善？勝之惡乎在？君若勿已矣，修胸中

之誠，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。若未能已，則莫若修己之誠。夫民死已脫矣，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？』

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，方明爲御，昌寓驂乘，張若謵朋前馬，昆閽滑稽後車，至於襄城之野，七聖皆迷，無所問塗，適遇牧馬童子，問塗焉，曰：『若知具茨之山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若知大隗之所存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黃帝曰：『異哉小宗！非徒知具茨之山，又知大隗之所存，請問爲天下。』小童曰：『夫爲天下者，亦若此而已矣，又奚事焉？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，予適有瞀病，眩暈有長者敎余曰：「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」。予病少痊，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。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，予又奚事焉？』黃帝曰：『夫爲天不者，則誠非吾子之事；雖然，請問爲天下。』小童辭。黃帝又問。小童曰：『夫爲天下者，

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？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！」黃帝再拜稽首，稱大師而退。

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，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，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，皆囿於物者也。招世之士興朝，中民之士營官，筋力之士矜難，勇敢之士奮患，兵革之士樂戰，枯槁之士宿名，禮樂之士敬容，仁義之士貴際，招世，招搖於世。中民，務求民心。矜難，勝人之所難勝。奮患，自奮於變患之中。宿名，取名。廣治，廣其治世之具。敬容，飭其動作之容。貴際，以交際爲重。——士之不同若此，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。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，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；比通作庀，治也。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，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，錢財不積則貪者憂，權勢不尤則夸者悲；勢物之徒樂變，械勢生於事變。遭時有所用，不能無爲也。凡此諸士，用各有時，時用則不能自已，術不遭時則不得用，故貴賤無常。此皆順比於歲，不物於易者也。士之所能，各有其極，若四時之不可易耳。故當其時物，順其倫次，則各有用矣。是以順歲則時序，易性則不物，物而不物，非毀如何。馳其形性，

惛之萬物，終身不反，悲夫！

莊子曰：「射者非前期而中，（不期而中。）謂之善射，天下皆羿也可乎？」惠子曰：「可。」

莊子曰：「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，天下皆堯也可乎？」惠子曰：「可。」

莊子曰：「然則儒墨楊秉（公孫龍名。）四，與夫子爲五，果孰是耶？或者若魯遽者耶？其弟子曰：「我得夫子之道矣，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。」魯遽曰：「是直以陽召陽，以陰召陰，非吾所謂道也，吾示子乎吾道。」於是乎爲之調瑟，廢一於堂，廢一於室，鼓宮宮動，鼓角角動，音律同矣。（廢，置也。置一瑟於堂，置一瑟於室，鼓此瑟之宮角，而彼瑟之宮角自動，蓋以律相感，故聲相應，亦非奇事也。）夫或改調一弦，於五音無當也；（隨調而改。）鼓之二十五弦皆動，（無聲則無以相動，有聲則非同不應；今改此一弦，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。）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，（魯遽以此夸其弟子，然亦以同應同耳，未爲獨其能事也。）且若是者耶？」（五子各私所見，而是其所是，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。）惠子曰：「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

以辯，相排以辭，相鎮以聲，而未始吾非也，則奚若矣？』（未始吾非者，各自是也。惠子便欲以此爲乎。）莊子曰：『齊人蹢子於宋者，其蹢閽也不以完，（古者以刖守門，欲其子爲閽，必蹢之而不欲其形體完全。）其求鈃鍾也以束縛，（鈃，似鍾而大。以束縛，恐其破傷。此言賤子貴鈃，自以爲是也。）其求唐（亡也）子也而未始出域，有遺類矣夫！（求亡子而不出境外，安得不遺失。）楚人寄而蹢閽者，（蹢，當讀謫，怒也。楚人寄居人家，而怒責其閽者，亦是自以爲是。）夜半，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，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。』（岑，岸也。夜人與舟人鬬，不能脫身於岸上，徒以取怨於舟人。齊楚二人之愚，而自以爲是，猶五子之自是而以人爲非也。）

莊子送葬，過惠子之墓，顧謂從者曰：『郢人堊墁（塗也）其鼻端若蠅翼，使匠石斲之；匠石運斤成風，聽而斲之，盡堊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聞之，召匠石曰：「嘗試爲寡人爲之！」匠石曰：「臣則嘗能斲之，雖然，臣之質死久矣！」自夫子之死也，吾無以爲質矣，吾無與言之矣！』

管仲有病，桓公問之曰：『仲父之病病矣！可不謂云，至于大病，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？』管仲曰：『公誰欲與？』公曰：『鮑叔牙。』曰：『不可。其爲人，絜廉善士也，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；（不與之並立。）又一聞人之過，終身不忘。使之治國，上且鉤（逆也）乎君，下且逆乎民；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！』公曰：『然則孰可？』對曰：『勿已則隰朋可。其爲人也，上忘而下畔，（高而不亢。）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。以德分人謂之聖，以財分人謂之賢。以賢臨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賢下人，未有不得人者也；其於國有不聞也，其於家有不見也。勿已則隰朋可！』

吳王浮於江，登乎狙之山，衆狙見之，恂然棄而走，逃於深淵；有一狙焉：委蛇攫抓，見巧乎王，王射之，敏給（同捷）搏捷（同接）矢；王命相者趨射之，狙執死。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：『之狙也，伐其巧，恃其便以敖予，以至此殛也。戒之哉！嗟乎！

無以汝色驕人哉！」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，去樂辭顯，三年，而國人稱之。

南伯子綦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噓。顏成子入見曰：「夫子物之尤也，形固可使若槁骸，心固可若死灰乎？」曰：「吾嘗居山穴之中矣。當是時也，田禾（齊君）一覩我，而齊國之衆三賀之，我必先之，彼故知之；我必賣之，彼故鬻之。若我而不有之，彼惡得而知之？若我而不賣之，彼惡得而鬻之？嗟乎！我悲人之自喪者，吾又悲夫悲人者，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，其後而日遠矣！」（日遠乎累，方能槁形而灰心。）

仲尼之楚，楚王觴之，孫叔敖執爵而立，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：「古之人乎，於此言已。」（言古人宴會，當發言也。）曰：「丘也聞不言之言矣，未之嘗言；（聖人行不言之敎，未嘗以語人。）於此乎言之：（今將於此言於無言。）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，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

投兵；丘願有喙三尺。」二人皆以無爲而解難息兵，則言殊無用，必喙長三尺而後能言，甚言其不能言之意。彼之謂不道之道，彼謂二子。此之謂不言之辯。此謂孔子。故德總乎道之所一，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。道之所一者，德不能同也；知之所不能知者，辯不能舉也。名若儒墨而凶矣。儒墨欲同所不能同，舉所不能舉，故凶。故海不辭東流，大之至也。聖人并包天地，澤及天下，而不知其誰氏，是故生無爵，有而無之。死無謚，功不在已，故無須謚以名功，雖謚而非已有。實不聚，今萬物各自足。名不立；功非已爲，故名歸於物。此之謂大人。狗不以善吠爲良，人不以善言爲賢，而況爲大乎？夫爲大不足以爲大，而況爲德乎？夫大備矣，莫若天地；然奚求焉而大備矣。知大備者，無求無失無棄，不以物易己也。反己而不窮，循古而不摩，摩滅。大人之誠。不爲而自得，故曰誠。

子綦有八子，陳諸前，召九方歅曰：「爲我相吾子，孰爲祥？」九方歅曰：「梱

也爲祥。』子綦瞿然喜曰：『奚若？』曰：『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。』子綦索然出涕曰：『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！』九方歅曰：『夫與國君同食，澤及三族，而況於父母乎？今夫子聞之而泣，是禦福也；子則祥矣，父則不祥。』子綦曰：『歅！汝何以識之？而梱祥耶？盡於酒肉，入於鼻口矣；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？吾未嘗爲牧，而牂生於奧；未嘗好田，而鶉生於宎；室西南隅曰奧，東北隅曰宎。若勿怪何耶？吾所與吾子遊者，遊於天地。吾與之邀食於地，吾不與之爲事，不與之爲謀，不與之爲怪。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，吾與之一委蛇，而不與之爲事所宜。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，凡有怪徵者，必有怪行。殆乎！非我與吾子之罪，幾天與之也。吾以是泣也！』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，盜得之於道，全而鬻之則難，不若刖之則易，於是刖而鬻之於齊，適當渠公

之街，終身食肉而終。當，當爲掌，渠當爲康，街當爲閭。蓋梱被刖而賣於齊，適爲康公守閭也。

齧缺遇許由曰：『子將奚之？』曰：『將逃堯。』曰：『奚謂耶？』曰：『夫堯，畜畜然仁，吾恐其爲天下笑；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！夫民不難聚也，愛之則親，利之則至，譽之則勸，致其所惡則散。愛利出乎仁義，損仁義者寡，利仁義者衆。夫仁義之行，唯且無誠；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。且假夫禽貪者器。仁義可見，則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。禽，通淫。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，若夫仁義各出其情，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。譬之猶一覕也。覕，割也。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。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，而不知其賊天下也。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。有暖姝者，有濡需者，有卷婁者。所謂暖姝者，學一先生之言，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，自以爲足矣，而未知未始有物也，以是謂暖姝者也。濡需者，豕蝨是也，擇疏鬣，自以爲廣宮大囿，奎蹄曲隈，乳間股腳，自以爲安室利處，不知屠者之一旦

鼓臂布草操煙火，而已與豕俱焦也。此以域進，此以域退，此所謂濡需者也。卷婁者，舜也；羊肉不慕蟻，蟻慕羊肉，羊肉羶也。舜有羶行，百姓悅之，故三徙成都，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；堯聞舜之賢，舉之童土之地，（無草木之地）曰：「冀得其來之澤。」舜舉乎童土之地，年齒長矣，聰明衰矣，而不得休歸。所謂卷婁者也。是以神人惡眾至。（眾人自至。）眾至則不比，不比則不利也。（比，合也。人眾則情難合，難合非利也。）故無所甚親，無所甚疏，抱德煬和以順天下，此謂眞人。於蟻棄知，於魚得計，於羊棄意。（蟻至微，羊至柔，而有知意，眞人則取其微且柔而去其知意。又魚無沾濡之德。）以目視目，以耳聽耳，以心復心。若然者，其平也繩，（未能忘繩而自平，）其變也循。（未能絕跡而忘會）古之眞人，以天待之，不以人入天。（居無事以待事，不以有事求無事。）古之眞人，得之也生，失之也死；得之也死，失之也生。（死生得失，未始有常。）藥也，其實堇也，桔梗也，雞雍也，豕零也，是時爲帝者也，何可勝言？（藥所以醫病也，若不合於病，反以速其死，其實與堇爲毒一

也。桔梗治心腹血瘀，雞雍即芡實，豕零即猪苓，皆藥名，迭相爲用，猶時位爲帝也，不可勝言。

句踐也，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，唯種也能知亡之所存，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。故曰：鴟目有所適，鶴脛有所節，解之也悲。故曰：風之過，河也有損焉；日之過，河也有損焉。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，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，恃源而往者也。故水之守土也審，影之守人也審，物之守物也審。無意則止於分，所以爲審。故目之於明也殆，耳之於聽也殆，心之於殉也殆；有意則無崖，故殆。凡能其於府也殆，殆之成也不給改。禍之長也茲萃，苟不能忘知，則禍之長也多端矣。其反也緣功，反守其性，則其功不作而成。其果也待久，欲速則不果。而人以爲己寶，不亦悲乎！己寶，謂有其知能。故有亡國戮民無已，有身之禍。不知問是也。不知問，禍之所由，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。故足之於地也踐，雖踐，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。踐當作淺，足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，故曰足之於地也淺。然容足之外，雖皆無用之地，而不可廢也。故曰雖淺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。人之知也少，雖少，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。知大一，知大陰，知大目，

知大均，知大方，知大信，知大定，至矣！大一通之，（大道）大陰解之，（用其分內，則萬物無滯。）大目視之，（用萬物之自見。）大均緣之，（因其本性，令各自得。）大方體之，（體之使各得其分，則萬方俱得。）大信稽之，（命之無令越逸所期。）大定持之。（眞不撓則自定，故持之以大定，斯不持也。）盡有天，（極物之自然。）循有照，（循理之自明。）冥有樞，（至理有極，但當冥之，則得其樞要。）始有彼，（始由乎彼，故我述而不作。）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，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，不知而後知之。其問之也，不可以有崖，（應物宜而無方。）而不可以無崖。（各以其分。）頡滑有實，（頡滑，錯亂也。萬物雖錯亂而各自有實。）古今不代，（各自有故，不可相代。）而不可以虧，（宜各盡其分。）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？（揚，舉也。搉，引也。搉而揚之，有大限也。）闔不亦問是已，奚惑然爲？（若問其大搉，則物有至分，故妄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，奚爲惑若此也。）以不惑解惑，復於不惑，是尚大不惑。』（惑不可解，尚大不惑，惑之至也。）

則陽第二十五

則陽遊於楚，夷節言之於王，王未之見，夷節歸。彭陽見王果曰：『夫子何不

譚我於王？』王果曰：『我不若公閱休。』彭陽曰：『公閱休奚爲者耶？』曰：『冬則擉鼈於江，夏則休乎山樊，有過而問者，曰「此予宅也。」謂我之所安，別無他營也。夫夷節已不能，而況我乎？吾又不若夷節。夫夷節之爲人也，無德而有知。不自許，以之神其交，固顚冥乎富貴之地，非相助以德，相助消也。夫凍者假衣於春，暍者反冬乎冷風。暍，傷暑也。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，反風於冬何足以救暍，欲因夷節以求進，何以異此。言其無濟於事。夫楚王之爲人也，形尊而嚴；其於罪也，無赦如虎；非佞人正德，其孰能撓焉？故聖人，其窮也，使家人忘其貧；其達也，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；化爲卑屈。其於物也，與之爲娛矣；其於人也，樂道之通而保己焉；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；父子之宜，彼其乎歸居，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。而一閒其所施；其所施同天地之德，故閒靜而不二。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，故曰待公閱休。』聖人達綢繆，無物糾纏。周盡一體矣，無內外而皆洞照。而不

知其然性也。復命搖作，而以天爲師，人則從而命之也。動使不離歸根之道。惟法天自然而已，不自知爲聖人，人則因而名之。憂乎知，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！任知而行，則憂患相繼。生而美者，人與之鑑，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；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；若聞之，若不聞之；其可喜也終無已，人之好之亦無已，性也。聖人之愛人也，人與之名，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；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；若聞之，若不聞之；其愛人也終無已，人之安之亦無已，性也。舊國舊都，望之暢然；雖使丘陵草木之緡，入之者十九，猶之暢然，況見見聞聞者也，緡，盛也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，入之者十九，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，猶覺暢然。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。以十仞之台，懸於衆人耳目之間，人所共見共聞。冉相氏古之聖王。得其環中以隨成，居空以隨物，物自成。與物無終無始，無幾通期無時；日與物化者，一不化者也。日與物化，故常無我。常無我，故常不化。闔嘗舍之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，與物皆殉，其以爲事也若之何？唯無所師，乃得師天。雖師天猶未免於殉，奚足事哉？師天猶不足稱事，況又下斯耶。夫

聖人未始有天，未始有人，未始有始，未始有物，與世偕行而不替，所行之備而不洫，其合之也若之何？都無乃冥合。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，官名委之百官而不與焉。從師而不囿，任其自聚非圍之也。得其隨成，爲之司其名，司御之屬，亦能隨物之自成也，而湯得之，所以名寄於物，而功不在己。之名嬴法得其兩見。名法者，已過之迹，而非適足也，故曰嬴然無心者，寄治於羣司，則其名迹並見於彼。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。仲尼曰，「天下何思何慮。」一慮已盡矣，若有纖芥之慮，豈得寂然不動，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。容成氏曰：「除日無歲，積日成歲，若除日則無歲。無內無外。」不內煩慮，則外不爲累。

魏瑩與田侯牟約，田侯牟背之，魏瑩怒，將使人刺之。犀首官名，其人名衍。聞而恥之，曰：「君爲萬乘之君也，而以匹夫從讎，衍請受甲二十萬，爲君攻之，虜其民人，係其牛馬，使其君內熱發於背，然後拔其國。忌也出走，畏忌而走。然後抶其背，折其脊！」季子聞而恥之曰：「築十仞之城，城者既十仞矣，則又壞之，此胥

靡之所苦也。今兵不起七年矣，此王之基也；衍，亂人，不可聽也。」華子聞而醜之曰：「善言伐齊者亂人也；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；謂伐之與不伐者，又亂人也。」君曰：「然則若何？」曰：「君求其道而已矣。」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，戴晉人曰：「有所謂蝸者，君知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；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；時相與爭地而戰，伏尸數萬，逐北旬有餘日而後反。」君曰：「噫！其虛言與？」曰：「臣請爲君實之，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？」君曰：「無窮。」曰：「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，（人迹所及爲通達。）若存若亡乎？」君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通達之中有魏，於魏中有梁，於梁中有王，王與蠻氏有辨乎？」君曰：「無辨。」（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，有限則不問大小，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，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，皆蔑如也，况魏中之梁，梁中之王，而足爭哉）客出，而君惝然若有亡也。客出，惠子見。君曰：「客，大人也！聖人不足以當之。」

惠子曰：『夫吹管也，猶有嗃也；吹劍首者，吷而已矣。』堯舜人之所譽也，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，譬猶一吷也。』（劍首，劍環頭小孔也。管孔小，猶以氣相逐而有聲，若吹劍首則吷然如風而過。道聖人於大人之前，曾不足聞。）

孔子之楚，舍於蟻丘之漿，（賣漿之家。）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（屋頂）者，子路曰：『是稯稯（聚貌）何爲者耶？』仲尼曰：『是聖人僕也，（隱聖人之德而隱於僕隸。）是自埋於民，自藏於畔，（藏於墻畔。）其聲銷，其志無窮，其口雖言，其心未嘗言，方且與世違，而心不屑與之俱，是陸沈者也！（當顯而隱，如無水而沈也。）是其市南宜僚耶？』子路請往召之，孔子曰：『已矣！彼知丘之著（明著）於己也，知丘之適楚也，以丘爲必使楚王之招己也，彼且以丘爲佞人也。夫若然者，其於佞人也，羞聞其言，而況親見其身乎？而何以爲存？（存留）』子路往視之，其室虛矣。

長梧封人問子牢曰：『君爲政焉勿鹵莽，治民焉勿滅裂！昔予爲禾，耕而鹵

莽之，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；芸而滅裂之，其實亦滅裂而報予；予來年變齊，（變其舊法。）深其耕而熟耰之，其禾繁以滋，予終年厭飧。」莊子聞之曰：「今人之治其形，理其心，多有似封人之謂。遁其天，離其性，滅其情，亡其神，以衆爲。（以同與，爲同僞，化也。言其衆化也。）故鹵莽其性者，欲惡之孽，爲性萑葦蒹葭；（喩心地之荒穢）始萌以扶吾形，尋擢吾性；（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，寖尋既久，則拔擢吾性。）並潰漏發，不擇所出，漂疽疥癰，內熱溲膏是也。」（形神俱病，爲鹵莽之報。）

柏矩學於老聃，曰：「請之天下遊。」老聃曰：「已矣！天下猶是也！」又請之，老（[illegible]）聃曰：「汝將何始？」曰：「始於齊。」至齊，見辜人（磔尸）焉，推而強之，（推其尸而偃之。）解朝服而幕之，號天而哭之曰：「子乎子乎！天下有大災，子獨先離（同罹）之！曰：莫爲盜，莫爲殺人；榮辱立，然後覩所病；貨財聚，然後覩所爭。今立人之所病，聚人

之所爭，窮困人之身，使無休時；欲無至此得乎！古之君人者，以得爲在民，以失爲在己；以正爲在民，以枉爲在己；故一形有失其形者，退而自責。今則不然。匿爲物而愚不識，（愚，一本作過，過字之誤。因其不識而責之，是爲過不識。）大爲難而罪不敢，（大爲艱難，不敢爲則罪之。）重爲任而罰不勝，遠其塗而誅不至。民知力竭，則以僞繼之，日出多僞，士民安取不僞。夫力不足則僞，知不足則欺，財不足則盜。盜竊之行，於誰責而可乎？」

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。未嘗不始於是之，而卒詘之以非也，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（化，進德之極。事變無窮，始以爲是，而卒非之，又安知六十之所是者，非卽五十九年之所非耶。此皆知之所不知也。）萬物有乎生，而莫見其根；有乎出，而莫見其門。人皆尊其知之所知，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，可不謂大疑（同礙）乎！已乎！已乎！且無所逃。此則所謂然與然乎？（自謂然者，天下未之然也。）

仲尼問於太史大弢，伯常騫，狶韋曰：『夫衛靈公飲酒湛樂，不聽國家之政；田獵畢弋，不應諸侯之際；其所以爲「靈公」者何耶？』大弢曰『是因是也。』（靈是無道之謚，因以謚之。）伯常騫曰：『夫靈公有妻三人，同濫而浴；史鰌奉御而進所，搏弊而扶翼；（男女同浴，是爲無禮。方博奕時，史鰌進御，乃急止博而下扶之，是爲敬賢。）其慢若彼之甚也，見賢人若此其肅也，是其所以爲「靈公」也。』（靈有美惡二義。）狶韋曰：『夫靈公也死，卜葬於故墓，不言卜葬於沙丘而吉。掘之數仞，得石槨焉，洗而視之，有銘焉，曰「不馮其子，靈公奪而里之。」（里疑作埋。）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！之二人何足以識之？』

少知問於大公調曰：『何謂丘里之言？』大公調曰：『丘里者，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。合異以爲同，散同以爲異。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，而係馬於前者，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。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，江河合水而爲大，大

人合并而爲公。是以自外入者，有主而不執，[大人之化，不執偏見。]由中出者，有正而不距。[性各得正，民無違心。]四時殊氣，天不賜，故歲成。[殊氣自有，故能常有。若本無之，而由天賜，則有時而廢。]五官殊職，君不私，故國治。文武大人不賜，故德備。[文者自文，武者自武，非大人所賜，若有賜而能，則有時而闕。]萬物殊理，道不私，故無名；無名故無爲；無爲而無不爲。時有終始，世有變化。禍福湻湻，[流行反覆。]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；[於此爲戾，於彼或以爲宜。]自殉殊面，[面，向也。心各不同而自殉焉。殊向自殉，是非天隔，故有所正者，亦有所差離。]有所正者有所差。[正於此者，或差於彼。]比於大澤，百材皆度；觀乎大山，木石同壇——此之爲丘里之言。』少知曰：『然則謂之道足乎？』大公調曰：『不然，今計物之數，不止於萬，而期曰萬物者，以數之多者號而讀者也。是故天地者形骸大者也；陰陽者，氣象大者也；道者爲之公，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。已有之矣，乃將得比哉？[名已有矣，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。]則若以斯辯，譬猶狗馬，其不及遠矣。』[今名之辯，無不及遠矣，故謂道猶未足也，必

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，雖有故名莫之比也。少知曰：『四海以內，六合之裏，萬物之所生惡起？』大公調曰：『陰陽相照相蓋（通害）相治，四時相代相生相殺。欲惡去就，於是橋起；雄雌片合，於是庸有。安危相易，禍福相生，緩急相摩，聚散以成，此名實之可紀，精之可志也。隨序之相理，橋運之相使，窮則反，終則始，此物之所有。言之所盡，知之所至，極物而已。覩道之人，不隨其所廢，不原其所起，此議之所止。』少知曰：『季眞之莫爲，接子之或使，二家之議，孰正於其情？孰徧於其理？』大公調曰：『鷄鳴犬吠，是人之所知；雖有大知，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，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。斯而析之，精至於無倫，大至於不可圍，或之使，莫之爲，未免於物，而終以爲過。或使則實，莫爲則虛。有名有實，是物之居。無名無實，在物之虛。可言可意，言而愈疏。未生不可忌，（自然突生，不可禁禦。）已死不可徂。死生非遠也，

理不可覩。或之使，莫之爲，疑之所假。吾觀其本，其往無窮；吾觀其末，其來無止，無窮無止。言之無也，與物同理。或使莫爲，言之本也，與物終始。道不可有，有不可無。道之爲名，所假而行。或使莫爲，在物一曲，夫胡爲於大方！（舉昇降俱可知道。）言而足，則終日言而盡道；（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。）言而不足，則終日言而盡物。（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。）道物之極，言默不足以載；非言非默，議其有極。（道物之極，常莫爲而默爾，不在言與不言。極於自爾，恆默而議也。）

外物第二十六

外物不可必，（外來禍福。）故龍逢誅，比干戮，箕子狂，惡來死，桀紂亡。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，而忠未必信，故伍員流於江，萇弘死於蜀，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。（碧玉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，而孝未必愛，故孝已憂而曾參悲。木與木相摩則然，（同燃）金與火相守則流。陰陽錯行，則天地大駭，於是乎有雷有霆，水中有火，乃

焚大槐。有甚憂兩陷，而無所逃。（利害兩難。）螴蜳不得成，若懸於天地之間。（蟄蟲未甦，屈伸俱難，其心若懸空而不自主，）慰暋沈屯，（慰，鬱。暋，悶。沈，深。屯，難。）利害相摩，生火甚多。衆人焚和。（衆人遺利則和，利害存懷，則其和焚也。）月固不勝火，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。（月，金魄，水之所生。不勝火，言火盛而水之源竭。僓然，衰敝之義，道盡則形神俱盡。）

莊周家貧，故往貸粟於監河侯，監河侯曰：『諾，我將得邑金，將貸子三百金，可乎？』莊周忿然作色曰：『周昨來，有中道而呼者，周顧視，車轍中有鮒魚焉，周問之曰：「鮒魚來！子何爲者耶？」對曰：「我東海之波臣也，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！」周曰：「諾，我且南遊吳越之王，激西江之水而迎子，可乎？」鮒魚忿然作色曰：「吾失我常與，我無所處，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，君乃言此，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！」』

任公子爲大鉤巨緇，五十犗（犗牛）以爲餌，蹲乎會稽，投竿東海，旦旦而釣，期年

不得魚；已而，大魚食之，牽巨鉤，陷沒而下，鶩揚而奮鬐，白波若山，海水震蕩，聲侔鬼神，憚赫千里。任公子得若魚，離而腊之；自制河以東，蒼梧以北，莫不厭若魚者；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，皆驚而相告也。夫揭竿累，（綸索）趣灌瀆，守鯢鮒，其於得大魚難矣！飾小說以干縣令，其於大達亦遠矣，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，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！

儒以詩禮發冢，大儒臚（上告下也。）傳曰：「東方作矣，（日出）事之何若？」小儒曰：「未解裙襦，口中含珠。」詩固有之曰：「青青之麥，生於陵陂，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！」為接其鬢，壓（以一指按。）其顪；（頤下毛也。）儒以金椎控其頤，徐別（緩開）其頰，無傷口中珠。（譏刺儒者之拘禮也。）

老萊子之弟子出薪，遇仲尼，反以告曰：「有人於彼，修上而趨下，（上長下短。）末僂

而後耳，[頭向前，背後僂，耳却近後。]視若營四海；[萬目而營。]不知誰氏之子？」老萊子曰：「是丘也，召而來！」仲尼至，曰：「丘！去汝躬矜，與汝容知，斯爲君子矣。」仲尼揖而退，蹙然改容而問曰：「業可得進乎？」老萊子曰：「夫不忍一世之傷，而驁萬世之患，[一世爲之，則其迹萬世爲患，故不可輕也。]抑固窶耶？亡其略弗及耶？[直任之則民性不窶，而皆自有，略無弗及之事也。]惠以歡爲驁，終身之醜；中民之行進焉耳！[惠以邀歡，是爲醜行，民易進則不可妄惠之。]相引以名，相結以隱。[隱私]與其譽堯而非桀，不如兩忘而閉其譽。反無非傷也，動無非邪也。[順之則全，靜之則止。]聖人躊躇以興事，以每[通謀]成功，奈何哉其載焉？終矜爾！」[何可載而有其功，徒終於矜持而無益於事。]

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[曲屋簷也。]門曰：「予自宰路之淵，予爲清江，使河伯之所，漁者余且得予。」元君覺，使人占之，曰：「此神龜也。」君曰：「漁者有余且乎？」左右曰：「有。」君曰：「令余且會朝。」明日，余且朝，君曰：「漁何

得！」對曰：「且之網，得白龜焉，箕（同其）圓五尺。」君曰：「獻若之龜。」龜至，君再殺之，再欲活之，心疑，卜之曰：「殺龜以卜吉。」乃刳龜，七十二鑽而無遺筴。

仲尼曰：「神龜能見夢於元君，而不能避余且之網；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，不能避刳腸之患。如是，則知有所困，神有所不及也。」雖有至知，萬人謀之。（不用其知，而用衆謀。）魚不畏網，而畏鵜鶘。（網無情，故得魚。）去小知而大知明，去善而自善矣。嬰兒生無石（同碩）師而能言，與能言者處也。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子言無用。」莊子曰：「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。夫地非不廣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耳；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，人尚有用乎？」惠子曰：「無用。」莊子曰：「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！」

莊子曰：「人有能遊，且得不遊乎？人而不能遊，且得遊乎？夫流遁之志，決絕

之行，—噫！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！覆墜而不反，火馳而不顧。雖相與爲君臣，時也；易世而無以相賤。故曰：至人不留行焉。不留其迹。 夫尊古而卑今，學者之流也。且以狶韋氏之流，觀今之世，夫孰能不波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，順人而不失己。彼教不學，承意不彼。順其自然而斅化之。 目徹爲明，耳徹爲聽；鼻徹爲顫，口徹爲甘，心徹爲知，知徹爲德。凡道不欲壅，壅則哽，哽而不止則跈，不亙於行。 跈則衆害生。物之有知者恃息，其不殷，當也 非天之罪。天之穿之，日夜無降，降當作癃，謂不癃閼也。人則顧塞其竇。無性任天竇乃開。 胞有重閬，空曠 心有天遊。室無空虛，則婦姑勃谿。無空 心無天遊，則六鑿相攘。六情攘奪。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，亦神者不勝。盡以容其私，則反戾共鬬爭也。 德溢乎名，修德過量，由於好名。 名溢乎暴，好名過情，由於表暴。 謀稽乎誸，誸，急也。操切則爲人所謀。 知出乎爭，爭則以知巧相角。 柴生乎守，柴，塞也。守，積也。閉塞由於積滯不化。 官事果乎衆宜。果成也。衆有所宜，而後官事以成。 春雨

日時，草木怒生，銚鎒（鋤田之具。）於是乎始修；草木之到植者過半，而不知其然。（到植，更生也。）靜然可以補病，（然借爲離，乃行有節度也）眥（翦也）搣（滅也）可以休老，甯可以止遽。雖然，若是勞者之務也，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。（補病休老止遽，皆既失而後圖之，非佚者之所也，故超然不顧。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，神人未嘗過而問焉；賢人所以駴世，聖人未嘗過而問焉；君子所以駴國，賢人未嘗過而問焉；小人所以合時，君子未嘗過而問焉。演門（城門名。）有親死者，以善毀，爵爲官師；（善毀，善哀毀也。）其黨人毀而死者半。堯與許由天下，許由逃之。湯與務光，務光怒之。紀他聞之，帥弟子而踆於窾水，諸侯弔之，三年，申徒狄因以踣河。筌者（香草，可以餌魚。）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筌。蹄者（攣兔足之具。）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。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！」

寓言第二十七

寓言十九；人不信己，寓寄於他人，則十言而九見信也。重言十七；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。巵言日出，和以天倪。巵，酒器。天倪，自然之分。巵滿則傾，空則仰，因物隨變，是爲日出，日盡其自然之分，則和也。寓言十九，藉外論之。親父不爲其子媒；親父譽之，不若非其父者也。非吾罪也，人之罪也。與己同則應，不與己同則反。同於己爲是之，異於己爲非之。重言十七，所以已言也，是爲耆艾。以其耆艾，故俗重之。年先矣，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，是非先也。人而無以先人，無人道也；人而無人道，是之謂陳人。蓋以所聞先於我，有經緯本末，可以立人之道也，若徒以其年，不過爲陳久之人不足重也。巵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窮年。夫自然有分，而是非無主，無主則曼衍矣，誰能定之哉，故曠然無懷，因而任之，所以各終其天年。不言則齊，齊與言不齊，言與齊不齊也。故曰：無言，言無言；終身言，未嘗言；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。理本自齊，若以言齊之，不若不言而待其自齊，然不言者，非箝其口之謂也，不爭是非，不論同異，言與不言，非所計也。有自也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；有自也而

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惡乎然？然於然；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惡乎可？可於可；惡乎不可？不可於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有固所可；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非卮言日出。和以天倪，孰得其久？惟隨其自然乃可久。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。雖變化相代，原其氣則一。始卒若環，於今爲始者，於昨已復爲始也。莫得其倫，理自爾，故莫得。是謂天均。天均者，天倪也。

莊子謂惠子曰：「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始時所是卒而非之；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，五十九非也？」惠子曰：「孔子勤志服知也。」莊子曰：「孔子謝之矣，而其未之嘗言。言孔子非勤志服知之故，乃謝去所志所知而隨時任物之自然，又不造言，自無是與非也。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，復靈以生。復借爲伏；伏靈者，千歲松根也，凡受才大本者，皆伏藏靈氣於內。草所受才之大本，則松根也。人所受才之大本，則天地根也。鳴而當律，言而當法，利義陳乎前，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。服，用也。我無言也，我之所言，直始人之口耳，好惡是非，利義之陳，未用出吾口也。使人乃心服而不敢蘁逆也立，定天下之定。口所以宣心，故用衆人之口，則衆人之心用矣；我順衆心，則衆心信矣，雖敢逆立

哉。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，又何爲乎。已乎已乎！吾且不得及彼乎！』因而乘之，故無不及。

曾子再仕而心再化，曰：『吾及親仕，三釜而心樂；後洎及也親死，吾心悲。』弟子問於仲尼曰：『若參者，可謂無所縣其罪乎？』縣，係累也。罪，捕魚竹罔也。以利祿比罔羅也。曰：『既已縣矣；夫無所縣者，可以有哀乎？彼視三釜三千鍾，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。』言曾子之心已有係累矣，若無係累，則併不及養親之悲哀而忘之矣，豈計縣之多寡哉，若鸛雀蚊虻之過眼即去，不計其大小也。

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：『自吾聞子之言，一年而野，朴質。二年而從，不自專。三年而通，通彼我。四年而物，與物同。五年而來，自得。六年而鬼入，外形骸。七年而天成，合乎造化之自然。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，九年而大妙。未始有始。生有爲，死也；生而有爲，則喪其生。勸公以其死也，有自也。自，由也。由有爲，故死。由私其生，故有爲。今所以勸公者，以其死之由私耳。而果然乎？惡乎其所適？惡乎其所不適；天有歷數，地有人訓實據，訓驗吾惡乎求之？莫知其所終，若之何其無命

也？莫知其所始，若之何其有命也？有以相應也，若之何其無鬼耶？無以相應也，若之何其有鬼耶？』（鬼神未必靈盡應，未必不靈不應。）

衆罔兩問於景曰：『若向也俯，而今也仰；向也括，而今也被髮；向也坐，而今也起；向也行，而今也止；何也？』景曰：『叟叟也，（動貌）奚稍問也？（自行運動，不可致詰。）予有而不知其所以。（自爾故不知所以。）予，蜩甲也，蛇蛻也，似之而非也。（景似形而非形。）火與日，吾屯也；陰與夜，吾代也；彼吾所以有待耶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？（彼，指形而言。形亦不能自主，尙爲影之所待，而況主）彼來則我與之來，彼往則我與之往，彼强陽（健動之義。）（無有待之造化者將不爲彼之所待乎，是形影之不相離，皆不能自有也。）則我與之强陽；强陽者，又何以有問乎？』（來往强陽自動耳，不可問。）

陽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遊於秦，邀於郊，至於梁而遇老子。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：『始以汝爲可教，今不可也！』陽子居不答。至舍，進盥漱巾櫛，脫屨戶

外，膝行而前曰：『向者弟子欲請夫子，夫子行不閒，是以不敢；今閒矣，請問其故。』老子曰：『而睢睢盱盱，（跋扈之貌。）而誰與居。（人將畏避。）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』陽子居蹴然變容曰：『敬聞命矣！』其往也，舍者迎將，其家公執席，妻執巾櫛，舍者避席，煬者避竈；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。

讓王第二十八

堯以天下讓許由，許由不受；又讓於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曰：『以我爲天子，猶之可也，雖然，我適有幽憂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』——夫天下至重也，而不以害其生，又況他物乎？唯無以天下爲者，可以託天下也。

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，子州支伯曰：『予適有幽憂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』——故天下大器也，而不以易生；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。

舜以天下讓善卷，善卷曰：『余立於宇宙之中，冬日衣皮毛，夏日衣葛絺；春耕種，形足以勞動；秋收斂，身足以休食；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遙於天地之間，而心意自得。吾何以天下爲哉？悲夫子之不知余也！』遂不受，於是去而入深山，莫知其處。

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，石戶之農曰：『捲捲乎（用力貌。）后之爲人，葆力之士也！』以舜之德爲未至也，於是夫負妻戴，攜子以入於海，終身不反也。

大王亶父居邠，狄人攻之；事之以皮帛而不受；事之以犬馬而不受，事之以珠玉而不受，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。大王亶父曰：『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，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，吾不忍也；子皆勉居矣！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？且吾聞之：不以所用養害所養。』因杖筴而去之。民相連（同聯）而從之，遂成國

於岐山之下。——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！能尊生者，雖富貴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今世之人，居高官尊爵者，皆重失之，見利輕亡其身，豈不惑哉！

越人三世弒其君，王子搜患之，逃乎丹穴，而越國無君，求王子搜不得，從之丹穴，王子搜不肯出，越人薰之以艾，乘之王輿，王子搜援綏登車，仰天而呼曰：『君乎君乎！獨不可以舍我乎！』——王子搜非惡爲君也，惡爲君之患也。若王子搜者，可謂不以國傷生矣；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。

韓魏相與爭侵地，子華子魏人見昭僖侯韓人，昭僖侯有憂色。子華子曰：「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，書之言曰：「左手攫之則右手廢；右手攫之則左手廢；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。」君能攫之乎？』昭僖侯曰：『寡人不攫也。』子華子曰：

「甚善！自是觀之：兩臂重於天下也，身亦重於兩臂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，今之所爭者，其輕於韓又遠；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。」僖侯曰：「善哉！教寡人者衆矣，未嘗得聞此言也。」—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。

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，使人以幣先焉。顏闔守陋閭，苴布之衣，而自飯牛。魯君之使者至，顏闔自對之。使者曰：「此顏闔之家與？」顏闔對曰：「此闔之家也。」使者致幣，顏闔對曰：「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，不若審之。」使者還反審之，復來求之，則不得已。—故顏闔者，眞惡富貴也。故曰道之眞，以治身；其緒餘，以治國家；其土苴，以治天下。由此觀之：帝王之功，聖人之餘事也，非所以完身養生也。今世俗之君子，多危身棄生以殉物，豈不悲哉！凡聖人之動作也，必察其所以之，與其所以爲。今且有人於此，以隨侯之珠，彈千仞

之雀，世必笑之，是何也？則其所用者重，而所要者輕也。夫生者，豈特隨侯（應增珠字。）之重哉？

子列子窮，容貌有飢色，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：『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國而窮，君無乃爲不好士乎？』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。子列子見使者，再拜而辭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之而拊心曰：『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，皆得佚樂。今有飢色，君過而遺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豈不命耶！』子列子笑謂之曰：『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遺我粟；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；此吾所以不受也。』其卒，民果作難，而殺子陽。

楚昭王失國，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。昭王反國，將賞從者，及屠羊說。屠羊說曰：『大王失國，說失屠羊；大王反國，說亦反屠羊；臣之爵祿已復矣，又何賞

之言？」王曰：「強之。」屠羊說曰：「大王失國，非臣之罪，故不敢伏其誅；大王反國，非臣之功，故不敢其賞。」王曰：「見之。」屠羊說曰：「楚國之法，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。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，而勇不足以死寇；吳軍入郢，說畏難而避寇，非故隨大王也；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，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。」王謂司馬子綦曰：「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，子【綦】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！」（諸侯三卿皆執旌。）屠羊說曰：「夫三旌之位，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；萬鍾之祿，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；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？說不敢當，願復反吾屠羊之肆。」遂不受也。

原憲居魯，環堵之室，茨以生草，蓬戶不完，桑以爲樞，而甕牖二室，褐以爲塞，上漏下濕，匡（正也）坐而弦。（弦歌）子貢乘大馬，中紺而表素，軒車不容巷，往見原憲。

原憲華（木皮）冠縰（破跟）履，杖藜而應門。子貢曰：『嘻！先生何病？』原憲應之曰：『憲聞之，無財謂之貧，學而不能行謂之病。今憲貧也，非病也。』子貢逡巡而有愧色。原憲笑曰：『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學以爲人，教以爲己，仁義之慝，輿馬之飾，憲不忍爲也。』

曾子居衞，縕袍無表，顏色腫噲，（通潰）手足胼胝，三日不舉火，十年不製衣，正冠而纓絕，捉衿而肘見，納履而踵決，曳縰而歌商頌，聲滿天地，若出金石；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。故養志者忘形，養形者忘利，致道者忘心矣。

孔子謂顏回曰：『回來！家貧居卑，胡不仕乎？』顏回對曰：『不願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，足以給飦粥；郭內之田十畝，足以爲絲麻；鼓琴足以自娛，所學夫子之道者，足以自樂也；回不願仕。』孔子愀然變容曰：『善哉回之意！

丘聞之，知足者，不以利自累也；審自得者，失之而不懼；行修於內者，無位而不怍；丘誦之久矣，今於回而後見之，是丘之得也！」

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：「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（君門）之下，奈何？」瞻子曰：「重生。重生則利輕。」中山公子牟曰：「雖知之，未能勝也。」瞻子曰：「不能自勝則從，（通縱）神無惡乎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，此之謂重傷之，（不能自勝，則已傷矣，又強制之而不使縱，是再傷也。）重傷之人無壽（同疇）類矣。」魏牟，萬乘之公子也，其隱巖穴也，難爲於布衣之士；雖未至乎道，可謂有其意矣！

孔子窮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藜藿不糝，顏色甚憊，而弦歌於室。顏回擇菜，子路子貢相與言曰：「夫子再逐於魯，削迹於衛，伐樹於宋，窮於商周，圍於陳蔡，殺夫子者無罪，藉夫子者無禁；弦歌鼓琴，未嘗絕音，君子之無恥也

若此乎！」顏回無以應，入告孔子，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：「由與賜細人也！召而來吾語之。」子路子貢入子路曰：「如此者可謂窮矣！」孔子曰：「是何言也！君子通於道之謂通，窮於道之謂窮。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，其何窮之爲！故內省而不窮於道，臨難而不失其德。天天當作大。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陳蔡之隘，於丘其幸乎！」孔子削然反琴聲也。琴而弦歌，子路扢然奮動執干而舞。子貢曰：「吾不知天之高也，地之下也！」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通亦樂；所樂非窮通也，道德同得於此，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。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。退天子位，逍遙於共丘山首。

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，北人無擇曰：「異哉后之爲人也！居於畎畝之中，而遊堯之門；不若是而已，又欲以其辱行漫我，吾羞見之！」因自投淸泠

之淵。

湯將伐桀，因卞隨而謀。卞隨曰：『非吾事也。』湯曰：『孰可？』曰：『吾不知也。』湯又因瞀光而謀，瞀光曰：『非吾事也。』湯曰：『孰可？』曰：『吾不知也。』湯曰：『伊尹何如？』曰：『强力忍垢，吾不知其他也。』湯遂與伊尹謀伐桀，尅之，以讓卞隨。卞隨辭曰：『后之伐桀也，謀乎我，必以我爲賊也；勝桀而讓我，必以我爲貪也。吾生乎亂世，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，吾不忍數聞也！』乃自投椆水而死。湯又讓瞀光曰：『知者謀之，武者遂之，仁者居之，古之道也，吾子胡不立乎？』瞀光辭曰：『廢上，非義也；殺民，非仁也；人犯其難，我享其利，非廉也。吾聞之曰：「非其義者，不受其祿；無道之世，不踐其土。」況尊我乎？吾不忍久見也！』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。

昔周之興，有士二人，處於孤竹，曰伯夷叔齊，二人相謂曰：『吾聞西方有人，似有道者，試往觀焉。』至於岐陽，武王聞之，使叔旦往見之，與之盟曰：『加富二等，就官一列，血牲而埋之。』二人相視而笑曰：『嘻！異哉！此非吾所謂道也。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，時祀盡敬，而不祈喜；（求福）其於人也，忠信盡治，而無求焉。樂與政爲政，樂與治爲治，不以人之壞自成也，不以人之卑自高也，不以遭時自利也。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，上謀而下行貨，阻兵而保威，割牲而盟以爲信，揚行以說衆，殺伐以要利，是推亂以易暴也。吾聞古之士，遭治世不避其任，遇亂世不爲苟存。今天下闇，周德衰，其竝乎周以塗（汙塗）我身也，不如避之以絜吾行！』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，遂餓而死焉。─若伯夷叔齊者，其於富貴也，苟可得已，則必不賴。（取也）高節戾行，獨樂其志，不事於世，此

二士之節也。

盜跖第二十九

孔子與柳下季爲友，柳下季之弟名盜跖，盜跖從卒九千人，橫行天下，侵暴諸侯，穴室樞（樞當作摳，探也。）戶，驅人牛馬，取人婦女，貪得忘親，不顧父母兄弟，不祭先祖，所過之邑，大國守城，小國入保，萬民苦之。孔子謂柳下季曰：「夫爲人父者，必能詔其子；爲人兄者，必能敎其弟。若父不能詔其子，兄不能敎其弟，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。今先生，世之才士也，弟爲盜跖，爲天下害，而弗能敎也，丘竊爲先生羞之！丘請爲先生往說之。」柳下季曰：「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，爲人兄者必能敎其弟；若子不聽父之詔，弟不受兄之敎，雖今先生之辯，將奈之何哉？且跖之爲人也，心如涌泉，意如飄風，强足以拒敵，

辯足以飾非，順其心則喜，逆其心則怒，易辱人以言；先生必無往。』孔子不聽，顏回爲馭，子貢爲右，往見盜跖。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，膾人肝而餔之。孔子下車而前，見謁者曰：『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，敬再拜謁者。』謁者入通，盜跖聞之大怒，目如明星，髮上指冠，曰：『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！爲我告之：爾作言造語，妄稱文武，冠枝木之冠，帶死牛之脅，多辭繆說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搖脣鼓舌，擅生是非，以迷天下之主，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，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！子之罪大極，（極當作殛。）重疾走歸！不然，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！』孔子復通曰：『丘得幸於季，願望履幕下。』謁者復通，盜跖曰：『使來前！』孔子趨而進，避席反走，再拜盜跖。盜跖大怒，兩展其足，按劍瞋目，聲如乳虎，曰：『丘來前！若所言，順吾意則生，逆吾心則死！』

孔子曰：『丘聞之：凡天下有三德：生而長大，美好無雙，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，此上德也；知維天地，能辨諸物，此中德也；勇悍果敢，聚衆率兵，此下德也；凡人有此一德者，足以南面稱孤矣。今將軍兼此三者，身長八尺二寸，面目有光，脣如激丹，齒如齊貝，音中黃鐘，而名曰盜跖，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！將軍有意聽臣，臣請南使吳越，北使齊魯，東使宋衞，西使晉楚，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，立數十萬戶之邑，尊將軍爲諸侯，與天下更始，罷兵休卒，收養昆弟，共祭先祖，此聖人才士之行，而天下之願也。』盜跖大怒曰：『丘來前！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，皆愚陋恆民之謂耳。今長大美好，人見而說之者，此吾父母之遺德也；丘雖不吾譽，吾獨不自知耶？且吾聞之：好面譽人者，亦好背而毀之。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，是欲規我以利，而恆民畜我也，安可長久

也？城之大者，莫大乎天下矣；堯舜有天下，子孫無置錐之地；湯武立爲天子，而後世絕滅，非以其利大故耶？且吾聞之：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，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，晝拾橡栗，暮栖木上，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。古者民不知衣服，夏多積薪，冬則煬之，故命之曰知生之民。神農之世，臥則居居，起則于于，民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與麋鹿共處，耕而食，織而衣，無有相害之心，此至德之隆也；然而黃帝不能致德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。堯舜作，立羣臣；湯放其主，武王殺紂。自是之後，以强凌弱，以衆暴寡，湯武以來，皆亂人之徒也。今子修文武之道，掌天下之辯，以教後世，縫衣淺帶，矯言僞行，以迷惑天下之主，而欲求富貴焉；盜莫大於子！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，而乃謂我爲盜跖？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，使子路去其危冠，解其長劍，而受教於子，天

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；其卒之也，子路欲殺衛君而不成，身菹於衛東門之上，是子教之不至也！子自謂才士聖人耶？則再逐於魯，削迹於衛，窮於齊，圍於陳蔡，不寄身於天下；子教子路菹此患，上無以爲身，下無以爲人，子之道豈足貴耶？世之所高，莫若黃帝，黃帝尚不能全德，而戰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；堯不慈，舜不孝，禹偏枯，湯放其主，武王伐紂，文王拘羑里，此六子者：世之所高也；孰論之，皆以利惑其眞，而强反其情性，其行乃甚可羞也！世之所謂賢士，伯夷叔齊，辭孤竹之君，而餓死於首陽之山，骨肉不葬；鮑焦飾行非世，抱木而死；申徒狄諫而不聽，負石自投於河，爲魚鼈以食；介子推至忠也，自割其股以食文公，文公後背之，子推怒而去，抱木而燔死；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，女子不來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；此四者：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

乞者，以上四人，不得其死，猶豬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。皆離名輕死，不念本根壽命者也。世之所謂忠臣者，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。子胥沈江，比干剖心，此二子者，世謂忠臣也，然卒爲天下笑。——自上觀之，至於子胥比干，皆不足貴也。丘之所以說我者，若告我以鬼事，則我不能知也；若告我以人事者，不過此矣；皆吾所聞知也。今吾告子以人之情：目欲視色，耳欲聽聲，口欲察味，志氣欲盈。人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，除病瘦死喪憂患，其中開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；天與地無窮，人死者有時；操有時之具，而託於無窮之間，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！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，皆非中道者也。丘之所言，皆吾之所棄也；亟去走歸，無復言之！子之道狂狂汲汲，詐巧虛僞事也，非可以全眞也，奚足論哉！」孔子再拜趨走，出門上車，執轡三失，目芒然無見，色

若死灰，據軾低頭，不能出氣；歸到魯東門外，適過柳下季，柳下季曰：「今者闕然數日不見，車馬有行色，得微往見跖邪？」孔子仰天而嘆曰：「然！」柳下季曰：「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然，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！疾走料虎頭，編虎須，(同鬚)幾不免虎口哉！」

子張問於滿苟得曰：「盍不爲行？(何不爲德行。)無行則不信，不信則不任，不任則不利。故觀之名，計之利，而義眞是也。若棄名利，反之於心，則夫士之爲行，不可一日不爲乎！」滿苟得曰：「無恥者富，多信者顯，夫名利之大者，幾在無恥而信。故觀之名，計之利，而信眞是也。若棄名利，反之於心，則夫士之爲行，抱其天乎！」子張曰：「昔者桀紂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；今謂臧(臧獲)聚(騶從)曰，「汝行如桀紂，」則有怍色，有不服之心者，小人所賤也。仲尼墨翟窮爲匹夫；今

爲宰相，「子行如仲尼墨翟，」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，士誠貴也。故勢爲天子，未必貴也；窮爲匹夫，未必賤也；貴賤之分，在行之美惡。』滿苟得曰：『小盜者拘，大盜者爲諸侯，諸侯之門，義士存焉。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；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。論則賤之，行則下之，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，不亦拂乎？故書曰，孰惡孰美？成者爲首，不成者爲尾。』子張曰：『子不爲行，卽將疏戚無倫，貴賤無義，長幼無序；五紀六位，將何以爲別乎？』滿苟得曰：『堯殺長子，舜流母弟，疏戚有倫乎？湯放桀，武王殺紂，貴賤有義乎？王季爲適，周公殺兄，長幼有序乎？儒者僞辭，墨者兼愛，五紀六位將有別乎？且子正爲名，我正爲利，名利之實，不順於理，不監於道。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，小人殉財，君子殉名。其所以變其情，易其性，則異矣；乃至於棄

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，則一也。故曰：無爲小人，反殉而天；無爲君子，從天之理。若枉若直，相而天極，面觀四方，與時消息。若是若非，執而圓機，獨成而意，與道徘徊。無轉而行，無成而義，將失而所爲。無赴而富，無徇而成，將棄而所得。夫比干剖心，子胥抉眼，忠之禍也；直躬證父，尾生溺死，信之患也；鮑子立乾，勝子不自理，廉之害也；孔子（當爲陳仲子。）不見母，匡子不見父，義之失也。此上世之所傳，下世之所語，以爲士者正其言，必其行，故服其殃，離其患也。』（此章主毀行賤士以全其內，然後行高士貴。）

無足問於知和曰：『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。彼富則人歸之，歸則下之，下則貴之。夫見下貴者，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。今子獨無意焉，知不足耶？意知而力不能行耶？故推正不忘耶？』知和曰：『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

而生，同鄉而處者，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；言人心易動，但人與賢人俱生，便自謂過於世人，況自爲富貴者乎。是專無主正，所以覽古今之時，是非之分也，與俗化。世去至重，棄至尊，以爲其所爲也，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，不亦遠乎！慘怛之疾，恬愉之安，不監於體；怵惕之恐，欣懽之喜，不監於心。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，是以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不免於患也。』無足曰：『夫富之於人，無所不利；窮美究勢，至人之所不得逮，聖人之所不能及；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，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，因人之德以爲賢良，非亯國而嚴若君父。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，心不待學而樂之，體不待象而安之。夫欲惡避就，固不待師，此人之性也。天下雖非我，孰能辭之？』知和曰：『知者之爲，故動以百姓，不違其度，是以足而不爭。無以爲，故不求。不足，故求之，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。有餘，故辭之，棄

天下而不自以爲廉。廉貪之實，非以迫外也。反監之度，勢爲天子，而不以貴驕人；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。計其患，慮其反，以爲害於性，故辭而不受也，非以邀名譽也。堯舜爲帝而雍，雍當推之誤，推，位。非仁天下也，不以美害生也。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，非虛辭讓也，不以事害己。此皆就其利，辭其害，而天下稱賢焉，則可以有之，彼非以興名譽也。」無足曰：「必持其名，苦體絕甘，約養以持生，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。」知和曰：「平爲福，有餘爲害者，物莫不然，而財其甚者也。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，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，以感其意，遺忘其業，可謂亂矣！侅溺於馮氣，若負重行而上也，可謂苦矣！貪財而取慰，通畏 貪權而取竭，靜居則溺，體澤則馮，可謂疾矣！爲欲富就利，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，且馮而不舍，可謂辱矣！財積而無用，服膺而不舍，滿心戚醮，求

益而不止，可謂憂矣！內則疑劫請之賊，外則畏寇盜之害，內周樓疏，（窗也）外不敢獨行，可謂畏矣！—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，皆遺忘而不知察，及其患至，求盡性竭財，單（同殫）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。故觀之名則不見，求之利則不得，繚意絕體而爭此，不亦惑乎！』（此章言知足常足。）

說劍第三十

昔趙文王喜劍，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，日夜相擊於前，死傷者歲百餘人，好之不厭。如是三年，國衰，諸侯謀之。太子悝患之，募左右曰：『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，賜之千金。』左右曰：『莊子當能。』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。莊子弗受，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：『太子何以教周，賜周千金？』太子曰：『聞夫子明聖，謹奉千金以幣從者。夫子弗受，悝尚何敢言？』莊子曰：『聞

太子所欲用周者，欲絕王之喜好也，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，下不當太子，則身刑而死，周尙安所事金乎？使臣上說大王，下當太子，趙國何求而不得也！」太子曰：「然，吾王所見唯劍士也。」莊子曰：「諾，周善爲劍。」太子曰：「然吾王所見劍士，皆蓬頭突鬢垂冠，曼胡之纓，短後之衣，瞋目而說難，王乃說之；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，事必大逆。」莊子曰「請治劍服。」治劍服三日，乃見太子，太子乃與見王，王脫白刃待之；莊子入殿門不趨，見王不拜。王曰：「子欲何以敎寡人？使太子先。」曰：「臣聞大王喜劍，故以劍見王。」王曰：「子之劍何能禁制？」曰：「臣之劍十步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」（十步之內，輒殺一人，則歷千里之遠，所殺多矣，而劍鋒不缺，所當無撓者，極言其劍之利也。）王大說之，曰：「天下無敵矣！」莊子曰：「夫爲劍者，示之以虛，開之以利，後之以發，先之以至；願得試之。」王曰：「夫子休就舍，

待命令設戲請夫子。」王乃校劍士七日，死傷者六十餘人，得五六人，使奉劍於殿下，乃召莊子。王曰：「今日試使士敦（治也）劍。」莊子曰：「望之久矣。」王曰：「夫子所御杖，長短何如？」曰：「臣之所奉皆可，然臣有三劍，唯王所用，請先言而後試。」王曰：「願聞三劍。」曰：「有天子劍，有諸侯劍，有庶人劍。」王曰：「天子之劍何如？」曰：「天子之劍，以燕谿石城爲鋒，齊岱爲鍔，晉魏爲脊，周宋爲鐔，韓魏爲夾；包以四夷，裹以四時，繞以渤海，帶以常山，制以五行，論以刑德，開以陰陽，持以春夏，行以秋冬；此劍直之無前，舉之無上，案之無下，運之無旁，上決浮雲，下絕地紀；此劍一用，匡諸侯，天下服矣！此天子之劍也。」文王芒然自失，曰：「諸侯之劍何如？」曰：「諸侯之劍，以知勇士爲鋒，以清廉士爲鍔，以賢良士爲脊，以忠勝士爲鐔，以豪傑士爲夾；此劍直之

亦無前，舉之亦無上，案之亦無下，運之亦無旁；上法圓天，以順三光；下法方地，以順四時；中知民意，以安四鄉；此劍一用，如雷霆之震也，四封之內，無不賓服，而聽從君命者矣！此諸侯之劍也。』王曰：『庶人之劍何如？』曰：『庶人之劍，蓬頭突鬢垂冠，曼胡之纓，短後之衣，瞋目而語難，相擊於前，上斬頸領，下決肝肺；此庶人之劍，無異於鬭雞，一旦命已絕矣，無所用於國事。今大王有天子之位，而好庶人之劍，臣竊爲大王薄之！』王乃牽而上殿，宰人上食，王三環之。聞義而愧，繞三周不能坐食。莊子曰：『大王安坐定氣，劍事已畢奏矣！』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，劍士皆服斃其處也。忿不見禮而自殺。

漁父第三十一

孔子游乎緇帷之林，休坐乎杏壇之上，弟子讀書，孔子弦歌鼓瑟，奏曲未半，

有漁父者下船而來，須眉交白，被髮揄袂，行原以上，距陸而止，左手據膝，右手持頤，以聽曲終，而招子貢子路，二人俱對，客指孔子曰：『彼何為者也？』子路對曰：『魯之君子也。』客問其族，子路對曰：『族孔氏。』客曰：『孔氏者何治也？』子路未應，子貢對曰：『孔氏者，性服忠信，身行仁義，飾禮樂，選人倫，上以忠於世主，下以化於齊民，將以利天下：此孔氏之所治也。』又問曰：『有土之君與？』子貢曰：『非也。』『侯王之佐與？』子貢曰：『非也。』客乃笑而還行，言曰：『仁則仁矣，恐不免其身；苦心勞形，以危其眞；嗚呼！遠哉！其分於道也！』分，異也。子貢還報孔子，孔子推琴而起曰：『其聖人與！』乃下求之，至於澤畔，方將杖拏機也而引其船，顧見孔子，還鄉而立，孔子反走再拜而進。客曰：『子將何求？』孔子曰：『曩者先生有緒言未盡之言。而去，丘不肖，未知

所謂，竊待於下風，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。」客曰：「嘻！甚矣子之好學也！」孔子再拜而起曰：「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，無所得聞至教，敢不虛心！」客曰：「同類相從，同聲相應，固天之理也。吾請釋吾之所有，而經經理子之所以。子之所以者，人事也。天子，諸侯，大夫，庶人，此四者自正，治之美也；四者離位，而亂莫大焉。官治其職，人憂其事，乃無所陵。故田荒室露，衣食不足，徵賦不屬，妻妾不和，長少無序，庶人之憂也。能不勝任，官事不治，行不清白，羣下荒怠，功美不有，爵祿不持，大夫之憂也。廷無忠臣，國家昏亂，工技不巧，貢職不美，春秋後倫不順，天子諸侯之憂也。陰陽不和，寒暑不時，以傷庶物；諸侯暴亂，擅相攘伐，以殘民人，禮樂不節，財用窮匱，人倫不飭，百姓淫亂，天子有司之憂也。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

官而擅飾禮樂飾人倫，以化人民，不泰多事乎！且人有八疵，事有四患，不可不察也。非其事而事之，謂之摠；莫之顧而進之，謂之佞；希意道言，謂之諂；不擇是非而言，謂之諛；好言人之惡，謂之讒；析交離親，謂之賊；稱譽詐僞以敗惡人，謂之慝；不擇善否，兩容頰（兼并）適，偸拔其所欲，謂之險：—此八疵者，外以亂人，內以傷身，君子不友，明君不臣。所謂四患者：好經大事，變更易常，以挂（規劃）功名，謂之叨；專知擅事，侵人自用，謂之貪；見過不更，聞諫愈甚，謂之很；人同於己則可，不同於己，雖善不善，謂之矜；此四患也。能去八疵，無行四患，而始可教已。」孔子愀然而歎，再拜而起曰：「丘再逐於魯，削迹於衞，伐樹於宋，圍於陳蔡，丘不知所失，而離（同罹）此四謗者何也？」客悽然變容曰：「甚矣子之難悟也！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，舉足愈數，而迹愈多；走愈急，而影

不離身；自以爲尙遲，疾走不休，絕力而死。不知處陰以休影，處靜以息迹，愚亦甚矣！子審仁義之間，察同異之際，觀動靜之變，適受與之度，理好惡之情，和喜怒之節，而幾於不免矣。謹修而身，愼守其眞，還以物與人，則無所累矣。今不修之身，而求之人，不亦外乎！』孔子愀然曰：『請問何謂眞？』客曰：『眞者，精誠之至也。不精不誠，不能動人。故强哭者雖悲不哀；强怒者雖嚴不威；强親者雖笑不和。眞悲無聲而哀，眞怒未發而威，眞親未笑而和。眞在內者，神動於外；是所以貴眞也。其用於人理也，事親則慈孝，事君則忠貞，飲酒則歡樂，處喪則悲哀。忠貞以功爲主，飲酒以樂爲主，處喪以哀爲主，事親以適爲主。功成之美，無一其迹矣。事親以適，不論所以矣。飲酒以樂，不選其具矣。處喪以哀，無問其禮矣。禮者，世俗之所爲也；眞者，所以受於天也，自然不可

易也。故聖人法天貴眞，不拘於俗。愚者反此，不能法天，而恤於人；不知貴眞，祿祿（形兒爲禮。）而受變於俗；故不足惜哉！子之蚤湛於僞，而晚聞大道也！』孔子又再拜而起曰：『今者丘得遇也，若天幸然！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，而身教之。敢問舍所在，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。』客曰：『吾聞之：可與往者，與之至於妙道；不可與往者，不知其道，愼勿與之，身乃無咎。子勉之！吾去子矣！吾去子矣！』乃刺船而去，延緣葦間。顏淵還車，子路授綏，孔子不顧，待水波定，不聞拏音，而後敢乘。子路旁車而問曰：『由得爲役久矣，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。萬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，夫子猶有倨傲之容。今漁父杖拏逆立，而夫子曲要（同腰）磬折，言拜而應，得無太甚乎？門人皆怪夫子矣，漁父何以得此乎？』孔子伏軾而歎曰：『甚矣由之難化也！湛於禮

義有閒矣，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！進吾語汝：夫遇長不敬，失禮也；見賢不尊，不仁也。彼非至仁，不能下人；下人不精，不得其眞，故長傷身。惜哉！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！由獨擅之！且道者，萬物之所由也；庶物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；爲事逆之則敗，順之則成。故道之所在，聖人尊之。今漁父之於道，可謂有矣；吾敢不敬乎！」

列御寇第三十二

列御寇之齊，中道而反，遇伯昏瞀人，伯昏瞀人曰：『奚方而反？』曰：『吾驚焉。』曰：『惡乎驚？』曰：『吾嘗食於十醬，賣漿之家。而五醬先饋。』有五家先饋進之，敬之也。伯昏瞀人曰：『若是則汝何爲驚已？』曰：『夫內誠不解，誠積於中。形諜成光，形宜諜於外有光儀。以外鎭人心，其內實不足以服物。使人輕乎貴老，若鎭物由乎內實，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。而齍其所患。以美形動物則

（所患亂生。）夫毄人特爲食羹之貨，多餘之贏，其爲利也薄，其爲權也輕，而猶若此，而況於萬乘之主乎！身勞於國，而知盡於事；彼將任我以事，而效我以功，吾是以驚』。伯昏瞀人曰：『善哉觀（內省）乎！汝處己，人將保（附也）汝矣。』無幾何而往，則戶外之屨滿矣。伯昏瞀人北面而立，敦（豎立）杖蹙之乎頤，立有間，不言而出。賓者以告列子。列子提屨，跣而走，暨（及也）乎門，曰：『先生既來，曾不發藥乎？』曰：『已矣！吾固告汝曰，「人將保汝」，果保汝矣。非汝能使人保汝，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；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，必且有感搖而本性，又無謂也。（感人而使人豫悅而來保者，殆表異示之故耳，然有所感，則已搖動本性矣，故無謂也。）與汝遊者，又莫汝告也；彼所小言，盡人毒也；莫覺莫悟，何相孰也！（所與遊者，既不相告，至其所言又鄙小，徒爲人之毒害，同入迷途，孰能相出。）巧者勞而知者憂，無能者無所求，飽食而遨遊，汎若不繫之舟，虛而遨遊者也。』

鄭人緩也，呻吟（誦詠）裘氏之地，祇（適也）三年而緩為儒，（成儒）河潤九里，澤及三族，使其弟墨。（學墨）儒墨相與辯，其父助翟，（弟名）十年而緩自殺。其父夢之曰：『使而子為墨者予也。闔胡嘗視其良？（良或作垠，冢壙也。）既為秋柏之實矣！』夫造物者之報人也，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；彼故使彼。（夫積習之功為報，報其性，不報其為也。然則學習之功，成性而已，豈為之哉。彼有彼性，故使習彼。）

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，以賤其親，（言緩自美其儒，謂己有積學之功，以賤視其親，不知性之自然。）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；故曰：今之世皆緩也。（穿井之人為己有造泉之功，而捽飲者，不知泉之天然也，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忿之。）自是，有德者以不知也，而況[illegible]道者乎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聖人安其所安，不安其所不安；眾人安其所不安，不安其所安。（所安者，天也。所不安者，人也。）

莊子曰：「知道易，勿言難。知而不言，所以之天也；知而言之，所以之人也。古之人，天而不人。」

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，單（同殫）千金之家，三年技成，而無所用其巧。

聖人以必不必，故無兵；衆人以不必必之，故多兵。（理雖必然，猶不必之，斯至順矣，兵其安有。理雖未必，抑而必之，各必其所見，則乖逆生。）順於兵，故行有求；（兵，謂胸中交戰也。凡以兵得可順者，故所行輒有響求。）兵恃之則亡。小夫之知，不離苞苴竿（通簡）牘，敝精神乎蹇淺，（督於識問之小務，所得者淺。）而欲兼濟道物，太一形虛。若是者，迷惑乎宇宙，形累不知太初。彼至人者，歸精神乎無始，而甘冥（同眠）乎無何有之鄉，水流乎無形，發泄乎太清。悲哉乎！汝爲知在毫毛，（所得之知甚細。）而不知大甯。（未始有物之初，謂之大甯。）

宋人有曹商者，爲宋王使秦。其往也，得車數乘；王說之，益車百乘。反於宋，見莊子曰：『夫處窮閭阨巷，困窘織屨，槁項黃馘者，商之所短也；一悟萬乘之主，而從車百乘者，商之所長也。』莊子曰：『秦王有病，召醫破癰潰痤者，得

車一乘，舐痔者，得車五乘；所治愈下，得車愈多。子豈治其痔邪？何得車之多也？子行矣！」

魯哀公問於顏闔曰：「吾以仲尼爲貞幹，國其有瘳乎？」曰：「殆哉圾乎！仲尼方且飾羽而畫，從事華辭，以支爲旨，忍性以視民，而不知不信，矯飾本性以示民。受乎心，宰乎神，不能與人相忘。夫何足以上民？彼宜汝與？彼指仲尼，汝謂哀公。彼與汝各自有所宜，相效則失眞。予頤與？故彼非所以鑒己也。誤而可矣。正不可也。今使民離實學僞，非所以視民也。爲後世慮，不若休之。難治也。治之則僞，故聖人不治也。施於人而不忘，非天布也。商賈不齒，雖以事齒之，神者弗齒。商賈不齒於大道，謂其有私心也。雖或偶以事故相齒，而人之神終不樂，言不欲與之齒也。爲外刑者，金與木也；爲內刑者，動與過也。宵人之離外刑者，金木訊之；離內刑者，陰陽食之。動而過分，則性氣傷於內，金木訊於外也。夫免乎外內之刑者，唯眞人能之。」

孔子曰：「凡人心險於山川，難於知天。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，人者厚貌深情。故有貌愿而益，同溢有長若不肖，有順懁急也而達，相濟之意。有堅而縵，堅強而又慢。有緩而釬。舒緩而又桀悍。故其就義若渴者，其去義若熱。人之難知，嘗有就義之人，即為棄義之人。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，近使之而觀其敬，煩使之而觀其能，卒然問焉而觀其知，急與之期而觀其信，委之以財而觀其仁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，醉之以酒而觀其則，雜之以處而觀其色。九徵至，不肖人得矣。」正考父一命而傴，再命而僂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，孰敢不軌。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。如而夫者，一命而呂鉅，驕矜之貌。再命而於車上儛，三命而名諸父，孰協唐許。唐堯，許由，皆崇讓者也。而夫即汝夫，莊子言此，必有所指斥也。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，謂以心為睫也。人於目之所不接，而以意度之，謂其如是，是心有睫也。聖人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豈如是乎。及其有睫也而內視，內視而敗矣。內視者，不以目視而以心視。凶德有五，中德為首。何謂中德？中德也者，

有以自好也，而吡（通訾）其所不爲者也。窮有八極，達有三必，形有六府。（一）美，髯，長，大，壯，麗，勇，敢，八者俱過人也，因以是窮。緣循，（杖物而行。）偃佒，（不能俯執。）困畏，不若人，三者俱通達。知慧外通，（通於外則以無涯傷其內。）勇敢多怨，仁義多責，達生之情者傀，（大也）達於知者肖，（小也）達大命者隨，達小命者遭。

人有見宋王者，錫車十乘，以其十乘驕穉（見人以穉子視之也。）莊子。莊子曰：「河上有家貧恃緯蕭（織蓋）而食者，其子沒於淵，得千金之珠；其父謂其子曰：『取石來鍛之！（搥碎）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淵，而驪龍頷下；子能得珠者，必遭其睡也；使驪龍而寤，子尚奚微之有哉！』（得禍非小。）今宋國之深，非直九重之淵也；宋王之猛，非直驪龍也；子能得車者，必遭其睡也；使宋王而寤，子爲齏粉夫！」

或聘於莊子，莊子應其使曰：「子見夫犧牛乎？衣以文繡，食以芻菽，及其牽

而入於太廟，雖欲爲孤犢，其可得乎！』

莊子將死，弟子欲厚葬之。莊子曰：『吾以天地爲棺槨，日月爲連璧，星辰爲珠璣，萬物爲齎送。吾葬具豈不備耶？何以加此！』弟子曰：『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。』莊子曰：『在上爲烏鳶食，在下爲螻蟻食，奪彼與此，何其偏也！以不平平，其平也不平；以不徵徵，應也其徵也不徵。以一家之平平萬物，莫若任萬物之自平也。不因萬物之自應，而欲以其所見應之，則必有不合矣。明者唯爲之使，執其所見，則受使於物，安能使物哉。神者徵之。唯任神，然後能至順，故無往不應也。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！明之所及，不過形骸，至順則無遠近幽深，皆各自得。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，其功外也，不亦悲乎！』

天下第三十三

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，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。古之所謂道術者，果惡乎在？

曰：無乎不在。曰：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聖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於一。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；不離於精，謂之神人；不離於眞，謂之至人；以天爲宗，以德爲本，以道爲門，兆於變化，謂之聖人。(凡此四名，總一人耳，因名而疏其義故異。)以仁爲恩，以義爲理，以禮爲行，以樂爲和，薰然慈仁，謂之君子。以法爲分，以名爲表，以參爲驗，以稽爲決，其數一二三四是也，百官以此相齒。以事爲常，以衣食爲主，蕃息畜常，老弱孤寡爲意，皆有以養民之理也。(民理既然，故聖賢不逆。)古之人其備乎！配神明，醇(通準)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。明於本數，係於末度。(本數明，故末不離。)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。其在於詩書禮樂者，鄒魯之士，縉紳先生多能明之。詩以道志，書以道事，禮以道行，樂以道和，易以道陰陽，春秋以道名分。其數散於天下，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時

或稱而道之。天下大亂，賢聖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察當讀為際，一際猶一邊也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，猶有有常為百。家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雖然，不該不徧，一曲之士也，判天地之美，折萬物之理，各用其一曲故析判。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闇而不明，鬱而不發。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。悲夫！百姓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為天下裂。

不侈於後世，不靡於萬物，不暉於數度；靡，麗也。暉，光也。言其儉。以繩墨自矯，而備世之急——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。為之大過，已之大順，順借為踳，舛之或字。謂節葬非樂，反天下之心也。作為非樂，命之曰節用，生不歌，死無服。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鬪，其道不怒；但自刻也。又好學而博，不異，不苟立異。不與先王同，毀古之禮

樂。黃帝有咸池，堯有大章，舜有大韶，禹有大夏，湯有大濩，文王有辟雍之樂；武王周公作武。古之喪禮，貴賤有儀，上下有等：天子棺槨七重，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。今墨子獨生不歌，死不服，桐棺三寸而無槨，以爲法式。以此敎人，恐不愛人；以此自行，固不愛己；未敗墨子道。（未借爲非，敗卽伐字，言己非攻伐墨子之道也，）雖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樂而非樂，是果類乎？（不類物情。）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觳。使人憂，使人悲，其行難爲也；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。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。墨子雖獨能任，奈天下何！離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！墨子稱道曰：『昔者禹之湮洪水，決江河，而通四夷九州也，名山（山當爲川。）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無數。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（鳩集）天下之川，腓無胈，脛無毛，沐甚雨，櫛疾風，置萬國。禹大聖也，而形勞天下也如此。』使後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爲衣，以跂蹻

爲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爲極。曰：『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爲墨。』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，俱誦墨經，而倍譎不同，相謂「別墨」；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，以觭（不耦）偶不仵之辭相應。（仵，同也。相應，相爭辯。）「以巨子」爲聖人，皆願爲之尸，（主也）冀得爲其後世，至今不決。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，其行則非也。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。亂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。雖然，墨子眞天下之好也，（眞好天下。）將求之不得也，（心誠求之之求。）雖枯槁不舍也，（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。）才士也夫！

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不苟（通苛）於人，不忮於衆，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，人我之養畢足而止，以此白心——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。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。（華山上下均平，作冠象之，表心均平也。）接萬物以別宥爲始。（其接萬物也，別也宥之，不

欲令其相犯錯也。語心之容，命之曰：「心之行以胹（和調）合驩以調海內。」（其言心之情欲，謂心之爲行，所以和合，驩爲海內者也。）請欲置之以爲主。（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。）見侮不辱，救民之鬭；禁攻寢兵，救世之戰；以此周行天下，上說下敎，雖天下不取，强聒而不舍者也。故曰：上下見厭，而强見也。雖然，其爲人太多，其爲太少。曰：「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，先生恐不得飽，弟子雖飢，不忘天下。」（宋鈃尹文稱天下爲先生，自稱爲弟子。）日夜不休，曰：「我必得活哉！圖傲乎救世之士哉！」曰：「君子不爲苛察，不以身假物。」（必自出其力也。）以爲無益於天下者，明之不如己也。以禁攻寢兵爲外，以情欲寡淺爲內。其大小精粗，其行適至是而止。（言所行不過如此也。）

公而不黨，易而無私；決然無主，（聽其自流，無有主持。）趣物而不兩；（隨事而趣，不生兩意。）不顧於慮，不謀於知；於物無擇，與之俱往：——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——彭蒙田駢愼到聞其

風而說之。齊萬物以爲首，曰：『天能覆之，而不能載之；地能載之，而不能覆之；大道能包之，而不能辯之。』知萬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，故曰：選則不偏，都用乃周。教則不至，任其性乃至。道則無遺者矣。是故愼到棄知去己，而緣不得已，泠汰聽故於物，以爲道理，曰：「知不知，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。」謂知力淺，不知任其自然，故薄之，而又鄰傷形。謑髁無任，而笑天下之尚賢也。不肯當其任，而任夫衆人，衆人各自能，則無爲尚賢，所以笑也。縱脫無行，而非天下之大聖。椎拍輐斷，與物宛轉，用刑具是與物宛轉也。舍是與非，苟可以免，不師知慮，不知前後，魏然而已矣。任性獨立。推而後行，曳而後往，若飄風之還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隧，全而無非，動靜無過，未嘗有罪，是何故？夫無知之物，無建己之患，無用知之累，動靜不離於理，是以終身無譽。故曰：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，無用賢聖。夫塊不失道，豪傑相與笑之曰：愼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適

得怪焉。塊，土塊無知之物，愼到以得不失道，非死人而何，故豪傑笑之。田駢亦然，學於彭蒙，得不教焉。得自任之道也。彭蒙
之師曰：『古之道人，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。』其風窢然，逆風所動之聲。惡可
而言？常反人不見觀，不順民望。而不免於魭斷。其所謂道非道，而所言之韙不免
於非。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。雖然，概乎皆嘗有聞者也。但不至也。
以本爲精，以末爲粗，以有積爲不足，澹然獨與神明居：——古之道術有在
於是者。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。建之以常無有，主之以太一；以濡弱謙下
爲表，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。關尹曰：『在己無居，物來則應，應而不藏，故功隨物去。形物自著。不自
是而委萬物，故物形各自彰著。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。常無情也。芴乎若亡，寂乎若淸；同焉
者和，得焉者失；嘗全者，不知所得也。未嘗先人而常隨人。』老聃曰：『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
天下谿。知其白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。』人皆取先，己獨取後，曰『受天下之垢』。

人皆取實，己獨取虛。無藏也故有餘，歸然而有餘。其行身也徐而不費。無爲也而笑巧。人皆求福，己獨曲全。曰：『苟免於咎』。以身爲根，以約爲紀。曰：『堅則毀矣，銳則挫矣。』常寬容於物，不削於人，可謂至極。關尹老聃乎！古之博大眞人哉！

寂寞無形，變化無常；死與生與？天地並與？神明往與？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適？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：——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莊周聞其風而說之。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時恣縱而不儻，不以觭見之也。不急欲使物見其意。以天下爲沈濁，不可與莊語，以卮言爲曼衍，以重言爲眞，以寓言爲廣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。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其書雖瓌瑋而連犿宛轉貌。無傷也，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，彼其充實不可以已。上與造物者游，而下

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。其於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閎而肆。其於宗也，可謂稠適而上遂矣。雖然，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來不蛻，芒乎昧乎，未之盡者。

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；其道舛駁，其言也不中。歷物之意陳數萬物之大丸。曰：「至大無外，謂之大一；至小無內，謂之小一。無外不可一，無內不可分，故謂之一也。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，所謂一二非至名也。至形無形，至名無名。無厚不可積也，其大千里。物畫形爲有，形之外爲無。無形與有，相爲表裏。故形物之厚，盡於無厚。無厚與有，同一體也，其有厚大者，其無厚亦大。高因廣立，有因無積，則其可積，因不可積者，苟其可積，何但千里乎。天與地卑，通比，近也。山地澤平。日方中方睨，物方生方死。大同而與小同異，此之謂小同異；萬物畢同畢異，此之謂大同異。南方無窮而有窮。今日適越而昔來。地球圓故繞而再至。連環可解也。物盡於形，形盡之外則非物也。連環所貫，貫於無環，非貫於環也。若兩環不相貫，則雖連環故可解也。我知天下之中央，燕之北，越之南是也。燕之去越有數，而南北之遠無窮，由無窮觀有數，則燕越之間未始有分也。天下無方，故所在爲中。循環無端，故

所行爲始也。氾愛萬物，天地一體也』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，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——卵有毛。雞卵中已含有鷄形，若卵無毛，何能變成鷄形。鷄三足。鷄兩足所以行，而非動也。行由足發，動由神御。須神而行，故曰三足。郢有天下。郢雖小，天下雖大，若與無窮之空間比，則無分別。犬可以爲羊。命名無定。馬有卵。胎卵無定形。馬亦經過卵生之階級也。丁子有尾。蝦蟆亦曾有尾。火不熱。人覺火熱，非火自熱。山出口。在山呼則有回聲，然有口也。輪不蹍地。地平輪圓，輪之所行者迹也。目不見。所以見者明也，目不假光而後明無以見光，故目之於物，未嘗有見也。指不至，至不絕。指之取物，不能自至，假物而至，而由指不絕也。龜長於蛇。矩不方，規不可以爲圓。矩雖爲方而非方，規雖爲圓而非圓，譬繩爲直而非直也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。影處處改換，後影已非前影。前影雖不見，仍在原處。鏃矢之疾，而有不行不止之時。形分止，勢分行。形分明者行遲，勢分明者行疾。目明無形，分無所止，則其疾無閒。矢疾而有閒者，中有止也。質薄無可離，中有無及者也。狗非犬。狗犬同實異名。名實合，則彼所狗，此所謂犬也。名實離，則彼所謂狗，異於犬也。黃馬驪牛三。牛馬以二爲三。曰牛，曰馬，曰牛馬，形之三也。曰黃，曰驪，曰黃驪，色之三也。曰黃馬，曰驪牛，曰黃驪牛，形與色爲三也。故曰一與言爲二，二與一爲三。白狗黑。狗之目眇，謂之眇狗。狗之目大，不曰大狗。此乃一是一非。然則白狗黑目，亦可爲黑狗。孤駒未嘗有母。稱孤則無母。一尺之捶，日取其半，萬世不竭。若其可析，則常有兩。

者其不可析，其一常存。——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，終身無窮。——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，飾人之心，易人之意，能勝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，辯者之囿也。——惠施日以其知與人【之】辯，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，此其柢也。柢，通氐，略也。此其大略也。——然惠施之口談，自以爲最賢，曰：『天地其壯乎！』施存雄而無術。惠施唯以天地爲壯於己。意在勝人，而無道理之術。——南方有倚人焉，異人，畸人。曰黃繚，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，風雨雷霆之故。惠施不辭而應，不慮而對，徧爲萬物說，說而不休，多而無已，猶以爲寡，益之以怪；以反人爲實，而欲以勝人爲名，是以與衆不適也。弱於德，強於物，塗其隩矣！小而暗。由天地之道，觀惠施之能，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；其於物也何庸？夫充一尚可，充其一偏之能尚可。曰，「愈貴道」，幾矣！若曰此其愈貴於道者，亦幾危矣。——惠施不能以此自甯，散於萬物而不厭，卒以善辯爲名，惜乎！——惠施之才，駘蕩而不得，逐萬物而不及；是窮響以

聲，形與影競走也。悲夫！

封面设计：王增寅

定价：2.70元